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七册目次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二）（宋）袁樞撰　宋刻本　〇〇一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二）

（宋）袁樞撰

宋刻本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六

慕容叛秦復燕 淝水之役 慕容滅西燕 姚萇滅秦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燕車騎大將軍吳王垂奔秦

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弩將軍

五年　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初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慍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有英傑高世之略遭值迍阨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　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爲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

孝武帝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者以消天

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彊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

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彊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

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荊州刺史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

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　冬十
月辛丑以桓冲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
事領荊州刺史以冲子嗣爲江州刺史又以五兵
尚書王藴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
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爲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
江北諸軍事桓冲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
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
軍楊亮守江夏王藴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
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藴乃受命初中書
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
掌機權愔優游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

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
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
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
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
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
領精鋭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三年春二月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
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
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
鄧之衆爲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

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
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彊弩將軍
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
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爲虞既而
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
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
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
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
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
謂之夫人城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彊
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

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絶其
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
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
會襄陽　秋七月秦兖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
守戴逯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
征南棊劫之勢東西並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
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
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
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
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
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　冬十二月秦

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劒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

動天下之衆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

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桓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　兗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

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逯帥彭城之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　夏四月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

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逯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爲民以毛當爲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揚州刺史戍下邳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

拜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氐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爲録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中紹爲別駕膺丕之妃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讜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並符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氐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　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爲荆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昌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僕射　冬十一月秦荆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衛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沖子謙爲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爲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　九月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荆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

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

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

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

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鋭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

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於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

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

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嘷廄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八年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

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
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
城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桓沖退屯沔南秋七
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
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鋒進臨沔水
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
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
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
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
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
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

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為起第良家子
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少年
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
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
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
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
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
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
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
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
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

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
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
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
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
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
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
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
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
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
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
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

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
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
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
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
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
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
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
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
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
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

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栅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

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綿帛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

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
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
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并燕秦弱
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柰何得而
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
不容置身無所逃死于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
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
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
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
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
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符氏之有

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
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
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　謝安
得驛書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
棊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
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康乙未
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秦王
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
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
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
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

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
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
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
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
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
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
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
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
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
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
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

李蠻閔亮尹國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
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
戍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權翼密
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
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
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
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
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
軍固讓不受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
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猶身自
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

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
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
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
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
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
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
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
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
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
在鄴如籍虎寢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
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

競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
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
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
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
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
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
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
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
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
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
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

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
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
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
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
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
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己令氐兵五人
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
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
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
告變於燕垂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
得侍見及殺苻飛龍麟屢進策畫啟發垂意垂更

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
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
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
將雪先王之恥請爲將軍斬此氐奴乃擐甲直進
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
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
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
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
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
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
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
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
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
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
誠僞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既建大
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
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
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
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
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
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

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
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
爲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垂垂
至滎陽羣下同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
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下稱
臣文表奏諸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爲車騎
大將軍封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封太原
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爲征東將
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爲鷹揚將軍慕容
鳳爲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
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

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
貧無以饌之柰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
至必將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
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
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
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
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
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
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
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易陽烏桓劉大各帥
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

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
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悕略取康臺牧馬數千
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雲集
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
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
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
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
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
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
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頓丘克之

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
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
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
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
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
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
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
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
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
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
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

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
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
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
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
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
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
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
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
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
為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為右長史滎陽鄭豁等為
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

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為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
及甥宇文輸舅子蘭審皆為王其餘宗族及功臣
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
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
幼及弟叡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長樂公丕使
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
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
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
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
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
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

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
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
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
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
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
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
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
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
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　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
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
請降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

阿　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
卒　二月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爲
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
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　燕范陽王德擊秦
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
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
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鎭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
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
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
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
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

往說王晏爲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
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
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
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秦北地長
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犇關東收集鮮卑衆
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彊永其衆遂盛自稱
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
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
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
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
刺史鎭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爲都督中外諸

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
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
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
使竇衝討之　庫傉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
垂封偉爲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
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
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
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
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
也溫燕王之弟子也　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
衆將犇關東秦鉅鹿愍公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

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
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
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
可鳴鼓隨之彼將犇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
叡兵敗爲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
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犇渭北馬牧於是
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
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
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龐演爲左
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
支等爲從事中郎姜訓等爲掾屬王據等爲參軍

王欽盧姚方成等爲將帥　秦竇衝擊慕容沖于
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泓衆至
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
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
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鄰好堅大怒
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
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
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爲非
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
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
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爲相

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
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
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資佐議
之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
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
出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　五月
秦符定符紹皆降於燕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萇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
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
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
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鎮軍將軍尹

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
之後秦人悩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
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
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
德望不如慕容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皇
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高蓋爲尚書令後秦王
萇遣其子嵩爲質於沖以請和　後秦王萇帥衆
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爲萇所敗獲楊
璧及右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
萇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符亮符謨
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符鑒麟威聲大

振留屯中山　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符沖
帥二州之衆以擊燕燕王垂遣寧朔將軍平規擊
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
據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
于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
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
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拒沖沖與暉戰
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
公琳帥衆三萬拒沖於灞上琳宇皆敗死沖遂據
阿房城　燕翟斌與燕長樂公丕通謀垂殺斌翟
眞奔邯鄲事見丁零叛燕　八月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

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爲討翟眞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秦王丕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　九月慕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代耳沖少有寵於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沖

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　冬十月秦長樂公丕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燕叛將翟眞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光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等起兵柏鄉以應興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

阿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　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

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爲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　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衆

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汝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柰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横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

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

王垂㓜子寄養於宦者宋牙家為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閒得出奔慕容沖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逵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逵固陳丕款誠并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餽之

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　慕容沖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

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王沖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等力戰却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　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王沖戰于城西大破之追

犇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爲沖所掩引兵還　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爲西燕主沖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爲三月暉憤恚自殺　西燕主沖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犇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

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犇鄴永廆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阬之　三月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温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中郎眭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李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邃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宜可自相魚肉使吾北還遂

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温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温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温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温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

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爲强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秦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

大將軍晨爲前驅前所假授吏眭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攀乃服晨之智略　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爲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兵所

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爲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爲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沖戰於城西爲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　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辯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

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彊熙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長樂公丕帥衆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玄兵敗丕復入鄴城　八月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萇次應曆數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爲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

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爲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

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州刺史苻沖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燕王垂以魯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　九月秦王丕以張蚝爲侍中司空王永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爲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爲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爲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壽爲長樂王鏘爲平原王懿爲勃海王昶爲濟北王　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犇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　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爲秦拒燕十一月丕以兗爲平州刺史定爲兾州牧紹爲兾州都督謨爲幽州牧亮爲幽平二州都督竝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

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爲雍州牧衝爲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　慕容驎攻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驎兗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驎拔博

陵執充及符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充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爲平州刺史

十二月燕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　丙申垂始定都中山　秦符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十一年春正月燕王垂即皇帝位　後秦王萇如安定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

百官繕宗廟社稷　西燕王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爲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將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　三月西燕左僕射慕容恒尚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顗爲燕王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護軍將軍韜誘顗殺之於臨晉恒怒捨韜去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衆攻韜韜敗奔恒營恒立西燕王沖之子瑤爲帝改元建平諡沖曰威皇帝衆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

公永持灋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滎陽太守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之以穀爲丞相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驎奔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　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兵事乃共殺興推衛平爲河內刺史遣使請命于秦　秦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使者沒

於後秦不能達　後秦王萇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爲景元皇帝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爲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萇大笑　六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王忠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燕　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符定符紹符謨符亮等楷先以書與之爲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爲侯曰以酬秦

主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
書事王永為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為大司馬司
空張蚝為太尉尚書令咸陽徐義為司空司隸校
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傳檄四方公侯
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
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
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
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
有衆數萬遣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
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衡為首尾
以擊後秦丕以景為京兆尹景羌之子也　後秦

主萇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秋七月秦平涼
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奕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
成戰于孫丘谷方成兵敗後秦主萇以其弟征虜
將軍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
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奕干鮮卑多蘭部帥
也　枹罕諸氐以衛平衰老難以成功議廢之而
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氐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
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為會觀我所為會七
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
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
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共立

之以赴大難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攘
袂將斬異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
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
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
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以苻登為
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
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
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
陽　初後秦主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
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
孫詳為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為安西將軍據

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
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
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九月王統以秦
州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為使持節都督
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冬十月西燕慕
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弗許與永戰
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衛大將軍俱石子
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餘人
丕忌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
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殺丕執其太
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慕與

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其
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永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
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劒刺
永爲永所殺　後秦主萇還安定　秦南安王登
旣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
于秦州後秦主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于胡奴阜
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
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衆　十一月秦尚書
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南安
王登發喪行服諡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
爲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

多難今三虜窺覦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爲
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
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
上巳中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
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
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王永悉誅燕王儁及
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十二月秦主登立世
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
百人衛之凡所欲爲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
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死休字每戰以劒矟爲
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

燕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
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旣而受後秦官爵後
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
空以衆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
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春正月秦主登立妃毛氏爲皇后勃海王
懿爲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使持
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纂弟
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幷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
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也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
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

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
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
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　後秦主萇徙秦州豪
傑三萬戶于安定　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南秦
州牧楊定爲益州牧楊壁爲司空梁州牧　夏四
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爲楊定所逼退守涇陽
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德大敗後秦
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燕主垂自碭磝
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垂
爲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爲可取乎盛曰
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脩仁政以俟

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會爲清河公　秋七月秦主登軍于瓦亭後秦主萇攻彭沛穀堡拔之穀奔杏城萇遷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　八月秦馮翊太守蘭櫝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櫝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櫝櫝遣使請救於秦後秦主萇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符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萇曰符登衆盛非旦夕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閒吾必破賊而返登雖

至無能爲也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者十餘萬　後秦主萇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永走蘭櫝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禽櫝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符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斷嵩而阬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主萇掘秦主堅尸鞭撻無數剝衣倮

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十三年春二月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萇軍武都

秋七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桀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爲皇太子　冬十月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春正月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符登陛下殊屬猶欲復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

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爲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萇曰爲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夏五月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又敗之　秋七月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毛后及

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太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衆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　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奔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爲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　十二月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瓮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爲鎮軍將軍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　三月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萇救之登引去　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爲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爲豫州刺史　冬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奔洛陽

十六年春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　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軍于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

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
輕兵直進逕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緩
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
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 秦兗州刺史强
金槌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逵爲質後秦主萇將數
百騎入金槌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槌既去苻登又欲
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柰
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羣氐欲取萇金槌不從
秋七月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 冬
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
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

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
東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
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
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
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
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儁三也董帥大衆
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
羣賢者正望筭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十七年春三月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
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
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

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胤
徐成毛盛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
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柰何輒殺之 秋
七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
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
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引兵出營
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
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諸
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我不知
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
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萇亦還安定 巴蜀人在關

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爲
左丞相衝徙屯華陰郗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
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擊衝走之
十八年夏五月秦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
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秋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
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萇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
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太子
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
大獲而歸萇使興還鎮長安 冬十月後秦主萇
疾甚還長安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

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
永旣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
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
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
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
遣鎭西將軍丹楊王纘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
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鎭東將
軍段平于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
將軍慕容鍾帥衆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
月垂至鄴 己亥後秦主萇召太尉姚旻僕射尹
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

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愼勿受之汝
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
者不失吾無憂矣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
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庚子萇卒興
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鎭安定碩德鎭陰密弟崇
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彊今易
世之際必爲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觀望事勢
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它慮今苻登未滅而
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爲也遂往
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
史狄伯支爲司馬帥衆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卒喜曰姚興
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衆而東留司徒安
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 二月燕主垂留
清河公會鎭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
口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標榜
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
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鎭東將軍王
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 夏四月
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
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
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

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
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
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
登單騎犇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
登至無所歸乃犇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 燕
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王永怪之以爲
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
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口
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
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
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永

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降燕永誅其妻子己亥垂陳于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偽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　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即皇帝位于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謚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犇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　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爲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悉歸其部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李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秦太子崇犇湟中即帝位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八月西燕王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恢上書言垂若并永爲患益深不如兩存

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爲然詔青兖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爲質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等部將伐勤等開門納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衆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川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瑥奮劒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望風退衄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瑥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仍遣

使來稱藩秦太子宣奔盛盛分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丁零叛燕

晉武帝太元八年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各帥部曲歸之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

九年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至滎陽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事見晉紀數秦擾燕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

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衆北奔邯鄲

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 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于承營 冬十月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 十一月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遼真之

從兄也 十二月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十年春二月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死者太半遂拔承營外郭 夏四月翟真自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諸翟自立為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真從弟成為主其衆多降於燕

闔五月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　秋七月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

十一年鮮于乞之殺翟眞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奔鄄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春三月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　秋八月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　夏四月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燕主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返覆三國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爲前鋒都督遼衆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爲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幷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遊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郛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唯遊鮑單馬走免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十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絶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夏五月翟遼徙屯滑臺

十四年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　冬十月燕樂浪悼王温爲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温爲温帳下乙酉刺温殺之幷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遼西王農邀擊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十五年秋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

十六年冬十月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擊却之

十七年春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泝流而上釗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奔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為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為征東將軍垂皆以蔭為之佐蔭才幹明敏彊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

所至簡刑灋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秋七月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為左僕射

拓跋興魏

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　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　焜氏分統部衆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晉武帝泰始三年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咸寧元年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三年冬十二月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自沙漠汗入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

一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衰初幽幷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爲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爲亭侯

太康七年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惠帝元康三年夏六月拓跋綽卒弟子弗立

四年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祿官分其國爲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

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七年秋九月拓跋猗㐌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永興元年秋七月東嬴公騰乞師於拓跋猗㐌以擊劉淵猗㐌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東而還

二年夏六月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㐌衛操勸猗㐌助之猗㐌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毋豚詔假猗㐌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

申猗㐌卒子普根代立

懷帝永嘉元年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總攝三部

四年冬十月劉琨之討劉虎白部也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猗盧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爲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

五年劉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

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 事見石勒寇河朔

六年漢靳沖等攻劉琨於晉陽猗盧遣兵救琨擊走之 劉粲等復攻晉陽拔之猗盧自將破粲等琨復入晉陽 事並見西晉之亂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爲北都治故平城爲南都又作新平城於㶟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鎭之統領南部

三年春二月詔進拓跋猗盧爵爲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

以長子爲質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耻也卿
欲爲忠臣柰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
乎往事代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
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
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
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四年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
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
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
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使人
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爲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

延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衆討之
爲六脩所敗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
爲六脩所弑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
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
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久佐猗盧爲衆所附
謀歸劉琨乃言於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
殺之將柰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
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
十萬頭歸于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
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
之 十二月拓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

鬱律
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
西部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
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
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四年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
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大人死者數十
人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
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
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明帝太寧二年代王賀傉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

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十二月代王賀傉卒弟紇那立
成帝咸和二年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
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紇
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爲代王代
王紇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
請和
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于大甯其故部
落多歸之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爲代王
翳槐城盛樂而居之

四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畤北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拓跋氏寖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

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

五年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灅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為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為烏桓什翼犍分之為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六年春三月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

七年秋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慕容氏卒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務桓又朝貢於趙趙以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

康帝建元元年　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為禮什翼犍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師評等擊代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二年春正月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

穆帝永和十二年春正月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閼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

河閼頭懼請降

升平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衆盡歸劉悉勿祈閼頭奔代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三年夏四月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四年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　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

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　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五年春正月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哀帝興寧三年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

海西公太和元年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冬十月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

翼犍命以葦絙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夏五月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秋七月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爲之赦境內名曰涉圭

武帝寧康元年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南走

太元元年冬十月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幷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爲鄉道　十一月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戰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

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眞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召代長

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九年冬十月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衆

十年秋八月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柔然於意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泥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驚廄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泥家匿神車中三日亢泥舉家為之請乃得免故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將奔五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之劉顯

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
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
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干
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
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
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
冬十二月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
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
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
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上谷張袞爲左長史許謙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　十七之三　徐琳
爲右司馬廣甯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爲
外朝大人奚牧爲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
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
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
二月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農息民國人
悅之　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
帥所部降於代奴真有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真言
於代王珪請召犍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犍既領
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
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
曰我祖父以來世爲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

爲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犍
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
責染干染干乃止　夏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
魏王珪東如陵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
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
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愚者固
宜前却不足追也　秋七月己酉魏王珪還盛樂
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
倍斤代領其衆劉顯弟肺泥帥衆降魏　初秦滅
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長安從慕容永東
徙永以窟咄爲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泥迎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　十七之四　徐琳
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
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
亦潛與窟咄交通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五人
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依
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垂
遣趙王麟救之　冬十月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
拔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
魏衆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
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窟
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
衛辰衛辰殺之珪悉收其衆以代人庫狄干爲北

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
後秦主萇以衛辰爲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
牧西燕主永以衛辰爲大將軍朔州牧　十二月
燕主垂以魏王珪爲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十二年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
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
其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
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　秋七月劉
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
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
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

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十三年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
奚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
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爲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二月
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隣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
部落而還
十五年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
山擊賀蘭紇突隣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隣紇奚皆
降於魏　秋七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
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

鞮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十六年冬十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衆八九萬
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
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
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
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
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
直力鞮於木根山衛辰爲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
軍于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于河自
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
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

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
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
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弈干沒弈干以女妻之
十八年秋七月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
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二十一年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
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
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
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爲天子因以其國
爲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
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爲號黃門

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惟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秋七月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冬十一月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揔而裁之以為永式淵羌之孫也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謚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季夏帥衆卻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魏伐後燕

晉武帝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十六年春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

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　夏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秋七月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二十年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夏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

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髙湖諫曰魏與燕世爲昏姻彼有内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柰何遽興兵擊之拓跋涉珪沈勇有謀㓜歷艱難兵精馬彊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鋭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毁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　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産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别部三萬餘家

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黒城進軍臨河造船爲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寳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寳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寳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寳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

子寳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寳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寳麟等内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寳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鋭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黒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寳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寳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横行沙漠索

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寳從曇猛言寳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寳遣騎還詗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擊其前燕兵四五萬人

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遼東晁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強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爲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阬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

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　三月庚子燕王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諡

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爲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爲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爲太師夫餘王蔚爲太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爲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爲冀州刺史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爲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

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強愎，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大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夏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寧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皝之曾孫也。　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偫，是歲早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

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　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高選僚佐，皆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恥為之下，乃與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憃弱。會聞之，心慍懟。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違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

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己未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鬬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 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為征東左長史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

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汗嬰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珪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珪素聞宏名遣吏追求獲之以為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魏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諄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為鎮東大

將軍封厲門公没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没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伏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没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

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縣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没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爲質寶聞魏有内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真責珪負恩悉發其衆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

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滹沲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鞾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

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虜者甚衆先是張袞常爲魏王珪言燕秘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逞爲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　己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弑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偉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啖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彊弱

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數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太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

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彊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

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弒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朞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

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爲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

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
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
而為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
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
此以副眾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
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
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
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
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
迎之自為鞁乘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魏樂浪王
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

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
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
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
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眾攻
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
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皆曰羣小
無知恐復如參合之眾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
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
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
燕王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于孤城麟不意寶至
驚駭帥其眾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

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
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
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
怪會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
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它也臣等
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
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傉官驥
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
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寶
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
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眾心忿憤兵法曰

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
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
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
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
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
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
既敗魏兵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
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
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謀作
亂幽平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
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

太子諸王留衛宮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遝迎
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爲太
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
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寶乃謂衆
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
方自統六師杖會以爲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
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
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杖者兵兵已去手
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
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
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

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
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
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
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
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
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
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
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
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
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爲好言以安之
曰吾素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

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
軍會嚴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邪命執之行十
餘里寶猶召羣臣議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衛軍
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
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
遣騎追至石城不及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
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爲
太子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
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
討慕輿騰爲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
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

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太
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
軍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
寶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
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
　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
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
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　五
月燕庫傉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詳殺驥
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
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甲辰

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公儀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觚以固衆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渾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饑窘詳不聽民出采稆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驤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

麟自丁零入驤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稆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泒水爲魏所敗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郛而還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紂

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十二月寶遣將軍啓崙視形勢乙亥慕容麟至鄴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恇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時魯陽王和鎭滑臺亦遣使迎德

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爲司空領尚書令　燕啓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以爲兵疲力弱

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
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
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
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
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爲
前軍司空農爲中軍寶爲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
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叚速骨宋赤眉等因衆
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
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爲主殺樂浪威王宙中牟熈
公叚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
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

出迎左右抱其膂止之曰宜小清澄不可便出農
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
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
棄仗走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
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燕尚書頓丘王蘭汗
陰與叚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
兵至少長樂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
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爲所驅脅
莫有鬬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王
農恐不能守且爲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
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

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
中之衆恃以爲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
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
輿騰餘崇張眞李旱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
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
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鬷讓出力犍等聞之丁酉
殺羅及農速骨即爲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衞將軍
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幷其黨盡
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
城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
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

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
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　夏四月燕主寶過鄴鄴
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黃門令
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即時南
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王亟白丞相奉
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
付獄以狀白南燕主德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
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乏主故權
順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
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
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

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
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
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
矣昔蒯聵出奔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
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
陛下馳往詗之德流涕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隨
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
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
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
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留之思怒曰周
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

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
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賓不偷
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
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
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
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
州乃北行至建安撫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寶
合眾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
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
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主垂之舅盛之妃
父也謂必無它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

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眞下道避匿丁亥寶至
索莫汗陘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
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
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
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
寶俱進潁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
禍變甚逼宜留三思柰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
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蒙國寵榮
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
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
引寶入龍城外邸弒之汗諡寶曰靈帝殺獻哀太

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為太尉加難為車騎
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
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眞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
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閒足以展
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
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
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
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
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燕太原王奇楷
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

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爲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稽請委罪於蘭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帥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

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眞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爲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曾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眞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怗然士女相慶宇文拔帥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爲大宗正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

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爲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璆會稽王騰爲尚書悅眞爲侍中陽哲爲中書監張通爲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諡寶曰惠愍皇帝廟號烈宗羣臣固請上尊號盛不許　八月燕以河間公熙爲侍中車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爲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爲左將軍張豪爲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　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丙子長樂王盛始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

三年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鍾既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燕主寶之至黎陽也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符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

辯乃開門内跋跋悉收德宫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鎮俘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鋭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内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虚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魯虚危爲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

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秋七月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灋爲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爲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爲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爲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　司馬崔誕戍薄荀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携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爲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爲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四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謚燕主暐曰幽皇帝

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立妃段氏爲皇后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七

僞楚之亂

晉武帝太元十四年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爲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政教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內外遠近輻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

帝大怒而嘉備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爲帝所
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
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
於道子國寶使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於太子母
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託以
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爲豫
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
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
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
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
十五年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
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道子
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
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
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
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
帝不從恭蘊之子仲堪融之孫也二月以中書令
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兗青二州
刺史鎮京口 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爲中書令
俄兼中領軍
十六年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左僕
射珣洽之子温之故吏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
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
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爲允到官好行小惠綱
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
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玄嘗詣琅邪
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途欲作
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
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
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
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
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
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
豪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
以矟擬仲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馬
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
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
使邁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
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
常每快快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
也仲堪不悅藩内弟同郡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
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
圖去就後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爲琅邪

王徙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
二十年春二月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楊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爲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爲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爲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曏時友愛之歡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爲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弘貸消散羣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

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秋九月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爲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爲之節適始得其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法屢爲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疎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爲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

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
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
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
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
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
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
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冬十月甲申
葬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還鎮將行謂道子曰主
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
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
左僕射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
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楊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
宮兵配國寶使領之　夏四月僕射王國寶建
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
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恟恟
不安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
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
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埶以作亂乃說仲
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之不速
耳今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回易無不如
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君為先帝所拔

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方伯才彼
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荊州君何以處
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
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
西齊舉玄雖不肖願帥荊楚豪桀荷戈先驅此桓
文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
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覬曰
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
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覬怒曰吾進不敢
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於坐
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

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
代之朝廷聞之榜績為御史中丞覬遂稱散發辭
位仲堪往省之謂覬曰兄病殊為可憂覬曰我病
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
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
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與兵討之初孝
武帝倚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
埶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
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弗之預
王殷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
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

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俊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使起兵於東方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衆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廞去

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與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書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廞戰於曲阿廞衆潰單騎走不知所在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免為庶人

二年　會稽王道子忌王恭殷仲堪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秋七月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鎮懲艾前事為禍不測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以斜絹為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

能辨仲堪手書疑楷詐爲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
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
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
國秉政嚮爲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
廞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
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
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
之兄弟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
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卿今棄舊交結新援
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
得志必以卿爲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

不可保況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
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去年之
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
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誰敢復爲相王盡
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
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
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
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不知所爲悉
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
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
有明帝之風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

勒兵趣殺仲堪素不習爲將悉以軍事委南郡相
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
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
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
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
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
皆粗獷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
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玄奄至湓
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
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
爲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

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己亥譙王尚之大
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會稽王道子以尚
之爲豫州刺史弟恢之爲驃騎司馬丹楊尹允之
爲吳國內史休之爲襄城太守各擁兵馬以爲己
援乙巳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玄與楊佺期進至
橫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
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
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
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
牢之負其才深懷耻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
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位號授之又以

道子書遺牢之爲陳禍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
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爲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
兵向京師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爲天
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
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
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
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
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
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
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牢之至竹里
斬延以降遣敬宣及其壻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

恭恭方出城耀兵敬宣縱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
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
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
桓玄至長塘湖爲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
恭臨刑猶理須鬢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闇於
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
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幷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
牢之爲都督兗青冀幽幷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
代恭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
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
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

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
亭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
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
軍桓脩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
脩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
沮恐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二人必內喜玄能
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
爲江州刺史召郗恢爲尚書以佺期代恢爲都督
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爲荊州刺史
權領左衛文武之鎭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
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
堪回軍　冬十月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

楊佺期進軍玄等喜於朝命欲受之猶豫未決仲
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
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
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
至尋陽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亦資
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
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
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幷訴仲堪無罪獨被降
黜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桓脩以荊州還
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

丞江績劾奏桓脩專為身計疑誤朝廷詔免脩官
初桓玄在荆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
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推玄為盟主玄
愈自矜倨楊佺期為人驕悍玄每以寒士裁之佺
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玄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仲
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殺玄不可復制苦禁之
於是各還所鎮玄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
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
以為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
太守
三年夏四月以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元顯以廬

江太守張法順為謀主　冬十二月殷仲堪恐
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
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
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
荆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
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為
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
襲而劫之以為諮議參軍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
洛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
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遹屯于北境以遏
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

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
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
將死之是歲荆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廪以
賑饑民桓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
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
罪之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
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
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
官路經夏口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己前鋒乃授以
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
遑遽不知所為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

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
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遹帥
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
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
拒之皆為玄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廪
軍士玄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
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
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
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
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
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

畏其鋭退軍馬頭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
之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鄖
城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
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入蠻中仲堪
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該追獲
之還至柞溪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
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爲小惠以
悅人病者自爲診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
鑒略故至於敗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
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
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

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涙曰今日之事我必死
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
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
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
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
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爲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
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之怒然待企生
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
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爲玄乃收之復遣
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
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

弟
四年春三月桓玄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二州詔
以玄爲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以中護軍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
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
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
以從子振爲淮南太守
五年冬十二月桓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
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
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戸于江
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詔徵廣州刺

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玄自謂有
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瑞欲以惑衆又致
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
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
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
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
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爾來一朝一夕遂
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
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
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荊楚第
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

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
柰何濬順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
暇佗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
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庾楷
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密使人自
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朝廷遣軍
已當爲内應元顯大喜遣張濬順至京口謀於劉
牢之牢之以爲難濬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
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
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

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
諸軍事加黄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
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内外戒
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
桓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
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張
濬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
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
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
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
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

又以桓氏世爲荆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
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
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東土遭孫恩
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
絶公私匱乏以桴橡給士卒玄謂朝廷方多憂虞
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
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玄大驚欲完聚保江陵
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
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
之埶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
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

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于西池
元顯下船而不發　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爲
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
亦振庾楷謀泄玄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
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玄前鋒殺之柔之宗
之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
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
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陳於浦上
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横江秋降于玄軍尚之衆潰
逃于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
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

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溧州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爲輔佐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板敬宣爲諮議參軍元顯

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耳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荊江三州刺史假黃鉞玄以桓偉爲荊州刺史桓謙爲尚書左僕射桓脩爲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爲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楊尹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爲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覬之弟也玄姊爲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爲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幷邁爲三玄悅以爲參軍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脩爲王誕固請得流嶺南玄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

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

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

桓玄讓丞相荊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揔百揆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求救於秦

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飢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秋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冬十月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

壽長慶恭奔秦

冬十二月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可為它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將軍

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

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玄曰兵凶

戰危殆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　秋
八月荊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玄以桓脩代之從
事中郎曹靖之說玄曰謙脩兄弟專據內外權勢
太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荊州刺史石康豁
之子也　九月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
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以桓謙
爲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爲中書監領司徒桓
胤爲中書令加桓脩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
子冊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楚王加九錫
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
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

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
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
可耳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黨也聞桓偉死石康
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
衆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石康
至州發兵攻襄陽仄敗奔秦　冬十月楚王玄
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
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爲已受命之
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
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
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

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
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
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濃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蒱
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十一月詔楚
王玄行天子禮樂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丁丑卞
範之爲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
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
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
琅邪國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從居司徒
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
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

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
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封帝爲平固
王降何后爲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爲石陽縣公
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爲宣武皇帝廟
號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王以
會稽內史王愉爲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
爲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
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
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樸奉珍之奔
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　辛亥桓玄遷帝於尋陽
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桓玄臨聽訟觀閱囚

徙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
好行小惠如此
三年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劉氏喬之
曾孫也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
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
七廟玄曰禮大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
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法也秘書監卞承之謂廣
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
廣邈之弟也玄自即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
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譁震天玄聞之懼
曰奴輩作矣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

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尚書答
詔誤書春蒐爲春菟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
署皆被降黜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
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
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
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玄遣使加
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
受其命璩寶之孫也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分命
諸將戍三巴以備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
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
擊破希等仍帥衆進屯白帝玄以桓弘爲青州刺

史鎮廣陵刁逵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弘脩之弟逵
彝之子也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爲苻氏起兵
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爲弘農太守仲
德見桓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
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爲青州主簿
桓弘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
得一尚書郎與卿共州里寧相識否邁素與昶不
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
更相贈詩耳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
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
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

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
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
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弘中兵參軍裕使毅
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逵
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
使之聚衆攻玄爲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
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
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
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
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
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

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
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妻周
氏之從妹也周氏紿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内絳
色物宜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爲
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
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吕母明矣汝
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
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
以游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
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齊
入即斬桓脩以徇脩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

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我
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
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弘等信
之收衆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
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
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譟
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
既而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
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
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
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署主簿孟昶

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
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
收衆濟江裕使毅誅刁弘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
入建康報劉邁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
乃馳歸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
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
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爲重安侯
既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并誅元德
扈興厚之等衆推劉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
昶爲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爲司馬彭城人應募者
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

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
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
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
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玄移還上宮召侍官皆
入止省中加揚州刺史新安王桓謙征討都督以
殷仲文代桓脩爲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
擊裕玄曰彼兵鋭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
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
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鋭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
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
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

右衛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初袁眞殺朱憲憲弟綽逃歸桓温温克壽陽綽輒發眞棺戮其尸温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爲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爲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

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及游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衛將軍庾賾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鬬志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熛天鼓譟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爲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温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

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
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
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
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
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
燾之弟也壬戌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
裕固辭乃以謐爲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
事謐推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
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爲青州刺史何無忌爲
琅邪內史孟昶爲丹楊尹劉道規爲義昌太守裕
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

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
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
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雖欲釐整
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
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
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
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
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爲其下所執
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
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興以爲太子
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爲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

民爲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
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爲一代
英雄裕嘗與刁逵摴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柳謐
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
謐蕭方等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高赦
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
隙也今王謐爲公刁逵亡族醻恩報怨何其狹哉
丁卯劉裕還鎮東府　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
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
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
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

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因大赦惟桓玄一
族不宥　劉敬宣高雅之謀殺南燕主備德推司
馬休之爲主雅之邀劉軌同謀軌不從謀頗泄敬
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
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
爲晉陵太守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
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
休之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
庚寅桓玄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
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
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

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
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
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奔問起居者玄皆不受
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初王謐爲玄佐命元臣玄之
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
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
安逃奔曲阿裕牋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桓玄兄
子歆引氐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
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玄使武衛將
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
等共守溢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庚戌澹之

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
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
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
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
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
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
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爲然乘勝
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溢口進據尋陽遣
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
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爲官軍所燒藩全鎧入
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

豫章劉裕素聞藩爲人忠直引參領諸軍事　桓
玄收集荆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
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
史爲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
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
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
敬宣爲江州刺史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
守孟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桓
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
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强弱
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

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
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
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
有鬬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
重夜遁郭銓詣毅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
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
懷肅懷敬之弟也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
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
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遂還建康己卯
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奔漢
中就桓希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庚辰夜中處分

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寧州刺史毛璠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玄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僊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皆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

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濬庾頤之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反正於江陵以毛脩之爲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大廟劉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揚武將軍桓振匿於華容浦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衆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

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爲玄舉哀立喪庭謚曰武悼皇帝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謙復爲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姪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

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己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蔚祕之子也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爲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聞何無忌等

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孝之皆病約之詣桓
振僞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
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衆保涪陵六月毛璩遣
將攻漢中斬桓希璩自領梁州　劉敬宣在尋陽
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
振桓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
之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桓
振遣鎭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
魯山城輔國將軍桓僊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
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
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擒山圖僊客該走石城

冬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
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爲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
之爲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
江陵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
屬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
襄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
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
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
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
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桓謙棄城走毅等入

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
陷其衆皆潰振逃于溳川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
軍將軍劉毅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
忠於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爲雍州刺史毛
璩爲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
弟瑾爲梁秦二州刺史瑗爲寧州刺史劉懷肅追
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澹之溫楷
皆奔秦怡弘之弟也　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
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
東還　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
馬休之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荆州刺史建威將軍

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劉毅遣
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陳斬振復取江陵甲午帝
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
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
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
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
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爲左將軍
何無忌爲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
史劉道規爲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
魏詠之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

尚書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親幸其
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爲荆
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爲劉敬宣寧朔參
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
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
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
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
任先於毅等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
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敘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
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
郡實爲過優尋復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愈不自

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爲宣城內史　桓玄餘黨桓
亮符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
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爲都
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爲都督江
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盧循之亂

晉安帝隆安二年　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
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
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
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爲名
收合兵衆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
其爲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
史謝輶發其謀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
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
不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
謀復讎
三年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
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
東土囂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
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

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
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
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
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
而殺之并其諸子凝之妻謝道蘊弈之女也聞寇
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
執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興太守
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
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
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
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

公顧愷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
孔道等皆爲恩黨所殺邈沖皆安之弟子也時三
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
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號其黨曰
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
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所過
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
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僊
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
之罪請誅之自帝即位以來內外無異石頭以南
皆爲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

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
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
處處蜂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
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
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
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冬十二月
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丘尫破之與
劉牢之轉鬭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
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
事牢之引劉裕爲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
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

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
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
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
之斬獲千餘人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
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
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
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
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
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
郡太守陸瓌吳興太守丘尫餘姚令吳興沈穆夫
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而牢之等縱軍士暴

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
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
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
四年夏五月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
爲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
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
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
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
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
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
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

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
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
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
之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
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
五郡帥衆擊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
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瀆壘以備恩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攻句章不能拔劉
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
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
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

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
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
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
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
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
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
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
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
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閑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
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夏五月孫恩陷滬
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　六月甲戌

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
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
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楊尹
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
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
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
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
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
守軍莫有鬬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
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死者甚衆
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

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
無佗謀略唯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忷懼譙
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
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
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
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
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為恩
所執　秋八月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
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
亦隨而邀擊之　冬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
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

海
元興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
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
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
僊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諶之曾
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慧遠嘗謂之
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
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
已　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玄遣
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永嘉

二年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
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秋
八月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屢破之循浮
海南走
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
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
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
事聚燒骨爲共冢葬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又
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腆之
義熙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
夏四月壬申以循爲廣州刺史徐道覆爲始興相
循遺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

史王誕爲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
無用素爲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
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　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
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
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
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
六年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
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
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爲敵故也
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
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

之安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
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
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
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本裕雖南還
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
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
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
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
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
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檝甚盛時克燕之
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

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
守封融爲勃海太守檀韶爲琅邪太守戊申引兵
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
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
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
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
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劉
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
子拳捷善鬭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
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

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
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
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
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
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
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
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
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
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
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
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

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
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
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
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
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劉裕
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
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
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
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
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
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

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
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
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
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
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
步走餘衆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
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
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
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
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
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

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痍堪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為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且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裕行計致使彊賊乘間社

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

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從者饑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毅乞自貶詔降為後將軍　盧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劉裕留

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
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
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
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庚辰
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
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
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
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
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楊郡裕
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
南塘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

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
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
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
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
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循　八月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
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
子之兄也衆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
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
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
也　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為前驅

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　九月劉毅
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
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兖州刺史
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
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
康　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
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
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
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
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

遵為遊軍衆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
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
心乃服　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
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兩岸十一月劉鍾自行
覘賊大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賊遽
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庚戌孫處乘海
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
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
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

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張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

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七年春正月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進循

奔交州初九眞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三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譙縱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爲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爲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推縱爲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爲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

都王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以明子爲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　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

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大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爲征蜀都督

　九月譙縱稱藩于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譙縱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救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嶮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灋繩敬宣

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鎭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祗之弟也鎭之至尋陽爲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

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衆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

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閒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九月劉遵斬苟林于巴陵　冬十一月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閒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

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

抵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秖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劒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呂光按姑臧

晉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入朝于秦請爲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羌茜婆樓之子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寘爲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茲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

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并引
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兹秦呂
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
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
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
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
為龜兹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
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兹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
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
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

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
驅駿馬萬餘匹而還　秋九月呂光自龜兹還
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
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彊氣銳聞中原
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
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
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
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阸雖有子房之策無所
施矣熙弗聽美水令犍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
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
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

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
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
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討之若奉為盟主以
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
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合四州之衆
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
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
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
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
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
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

衆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
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
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胤戰于安
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
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
表杜進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
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
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
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曰將
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
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

逆氐彭濟之所爲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洋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光以祐爲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十一年 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爲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

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朞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爲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衆三萬屯于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 秋九月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十二年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奔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旣至攻之二

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旣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騂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爲

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大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爲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爲妃紹爲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爲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鎭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爲太子封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爲尚書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侵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鎭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渥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蹄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

秋七月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

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
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主登以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
單于苑川王　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
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
與没奕于金熙戰于渴渾川没奕于金熙大敗三
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
平襄獲其子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
謚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
弟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

元太初　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爲
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
梁州刺史悌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爲左長史
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武始翟勍爲左司馬
略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軻彈爲梁州牧弟益州
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遷都
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爲大將軍
大單于金城王　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
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冬
十一月抱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爲北河

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
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
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
略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爲左
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
六月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
冬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

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
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
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
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
令左長史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
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
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
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

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衆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夏六月

西秦王乾歸徙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爲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引破光爲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爲興晉太守鎮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爲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還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爲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奔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寘於晉興

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爲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旣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爲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爲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

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鎭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　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爲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

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主興以熾磐爲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主興以乞伏乾歸寖彊難制留爲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寖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嵻峎山而據之

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鎭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熾磐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鎭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秋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

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九月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索稜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鎭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二月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于度堅城以子敕勃爲秦興太守以鎭之　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于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以鎭之五月復以子木弈

干為武威太守鎮㠊峨城　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栢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　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弈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　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㠊峨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羅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禿髮據廣武

晉安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禿髮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
武帝太元十九年　初禿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眞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眞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為廣武郡公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黁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黁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爲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黁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泄詳

被誅黁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黁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爲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黁弘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黁大破之黁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黁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陽氐

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黁將王斐于城西黁兵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禿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爲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黁禿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夏四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黁救之纂敗還

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黁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

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黁性褊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　秋九月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爲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傉檀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獲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飢

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裯

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亹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

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　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

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袵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傉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夏六月河西王利

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是歲秦王興遣使拜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

三年春二月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為忠以傉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枕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遂逼遣

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為尚書傉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傉檀善之　秋八月禿髮傉檀以興

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興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遷于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　九月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　十一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于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傉檀帥衆追之勃勃逆擊於武陽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

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群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

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遺傉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

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強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衞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

詣秦謝罪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
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皇后世子
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郭倖
爲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爲太尉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
奴沮渠王之後也世爲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爲尚
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
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
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之無名
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

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
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
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
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
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
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
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
攻涼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涼王光
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蒙遜
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爲涼將軍聞蒙遜起兵
亦合衆數千屯樂涫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

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呂
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
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
附府君柰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
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
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
人高逵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
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
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
璽以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
歸業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

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
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
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爲臨池侯
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
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
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
徙治張掖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
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
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
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冢非築城

也業不從莫孩尋爲呂纂所破
三年春二月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
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
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爲
張掖太守權素豪儁爲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
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
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
亂之主曏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
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爲吾家所立
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

蒙遜乃求爲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
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
成欲以取假日爲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
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
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
故約臣祭山而返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
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
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
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爲報仇乎且
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
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

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羌胡
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侯塢業先疑右將軍
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
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
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
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帥騎五
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
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
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己爲君家所推願
匄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
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

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傑帥戶
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傑石子之子也　夏
六月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爲大都督大將軍
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
伏奴爲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爲建忠將軍都谷
侯田昂爲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
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
賢才文武咸悅　秋九月沮渠蒙遜所部酒泉
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
弟建忠將軍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秦隴西公碩德
於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挐

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還摯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傉檀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爲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爲然蒙遜遣子奚念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挐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挐臣竊以爲苟有誠信則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挐爲

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爲鎭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傉檀爲公而身爲侯何也構曰傉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百官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　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

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爲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爲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

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也弘寶還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斧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

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彊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寧謚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

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流涕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爲后以后父桓爲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五年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

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愒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胷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

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

無能為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為太后妻楊氏為后以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

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　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為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秋七月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趨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

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鄧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巳酉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

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强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爲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爲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閏月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内竭上下嗷嗷雖使張

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鎭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鎭

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阬傉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傉檀營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内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内結盟傉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傉檀怒攻

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荀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彊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爲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爲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恩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爲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阬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爲反覆今不取後必爲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送于西平徙其民于樂都　冬十月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二年秋七月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爲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挐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敘初郭麐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麐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爲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馮跋滅後燕

晉安帝隆安五年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八月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將軍秦興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興之子興段讚之子泰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衞事定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冗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閒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即天王位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元興元年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娀娥為貴人幼曰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胥徒畢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二年夏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

冬十二月己酉立苻貴嬪為皇后大赦

三年夏四月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遥宮連房數百觀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

秋七月燕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冬十一月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滄海而還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二年春正月燕王熙至陘北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 二月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三年春二月燕王熙為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
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
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熙
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
哭之懵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命
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
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
美而有巧思熙欲以為殉乃毀其襚鞾中得弊氈
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為殉沐浴俟命公卿
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陵周圍數里熙
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段氏

去尊號出居外宮　秋七月癸亥燕王熙葬其后
苻氏于徽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
跣步從二十餘里甲子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及
弟侍御郎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兄弟亡
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與其從弟
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
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
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
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
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
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
名家何能為人養子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
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弘光門鼓噪而進禁衛皆散
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
熙熙曰鼠盜何能為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
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
於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大赦改元正始熙退入
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
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
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
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張仲曰大事
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

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卿留待帝得帝速
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
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
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眾心疑懼復下城
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
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并其諸子
雲復姓高氏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
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　秋八月北
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
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尹
馮弘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

韓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四年春正月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爲皇后子彭城爲太子夏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爲幽冀二州牧鎭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爲并州牧鎭白狼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爲司隸校尉務銀提爲尚書令　秋七月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

五年冬十月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内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啓班抽劒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弑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奮劒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爲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即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謚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爲尚書令張興爲左僕射汲郡公弘爲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爲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爲并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爲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謙恭儉約以身帥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七年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十年夏五月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難也跋許之以匡爲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

蒙遜滅西涼

晉安帝隆安四年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嘗與郭黁及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

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爲沙州刺史以暠爲效穀令宋繇事北涼王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將命於業業因以暠爲敦煌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業以嗣代暠爲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己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柰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禽也暠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繇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暠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之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冬十一月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李暠爲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赦其境内改元庚子以瑤爲征虜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

元興三年秋九月西涼公暠立子歆爲世子

義熙元年春正月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秋九月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爲建康太守鎮樂涫以宋繇爲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眞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莅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二年秋九月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暠戰敗城守蒙遜引還

六年秋八月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

馬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暠結盟而還

七年秋八月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暠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十二年夏六月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爲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爲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慚懼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涼公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官屬奉世子歆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爲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諡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夏四月河西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十四年秋九月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涼公歆

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爲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

恭帝元熙元年　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爲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撤懸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獄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爲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侔蹤張后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爲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氾稱上疏諫曰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

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不撫百姓專爲聚歛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爲呂光所殺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蒙遜簒弑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宋高祖武帝初元元年秋七月甲辰詔以涼公歆爲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爲安西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愼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爲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爲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

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要其女爲牧犍婦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李恂恂帥數千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三月河西王蒙遜築隄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宋承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子弟寶囚于姑臧

乞伏滅南涼

晉安帝義熙六年　初南凉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戸而還蒙遜伐南凉至顯美徙數千戸而去南凉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夷夏萬餘戸降于蒙遜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戸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侯諶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自稱凉州刺史降于蒙遜

七年焦朗猶據姑臧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挐為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凉圍樂都三旬不克南凉王傉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

南凉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戸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戸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九年南凉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凉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凉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凉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

十年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凉南凉王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南凉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

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
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
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
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
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
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
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
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
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
涼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
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

興太守鎮浩亹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
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　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
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傉檀傉檀謂其衆
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
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乃引兵西衆多
逃還傉檀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
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
肱散騎常侍陰利鹿不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
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
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
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

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
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
歸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
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
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
下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傉檀歎曰知人
固未易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
者唯卿一人而已傉檀諸城皆降於熾磐獨尉賢
政屯浩亹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
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
涼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

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
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
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
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
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傉檀至左南乃降
熾磐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
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
武依才銓敘歲餘熾磐使人鴆傉檀左右請解之
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謚曰景王虎臺亦為
熾磐所殺傉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
副周烏孤孫承缽音鉢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南涼秃髮傉檀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蒙遜伐西秦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春三月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魋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圻裴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擊禽之 夏五月西秦王熾磐帥衆三萬襲湟河蒙遜弟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之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漢平力屈爲熾磐所禽

十二年春正月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宋武帝永初元年春正月秦王熾磐立其子暮末爲太子 秋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

二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右衛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弈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三年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冬十月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擒之

營陽王景平元年夏四月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

文帝元嘉元年秋七月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弈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二年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罕

三年春正月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
秋八月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
守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
發兵襲之且遣使說夏主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
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
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
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
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
爽南安太守李亮　冬十月秦左丞相曇達與夏
呼盧古戰於嵻峎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
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
鎮京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
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虔遣後將
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
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四年夏六月秦王熾磐還枹罕　秋八月秦王熾
磐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于魏
五年夏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即位大
赦改元永弘　六月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廟號
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
爲驃騎大將軍衛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爲輔

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
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弈干爲尚書
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
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
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
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
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
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
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
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
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
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
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謂蒙遜許歸
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
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
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
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
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
馬艾如河西報聘　冬十二月河西王蒙遜伐秦
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
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六年春正月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

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　夏五月河西王蒙遜伐
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
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开谷以應河西暮末擊破之
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暮末
討之爲幼眷所敗還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
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
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没利延
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
等邀擊大破之　秋七月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
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秦王暮末不許蒙
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子暮末以興國爲散

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七年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
請迎於魏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
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給事
黄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
之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
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十一月魏尚書庫結帥騎
五千迎秦王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爲不宜内徙
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
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爲主遺不
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焦亮爲主帥衆攻南安秦

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
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寧
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
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
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八年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
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
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
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
出降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
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

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讎遺
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
追之是趣絶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
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
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
夏五月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
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
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别備德與燕王垂
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

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人所録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

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秋九月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

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為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

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為青州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望懿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孚韓諄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

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遣慕容鎭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鎭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幷將其衆攻梁父克之法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鎭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爲始平太守凝爲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

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爲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伎與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柰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冬十月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

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

良賦斂繁多事役勞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仇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　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

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

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内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

重撫納降附采拔賢儁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内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

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爲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爲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

地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彊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彊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諒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綱母於城上支解之　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諄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　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爲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

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劉裕滅後秦

晉安帝元興元年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為公

義熙三年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七年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鎮興不從

十年夏五月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

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

罷兵懿洸譙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柰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早宜裁決興默然

十一年春三月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秋九月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已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十二年春二月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主上疾篤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

屬前罪亦盡雪矣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
宫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宫命太子泓錄尚書
事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
内外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内之
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幼子
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
愔即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斂曼嵬胡翼度等勒
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
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宫
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
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

和都以東宫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
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沖及弟泓來奔興引東
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内寢受遺詔
輔政明日興卒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
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
元永和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
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爲
徐兖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脩敬山
陵詔許之　秋八月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
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
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

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
攝内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爲穆之之副
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
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懷慎懷敬
之弟也　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
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
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
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
内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
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遵考裕之族
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

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
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帥衆至涂中掩討亡命
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
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
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
之乃止　九月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
太原王玄謨爲從事史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
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
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欵附惟新蔡太
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
獲秦潁川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

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板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

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于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

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司馬休之等奔秦事見劉裕篡晉 冬十月秦陽城滎陽

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幷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

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
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
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皐
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
還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栢谷玄兵敗
被十餘創據地大呼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
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
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
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
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
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
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
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
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
十一月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
效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
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之
懿以爲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樹私恩左常
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
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
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
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

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
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
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
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
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
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
虵玄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
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將軍
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爲誓成都不從
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
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
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成都將
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
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
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
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
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十三年春正月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
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
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
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
紀帥衆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

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鎭西將軍姚諶爲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還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扶風太守姚儁等皆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衆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鎭彭城詔以義隆爲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二月王鎭惡進軍澠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雅殺守者而逃鎭惡引兵徑前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東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匈奴堡爲姚成都所敗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鎭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鎭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爲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

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

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矟千餘張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啓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

好直二千萬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太尉裕至閿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

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犇還灞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犇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

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犇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遙園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

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犇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灞上裕勞

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僞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裕以薛辯爲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衆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爲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

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雍東秦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眞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鬬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幷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

閏月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爲後繼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眞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屛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眞義眞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傅弘之大破赫連璝

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爲幷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爲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爲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爲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爲南蠻校尉張邵爲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爲長史北

徐州從事王華爲西中郎主簿沈林子爲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爲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　冬十月劉義眞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眞曰王鎭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眞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眞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眞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鎭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璝帥衆三萬追義眞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眞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

大敗弘之恩皆爲王買德所禽司馬毛脩之與義眞相失亦爲夏兵所禽義眞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寒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朞而驗可謂筭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眞存亡怒甚刻日北伐侍中謝

瞬諫以士卒疲弊請俟它年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慴服大威爲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返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既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

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啓知義眞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眞爲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爲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爲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

赫連據朔方

晉安帝義熙三年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弈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弈干鎭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邕固爭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爲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爲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爲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爲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鎭朔方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弈干而幷其衆勃勃

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　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止狄干而絶其昏於是秦魏有隙秦王興遣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伐魏魏王珪自將大軍擊之敗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　冬十月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

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乃歎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於此　十一月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餘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使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　秋七月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夏四月夏王勃勃帥騎二萬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　秋九月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宗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黄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六年春三月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阬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内徙興處之湟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七年春正月秦姚詳屯杏城爲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弈干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進攻東鄉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爲軍師中郎將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八年冬十月秦王興以楊佛嵩爲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

勇不自制吾常飾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
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儁嵩與夏
王勃勃戰果敗爲勃勃所執絶亢而死
九年春三月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
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
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
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
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委任
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
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爲一大鼓飛廉翁仲
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
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
爲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
王係天爲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
鐵伐爲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十一年春三月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
姚逵阬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
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秋九月
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
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禽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王興卒太子泓即皇帝位大赦
改元永和　夏六月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

末至高與盛戰於竹嶺敗死勃勃攻上邽二旬克
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
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
其子昌爲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
定犇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
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
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諶于雍城諶委鎮犇長安勃
勃據雍進掠郿城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
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
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
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
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斂曼嵬擊
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秦車騎將
軍姚裕等擊却之
十三年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乃進據安定秦
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　太尉裕克秦東還留次
子桂陽公義眞爲都督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
還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
騎二萬向長安
十四年夏赫連璝至渭陽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
之田子殺王鎮惡王脩執田子斬之以冠軍將軍
毛脩之鎮惡傅弘之大破赫連璝夏兵乃退

劉義眞召外軍入長安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召義眞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代鎮長安義眞將士大掠而東赫連璝帥衆追之傅弘之等力戰晉兵大敗夏兵不窮追故得免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奔潼關勃勃入長安（王事並見劉裕滅後秦）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恭帝元熙元年春二月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眞興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魏滅北燕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　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虱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四年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強盛而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為太子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柰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

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
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録尚書事中山
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
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
力踰閤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
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
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
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
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
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
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九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爲太子　夏五
月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六月庚寅魏主伐
燕命太子晃録尚書事時晃纔五歲　秋七月己
未魏主至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
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
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
魏主至和龍　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
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
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死
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
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

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
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
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
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燕王
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
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
少雲中鎭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
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
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
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
黄門侍郎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
兄弟爲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爲王后王氏不得
立又黜崇使鎭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
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
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
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
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
將封羽圍崇於遼西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
西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録其國
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

下宮 夏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
擊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
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秋八月馮崇
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
許 閏三月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
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
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
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
治書御史 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
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
阻皆爲晉擒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
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
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
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
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
藩奉貢癸酉詔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三
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
仁有疾故未之遣 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
將軍樂平王丕鎭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
萬伐燕 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

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
男女六千口而還 冬十一月魏人數伐燕燕日
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㟭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
侍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
後舉㟭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
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
請迎於高麗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請送侍
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
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三月辛未魏平東將
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
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夏四月魏娥清古
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
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于臨川燕尚
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
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
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
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
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
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
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
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

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
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
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
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
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
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軍
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
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
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
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

爲質弘怨高麗遣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
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
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
謚弘曰昭成皇帝

魏滅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酒
泉公倫璝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
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
璝殺之并其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
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
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廟號世祖太子昌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
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
能爲患不如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赫連氏土地
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
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
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月還平城
秋九月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
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
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

再守羽林鉤己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
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
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
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坂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
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鄉導謹辯之子也魏
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摠前驅之兵訪於崔
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爲人
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冬十月丁巳魏主發
平城　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　十一
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
方燕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

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内三郎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于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二月魏主還平城　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　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内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

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奮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爲太官令魏主見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邪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爲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之弟也

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

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奔還平涼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鎭蒲坂以拒之　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

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儁自平涼奔魏　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爲世祖所知十月畋于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　秋九月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

闗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虚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遥相招引以虚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闗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　冬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

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為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犇長安驅略數千家西犇上邽　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

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十二月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闗平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内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闗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濵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犇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八年夏六月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

十一年春閏二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魏滅北涼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九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爲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㟭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九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

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爲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殿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

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強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

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
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
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
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
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
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
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
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
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
浩惡尚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為能
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為驕慢之語

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
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
書古弼皆曰自溫圉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
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
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
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
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
浩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
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
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
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

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
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
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
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
軍代人伊馛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
為國眾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
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
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
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
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
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

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
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
中自求多福　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
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
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為前鋒兩
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
為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為鄉導魏主問賀以取
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
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
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
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

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伐涼州

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内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爲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户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户于平城　十二月壬午魏主至平城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爲姑臧太守張湛爲兵部尚書劉昞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爲世子洗馬趙柔爲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爲世子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　五月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秋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

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爲張掖王　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冬十一月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奔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　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儁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一年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四年　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幷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

魏平仇池

晉武帝太元十年冬十一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為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定佛奴之孫也　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十九年冬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
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等
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
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
謚定爲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稱盛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
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爲平北將軍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爲仇池王
義熙元年夏六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
盛兵　秋七月楊盛請降于秦秦以盛爲都督益
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三年夏四月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苻宣爲梁州
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
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濜口敏
退屯武興盛復通於晉晉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
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
刺史
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
遣建威將軍趙琨爲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
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
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
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怱言於嵩曰先帝神

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
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
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形
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
不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十二年夏六月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
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
姚嵩追之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
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
爲武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

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
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
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三年冬十月仇池氐楊興平求内附梁南秦二州
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氐王楊玄遣
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
四年秋九月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
刺史出連輔政于赤水城中權蠻氐執輔政以降
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爲
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漒　冬十一月魏主遣

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爲都督荊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

六年秋七月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爲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徙中書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法護法崇之兄也　秋九月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賾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賾逞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爲梁秦二州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爲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磝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

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三月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相希既敗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

從鎭南鄭　夏四月甄法護坐委鎭賜死於獄楊
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十二年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鎭童亭
十三年春三月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
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
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絶　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
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驍騎大將軍樂平王
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
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　九月庚戌魏樂平
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
仇池諸將議以爲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

爲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
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
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旣還爲亂必速丕乃
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
爲雍州刺史守下辯
十六年春三月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庚
寅魏主以保宗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鎭上邽妻以公主
保顯爲鎭西將軍晉壽公　冬十二月氐王楊難
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
漢說鎭將拓跋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

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
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
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十七年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
土遣其建忠將軍苻沖出東洛以禦梁州兵梁秦
二州刺史劉眞道擊沖斬之眞道懷敬之子也難
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
不克乃還道錫道産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
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

以討難當皆受劉眞道節度
十九年夏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分兵
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苻
弘祖守蘭皐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爲後
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
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
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爲益州刺史守陰平聞
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
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
北秦州刺史鎭其地立楊保熾爲楊玄後使守仇
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

劉眞道爲雍州刺史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淮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征南將軍刁雍東趣廣陵移書徐州稱爲楊難當報仇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彊玄明等敗死

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夏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

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朏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眞道梁南秦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

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應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勸之或曰柰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爲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朞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樗蒱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見盧循之亂）

元興三年桓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　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劉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爲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上與玄遇玄衆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　桓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讓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並見誅桓楚之亂）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荊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

六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爲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

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蹔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三月劉裕伐南燕（事見劉裕平南燕）　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為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　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楊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楊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

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己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爲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爲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爲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鬭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鬭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毅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爲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素慕鎮之爲散騎常侍

光禄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荊人悅之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泰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　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卻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旿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鬭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　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　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

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甲兵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

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口逵之等與魯軌戰于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閬中

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還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魯軌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秦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擁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　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　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　夏五月癸巳加太尉領北雍州刺史　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　丁巳發建康　冬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　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三月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奔潰　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事見劉裕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魏

司馬休之卒。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十一月辛未，穆之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　十二月，太尉裕發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宗繼母蘭陵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咨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祕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玄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眾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閒。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廙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潁間，聚眾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眾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齎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　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

尋除徐州刺史鎮彭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　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

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

義康爲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曆爲永初曆　秋八月辛未追諡妃臧氏爲敬皇后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

二年　初帝以毒酒一罌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撅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皋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宋高祖永初三年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爲斤等聲援　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皐侯苟兒爲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矟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

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向青兗豫
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
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
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
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
南渡河軍於碻磝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
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
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
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鎭東陽
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
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眞遣龍驤將

軍沈叔貍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
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爲豫州刺
史鎭洛陽　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
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
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
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
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
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爲青州刺史給雍騎
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
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三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
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
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
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
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
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於許
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戍
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
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
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
渡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

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貍已進亦宜
且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
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貍已頓肥口又不宜
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
瑾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
畋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
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
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
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
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
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爲

欽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
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
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
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
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為橦車以
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
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隳壞戰士
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
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
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
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

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乙丑魏主引
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
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
千家虜掠萬餘口兖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
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
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皋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
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
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城北三十許步刁雍
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
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大峴以

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
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
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
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
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
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
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
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
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
以領之　閏四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
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

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
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
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
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
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貍軍高橋皆畏魏兵
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
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
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
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
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
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

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五月魏主還平城　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置四郡以益豫州　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穎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辰魏人圍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徐傅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眞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答晦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眞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夏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秖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眞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

慧琳爲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徐羡之等惡義眞與靈運等遊於是羡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爲永嘉太守延之爲始安太守義眞至歴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眞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羡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乃因義眞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

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録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恠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殺之　夏四月徐羡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内又使中書舍

人邢安泰潘盛爲内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爲樂夕游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羡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宫侍中程道惠勸羡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羡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爲營陽王妃

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羡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弑之　裴子野

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皁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

典識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
甚寡嗣君沖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
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
亦昵比之為世為時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
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
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是與之別廓曰營陽在
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
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
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
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
義真於新安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

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荊湘
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
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
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
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
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
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府州
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
州府國綱紀宥其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營
陽廬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
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

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
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背
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
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
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
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
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
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
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
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
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

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
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
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
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
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
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
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
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
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
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户外不解帶
者累旬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

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秋八月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　十一月初會稽孔甯子為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即位以甯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

用寧灋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

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嚼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嚼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弘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冏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嚼等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

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
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
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
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
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
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帝下
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遯
爲竟陵内史將萬人揔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
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旍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
此爲勤王之師　二月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
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
參掌留任帝妹會稽公主留止臺内揔攝六宮謝
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
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
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
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
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
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
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
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
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
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

徐羡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
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羡之亮居中秉
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
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
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
沮無復鬬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
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
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
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
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
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
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
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
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衆散略
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
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
之所執檻送建康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
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
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皭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
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
訣曰大丈夫當横尸戰場柰何狼籍都市庾登之
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

玄謨等皆見原　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甚厚　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為彭城王

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己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

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

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
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
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
以爲宫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
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
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旣至留之
累月帝稍閒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
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
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
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

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
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
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
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
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
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
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
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内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
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

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
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
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
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
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
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
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
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
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
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
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

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
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
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
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
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
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
以此爲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内離而接遇
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視日
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
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
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

從事中郞王履謐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丹楊尹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

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 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幷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郞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勑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靑州

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鎭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

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藏皇后手所作也旣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

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履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爲武陵内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

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冬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爲南兗州刺史

十一月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爲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

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

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

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爲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爲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閒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

是可爲寒心悼懼豈書籍遂事也哉今建大勳奉
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可厚利收鴻名一旦苞
舉而有之豈可弃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
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
先曰丈人弈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
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
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
曄與沈演之並爲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
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
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爲義康所厚
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爲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

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
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
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
以密計道人灋略尼灋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
先往來灋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灋靜
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
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
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
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
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爲舉
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

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
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
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
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
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曄置客省先於外
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
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
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
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
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
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

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
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
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弃存之中書若囚死之
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曄在獄爲詩
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曄本意謂入獄即死
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
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
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
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
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
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

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搴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僨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獨之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燾之子也先爲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爲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相領兵防守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二十八年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耻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瓜步人情恟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爲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部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爲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

城窺衆寡壹差候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

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

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
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
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
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
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
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八月魏主遣
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
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
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
丹楊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到彥之
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

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
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
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
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
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取鍾
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
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
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
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
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
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

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
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十一月壬辰
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
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
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
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
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
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
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
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
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

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
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
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
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
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
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
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
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
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
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
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

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兖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二月檀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

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奔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榮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

制將來甚寵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
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
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答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
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
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　冬十
二月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
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王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
六州驍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爲
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爲魏人
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
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
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
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
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
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爲憂答訪羣臣御

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
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
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
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
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
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
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
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閒不居各數百里何者
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
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
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
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
内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
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
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
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
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
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
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
以自新弓幹利鐵民不得著官以漸充之數年之
内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

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壽陽救兵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

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眞將兵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眞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

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眞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擁壍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

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聞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斫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

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爲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

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

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
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
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誓爲掎角經略之
會實在玆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
校尉沈慶之鎭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
於靑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
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
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
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
次彭城爲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
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

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靑冀徐豫二兗
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將到十日裝束緣江五
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
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
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
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
引兵趣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
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靑州刺史張淮之亦棄
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
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
尹顯祖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

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
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
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遂
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
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
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
魯爽鎭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
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奔虎牢鑠又遣安蠻
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
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
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

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
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
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
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
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
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
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
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
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
至衆請發車爲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
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眞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

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
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
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
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
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
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
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
願以屠城爲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
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
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
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

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
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
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
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
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
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
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
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
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
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
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

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
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
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
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
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
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
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
書長孫眞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
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
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爲魏所擒魏主見秦始
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

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
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
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
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
林中擊鼓魏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
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
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
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
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
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
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

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
將督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
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
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
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
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
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
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
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
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
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

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
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
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
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
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
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
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
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
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
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
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

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
送柰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
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
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
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
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
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
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
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
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
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進

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
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
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
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
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
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自
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
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
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
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
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匱

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蹔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爲怱怱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二

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爲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

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
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
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
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
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
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
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
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
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
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
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
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柰何
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
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
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
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
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
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
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
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軍保之舟楫
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衆
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

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
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
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
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
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
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
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
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
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
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
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
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
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
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楊尹徐湛之守石頭
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
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
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
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
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
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
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魏主不飲
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

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
得黃甘即噉之幷大進酃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
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
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
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
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
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
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
使班劒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
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
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

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
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
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
廬舍而去 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
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初上聞魏將
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
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
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
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
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

築長圍一夕亦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
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鬭兵盡
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
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幷州賊氐羌死
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
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
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
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
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
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
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

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
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
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
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
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
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
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貍見與書相待如此
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
福邪幷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貍首封萬戶侯賜
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
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縋桶懸卒出截

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

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其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為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

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裴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裴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裴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奬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奬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

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　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涅津南渡赴

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庚寅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閭磾破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復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奏免思話官從之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王立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　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王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

封馮翊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爲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侯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太子劭弑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東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

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刺史出鎭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

樂乃求鎭江陵上許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三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嚴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旿家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旿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兾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　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

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

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
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
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
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
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
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
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
啓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劭詐為帝詔云魯
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之等集
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
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

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
正見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
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勠力因
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
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
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
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
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
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
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
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

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
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
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
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
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
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
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
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
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
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
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

未及荅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歎曰
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
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
主廣威將軍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
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
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
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
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
通啓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及太
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
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臺內喧

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
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
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
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
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
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
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
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
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
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
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

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
來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
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
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
無所及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
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
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
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
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
義綦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
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

之壽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
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
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
已為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
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書司徒
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
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
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
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
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
討逆不憂不濟也　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

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
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
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雍州
刺史臧質為丹楊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
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
啟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
虔為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
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
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
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燁
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瑾義欣

之子爗義慶之子覬珍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
慶之手書令弒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
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
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
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
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峻曰今四方未知義
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
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
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眾王令
峻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
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峻

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眾以沈慶之領
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
參軍領中兵將軍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
參軍顏峻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揔內外以諮議
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
產之子也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
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
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
聞質舉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
勳臣方參翼京輦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遣宣
譬令還咸復本位劭畢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

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
至尋陽庚子王命顏峻移檄四方使共討劭州郡
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
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
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
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
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
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
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為書與思話使
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
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

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眾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
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
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彊弱亦異當須四方
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
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
今正以弒逆冤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
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
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
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劭自謂素習武事
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
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

劭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
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
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
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
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
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劭立妃殷氏爲
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
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
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
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
太倉空舍劭欲殺三鎭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
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
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爲然乃下書一
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己用乃厚撫魯秀
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爲謀
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
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
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
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
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
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
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

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
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愨屢嘗立功形勢如
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
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
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
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
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
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
家度水北立子偉之爲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
褚湛之爲丹楊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爲侍中
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
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爲江州刺史太
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
以營道侯義綦爲湘州刺史檀和之爲雍州刺史
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
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
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
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
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
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爲長史僧達弘
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
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

張皦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
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
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爲陳逆順
劭加兵舅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
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
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
于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
入卧内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
竣皆專決軍正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
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
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

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
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
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
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
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
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
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
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
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
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
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

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爲之溢劭手斬
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
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
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
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
乞恩拜爲大司馬封中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
軍以濬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
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
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
王府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
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

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
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爲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
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
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爲
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爲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質爲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爲領軍將軍
蕭思話爲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爲右僕射
柳元景爲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爲右衛將軍張暢
爲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爲侍中五月癸酉朔
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

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為啟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

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瀦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

之左右皆散自洗黄閤殷沖等既誅人爲之寒心帝以尚之假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爲尚書令偃爲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鑠爲司空建平王宏爲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爲中書令丹楊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爲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爲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爲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爲兖州刺史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爲公侯　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爲南郡王隨王誕爲竟陵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爲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爲領軍將軍　丞相義宣固辭内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爲荆湘二州刺史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竝加賞

秩以竟陵王誕爲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爲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大赦　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禄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丙子立皇子業爲太子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内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荆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

稟擅用湓口鈎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它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爲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爲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采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超民䕫之子也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

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西平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今年敗矣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

宣使若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
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愔爲輔國
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
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己乃以
魯秀爲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
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
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
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
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
奔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
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
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
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
義綦爲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爲荊州刺史上
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
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
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
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
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
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
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爲部下
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

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
焉魯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
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幷與
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
翦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勢異常或欲相見
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
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
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求益兵上使元景進
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
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
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
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
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
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
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
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
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冗從僕
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
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
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
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
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

勳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與還
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
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
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
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
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
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
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就節下
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
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
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
四百大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 一百三
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
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
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眾心乃安質請
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
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
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質
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
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首劉季之宗
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
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
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

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
知所為亦走其眾皆降散己未解嚴　六月藏
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
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
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眾亡
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為
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掇蓮實
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
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
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豫章太守樂
安任薈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
四百六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 一百四
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
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眾散且盡
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腳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
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
儀兵眾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
誡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
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
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魯
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
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
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攜息慆及所愛

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藏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爲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　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脩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上乃原之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爲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爲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

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啓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鎭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閬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愨有隙聞誕反恐爲愨所害

委官間道欲赴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鎭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蕆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愨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愨助我愨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愨也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

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
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
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秩
以主簿劉琨之爲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
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因之十
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
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
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
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
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
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

六月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
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
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
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
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
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
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
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
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
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
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

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爲高樓置康之
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
以中軍長史濟陽范義爲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
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
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
活吾弗爲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
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
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
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
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
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

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
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
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
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
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
於石頭南岸爲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
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
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
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旣出門並散走唯
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
揚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爲後將軍贈劉

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

廢帝之亂

宋武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八年夏閏五月庚申上殂於玉燭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廢帝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秋七月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甫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

尚之等雖交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灋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爲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撓阿順灋興恒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灋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灋興皆惡之左遷興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

建康 八月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閒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己丑太后殂

明帝泰始元年 廢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灋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漸長欲有所爲灋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筭灋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灋興爲眞天子官爲贗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灋興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灋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它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帝遂發詔免灋興官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灋興死解巢尚之舍人員外散騎侍郎東海奚顯度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人皆苦之帝嘗戲曰顯度爲百姓患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宣旨殺之尚書右僕射領衛尉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海內輻湊驕奢淫恣爲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庚午以師伯爲尚書左僕射解卿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爲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

莫敢妄相過從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能平既殺戴灋興諸大臣無不震懾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幷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

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與尚書左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廢帝待之益厚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爲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畫工令齄之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帝疾之九月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帝乃止　廢帝自即位以來未嘗戒嚴因民訛言義陽王昶反而討之昶奔魏(事見元魏紀)

吏部尚書袁顗始爲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爲督雍梁等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是時臨海王子頊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爲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說興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峽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

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顗及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顗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尋復以興宗為吏部尚書　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冬十月己卯藻下獄死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并誅其二子寧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長公主帝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

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為夫人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

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

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

特甚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
反掌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
之終不從文秀遂行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
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
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
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慶
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謂其
弟中書郎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飲慶之之藥
而死弟秘書郎昭明亦自經死文季揮刀馳馬而
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
太尉謚曰忠武公葬禮甚厚領軍將軍王玄謨數

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
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玄
謨典籤包灋榮家在東陽玄謨使灋榮至興宗所
興宗謂灋榮曰領軍殊當憂懼灋榮曰領軍比日
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
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灋
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灋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
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
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道隆過興宗車
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掐興
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

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
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爲竹
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爲殺王
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常錄以自隨不
離左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
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
并雜食攪之掘地爲阬實以泥水裸彧內阬中使
以口就槽食之用爲歡笑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
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
劉曚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爲太
子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

付太官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
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
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曚妾生子名曰皇子
爲之大赦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帝又以太祖世祖
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
故惡之因何邁之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
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
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
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
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
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

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教令所
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
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
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摠統軍事
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南陽太守沈懷
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
初帝使荆州錄送前軍長史荆州行事張悅至湓
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
悅暢之弟也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
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

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
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
守孫沖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
移檄遠近　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
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帝怒殺妃三子南平
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先
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
厭之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帝既殺諸
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
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
家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為帝盡力帝恃之
益無所顧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衛之士

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
為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吳興王道隆
學官令臨淮李道兒與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
右琅邪淳于文祖等陰謀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諸
王閹人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
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倮相逐一人不
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
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
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
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
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湘東王彧獨在秘

書省不被召益憂懼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
輒切齒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
朱幼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
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豫約勒
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
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
柳光世與僧整鄉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
謀十餘又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
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屏侍衛與羣巫
及綵女數百人射鬼於竹林堂事畢將奏樂壽寂
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

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
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
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弒之宣令宿衛曰湘
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
未知所爲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即稱臣引升
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猝王失履
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
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
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
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
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己未湘東王以

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
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廢帝猶橫尸太醫
閤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
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
乘人乃葬之秣陵縣初湘東王母沈婕妤早卒
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既
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爲黃
門侍郎茂之爲中書侍郎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
四人皆封縣侯縣子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
爲中書監太尉進鎭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
勛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

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爲荊
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南徐州刺史　丙寅湘東
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
刊削庚午以右衛將軍劉道隆爲中護軍道隆暱
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
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爲
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
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
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
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
獄死攸之復入直閤　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

文爲尚書僕射景文即彧也避上名以字行　初
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
陳郡殷琰行府州事及休祐徙荊州即以琰爲督
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　江州佐吏得上所
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
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居三又
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
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
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顗既至襄
陽即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
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馳檄奉表勸子

勛即大位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爲江州刺史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謂上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聞廢帝已殞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雍猶治兵郢府行事荀卞之大懼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二年春正月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　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張悅爲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置司州於義陽以義陽內史龐孟虯爲司州刺史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平原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將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請降於索兒龐孟虯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覬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說覬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覬遂發

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
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
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
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
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
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
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
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
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
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是歲四
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

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
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
志宜鎭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
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
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
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　建武司馬
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以家在建康
未許右衛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
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爲土豪前
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
寶爲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

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
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
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
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
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
乃更厚撫其家以招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
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袁顗誘其司馬汝南常
珍奇執矜斬之以珍奇代爲太守　上使冗從僕
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無百
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
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

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爲將
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　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
司法參軍潁川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閒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
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
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構
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
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
地身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
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
息僧韶隨方酬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

驅之任孝祖郎曰委妻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
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楊
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
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
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督前
鋒諸軍事遣向虎檻[illegible]初上遣東平畢衆
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矯上
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
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
隙使衆敬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唯東平太守
申纂據無鹽不從纂鍾之曾孫也　丙午上親總

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
輔國將軍彭城劉勔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
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
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
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覬上因送軍
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
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
康者皆使居職如故　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
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
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

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
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
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
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
人情乃安亮懷慎之從孫也殿中御史吳喜以主
書事世祖稍遷至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
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
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
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
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
耳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性寬厚所至人並

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
捷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板崇之領縣
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
城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
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
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
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
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
任農夫驍果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
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
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

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求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吳喜軍至義鄉孔璪屯吳興

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吳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丁卯吳喜至錢唐孔璪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覬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逃奔嵴山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晏入

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嵴山民縛孔覬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　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并令孫殺之　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以合肥來降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

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群小橫恣競爲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琬遣孫沖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沖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郢荊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

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欲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

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勠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共濟艱難豈可自措同異也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辛卯方興帥諸軍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奔至姥山而還幼文驥之子也孫沖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

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兵凡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

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爲松滋侯　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

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
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 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
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
王廣元 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
建康東拒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
史 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
八千人東據宛唐劉勔帥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
營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
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勔
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
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 沈攸之

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
囊盛米繫流査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
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査大得囊米丙
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
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
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
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
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
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鵲尾建
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劉胡等兵猶盛上欲
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

以軍功除官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黃紙鄧琬以晉
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
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
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
隆元景之弟子也 散騎侍郎明僧暠起兵攻沈
文秀以應建康壬午以僧暠為青州刺史平原樂
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
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
臨濟城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
彌之之從子也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
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鄉黨復取北海

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死
僧暠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
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 杜叔
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
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勔久相持糧盡
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
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
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
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
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
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

爲殄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五月丁亥朔夜劉順衆潰順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

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爲陳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并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　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食盡而潰走向樂平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降傅靈越走至淮西武衞將軍

沛郡王廣之生擒之送詣勔勔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恇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又信往來

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虯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内史王識之建安内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襲道憐之孫也蕭道成世子賾爲南康贛令鄧琬遣使收繫之門客蘭陵桓康擔賾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賾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賾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賾賾與戰擒之賾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　衡陽内

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襄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

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虯引兵來助殷琰劉勔遣使求救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虯螘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西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度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

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

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　龐孟虯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大破之孟虯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孟虯走死蠻中　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

閔之弟道標安都之子也　淮西人鄭叔舉起兵
擊常珍奇以應鄴果辛亥以叔舉爲北豫州刺史
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虯敗並開門出降
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
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
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
鬬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
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
不爲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
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
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

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
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
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
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
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
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
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
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
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
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
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

駭懼胡將張喜來降鎮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
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
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上
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
委顗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
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
年爲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燕謂其衆曰
我當自出追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
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
與戍主薛伯珍并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
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死

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
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屏人言事遂斬
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
并送首以爲己功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
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師所領獨返宜
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溢城誓死不貳乃於
江外夜趣沔口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
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
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
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

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琰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琰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琰謀反今已梟戮欣之乃還取琰子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琰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尋陽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脫鎖入城執子勛因之沈攸之等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初鄧琰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于上饒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曄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癸巳解

嚴大赦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逃潰道存及三子皆自殺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節手害忠義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

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上既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鎮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郎路茂之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

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事見明帝北伐）冬十二月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illegible]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為詔

彼必疑謂非眞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壽陽使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說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撫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

宋明帝北伐

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敗於尋陽也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兗州刺史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鄉之所有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薛安都以其子爲質於魏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以安都爲都督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爲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内公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爲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它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

月己未軍于秖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視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也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魏遣建安王陸馛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皆免之新民乃悅　是歲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磕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璨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眾就永元進攻之

三年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豪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寧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賞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為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高祖撥亂先其胄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河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　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於魏且請兵自救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兵攻汝陰太守張超不克退屯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修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　初尋陽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

將軍劉懷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
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鎮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
僧暠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
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
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懷珍曰文秀
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
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
此不進自爲沮橈乎遂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
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
文秀猶不降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
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於洋水

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
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
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
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
州刺史懷珍乃還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
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
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弟也時東平
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并州
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
團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
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休賓乘民之兄子也魏遣

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
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
也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
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
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遠不暇攻圍將
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
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
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
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
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
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

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
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
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
不降亦當逃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
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
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房崇
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慕容白曜築長圍
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
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
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
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

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勢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閒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薛安都子伯令亡命梁雍之閒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彊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圍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

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宗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遂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宗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上以宗祖爲北瑯邪蘭陵二郡太守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於淮陰　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隴西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太恒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綏邊將軍房法壽爲王玄

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濟壽扇動百姓迫遣濟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以母妻爲魏所獲謀於濟壽濟壽雅不欲南行然道固迫之時道固還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陽濟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濟壽對爲冀州刺史以濟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爲郡守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冬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爲刺史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爲兗州刺史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邪利皆沒於魏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

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汝陰有備無功而還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勔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

四年春正月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閼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非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彊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　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魏以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東徐州刺史李璨與畢衆敬對為東兗州刺史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　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　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其不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　夏四月劉勔敗魏兵於許昌　秋七月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冬十月發諸州兵北伐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春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

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蔬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　夏五月魏徙青齊民於

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魏沙門統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掃灑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鎮矣

蕭道成篡宋

宋明帝泰始三年秋八月以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垣崇祖奔朐山道成以為戍主垣榮祖亦奔朐山往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副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是年秋七月庚申以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迕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六年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為天子上疑之徵為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還鎮淮陰

七年　初上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則必加罪戮改騧字為馬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

上意往往有刳斮者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
百官並斷俸祿而上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
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上
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
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
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前鎮江陵貪虐無度
上不使之鎮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
剛很前後忤上非一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
欲方便除之春二月丙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
左右從者並在仗後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
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

馬上陽驚遣御醫絡驛就視比其左右至休祐已
絕去車輪輿還第追贈司空葬之如禮建康民間
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
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
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
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今主上彌留政成
省闥羣豎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聲著
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
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
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
休若素謹畏偽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

而誅之　晉平刺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
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
晏駕後休仁秉政己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
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
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
皆恐懼上聞愈惡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既而
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
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
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
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
規結禁兵謀為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休仁

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為始安縣王
聽其子伯融襲封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
方鎮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
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
本欲為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嫌懼吾每呼令
入省便入辭楊太妃吾春中多與之射雉或陰雨
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既
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吾前者積日失
適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
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
分恐當不必即解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雖殺

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初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見上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儸耳黃儸者乳母服也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書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

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

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㖃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曹昊莫儀甘心攜落晉武皆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

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上封銀壺酒使吳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即飲之喜還朝保證道成或密以啓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

方興卿等勠力爾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大漸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冬十一月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蒼梧王元徽元年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即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闕鎮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郎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配以資力使鎮夏口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使自太洑徑去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

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即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古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眾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

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眾攻新亭壘道成帥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眾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為質二子至道成即斬之休範致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恒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

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眾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惠朗惠開之弟也其姊為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郎惠明時為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

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南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度淮道隆棄眾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眾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

敗矣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解
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
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爲東山遺落世
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
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
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
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教曰
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
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宮
省恇擾時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
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鬭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
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
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
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
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
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
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
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
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
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
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
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

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
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
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
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六月庚子以平
南將軍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兖州刺史留衛建康
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桂
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
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
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
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
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
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同舉兵討
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
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殺休
範二子諸鎮皆罷兵
三年冬十二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
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
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
景素爲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
家陳氏深惡之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
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鎮
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

軍主王季符得罪於景素單騎奔建康告景素謀
反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
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州
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　楊運
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錄事
參軍陳郡殷瀰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顒
左暄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
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
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
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

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
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
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
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
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帥數百人自建
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
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
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
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
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
榮為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

與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
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鎮東府始安王伯融
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
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
垣祗祖沈顒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
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瀰等固爭不能
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
有鬬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為黃回迫於
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
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
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

城下顒先帥衆走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
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
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
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
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
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是日
解嚴丙申大赦　八月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
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鎮京師
順帝昇明元年　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
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師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
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

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
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
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
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
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
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
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褶營署巷
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
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
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
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
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
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
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
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
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
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
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
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
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
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
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

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刳解
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
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
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帝嘗直入領軍府時
盛熱蕭道成晝臥裸袒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為
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左右王
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後無復射
不如以骲箭射之帝乃更以骲箭射正中其齊投
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鋋曰
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
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邪帝乃止道成憂懼密與
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
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
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
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
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奔廣
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
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劉
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
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為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
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
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

反爲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柴祖亦曰須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爲逆何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郎嶷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耳道成乃止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

王躋起兵於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王夫伺織女度河曰見當報

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爲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佗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既而聞蒼梧王死

咸稱萬歲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於是長刀

遜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於路逢從弟韞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蒼梧王於郊壇西　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袁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為揚州刺史劉秉始謂

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閤手仰成矣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道成既領南徐州刺史　八月癸亥詔袁粲鎮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子男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為攸之子中書侍郎文

和婦攸之在荆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與攸之爭戲槊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為司徒左長史故未發寅凝之之子也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刳斮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雍州刺

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事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裲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栢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奔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

高祖之孫也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
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
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
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
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
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旣有賊宋之心吾寧敢
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忷懼十二月丁卯道成
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鎭東府撫軍行參軍蕭
映鎭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
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荆州刺史庚午以右衞將軍
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

以世子賾爲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
以備攸之及徵燮爲揚州以賾爲左衞將軍與燮
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
成與賾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
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
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
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
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
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行
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趣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
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

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湓口
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
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壹江山皆城隍
也庚午賾奉燮鎭湓口賾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
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
之喜曰賾眞我子也以賾爲西討都督賾啓山圖
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鎭尋陽賾以爲尋
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鎭湓口留江州別駕豫章
胡諧之守尋陽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
陵與沈攸之深相結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
因蕭賾出弔作難據郢城賾知之不出還至東府

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蘊乃與袁
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
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伯興天與之子也道成
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
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
時不異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
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
時劉韞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
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爲衞將軍遭母
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
乃從之及粲爲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

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彊之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爲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當

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爲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後即束裝臨去啖羹寫胷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弈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奔石頭丹楊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卜伯興嚴兵爲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

書省收韞韞已戒嚴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敺其頰仆地而殺之又殺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散走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自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俟陔踰城走粲下城列燭自照

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既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粲黨皆無所問粲典籤莫嗣祖爲粲秉宣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

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夢人張承伯藏匿蘊遺成並赦而用之梁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閉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為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為吏部尚書吏部尚書王奐為丹楊尹

延之裕之孫也劉秉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也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道成即以瓌為吳郡太守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彊兵必反寧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眾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

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督吳錢唐軍事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乙未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

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
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
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
實由於此矣　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
蕭道成黃鉞從之　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
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
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
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
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
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

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
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
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苞藏
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
遲回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
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
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
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
鄉數共征伐頗悉其爲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
頓兵堅城之下適以爲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

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賾遣軍主桓敬等
八軍據西塞爲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鄉
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柈柳世隆魚
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
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
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
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
太守王毓奔湓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
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
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攸之素失
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

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
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
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
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
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
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
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柳世隆開
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
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
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
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

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
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
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
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
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攸之使子元琰與兼
長史江乂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
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又宣開門出走
吏民崩潰元琰奔寵洲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
攸之二子四孫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
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
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己巳村民斬首送

江陵敬兒擎之以楯覆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
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
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
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爲留府司馬或說之使
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
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
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
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
榮懽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
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
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

及榮軍人莫不垂泣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丙子
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鎮
東府丁丑以左衛將軍蕭賾爲江州刺史侍中蕭
嶷爲中領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
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爲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
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以衛將軍褚淵
爲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　夏四月蕭道成
以黃回終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爲
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
數回罪而殺之　秋八月乙未以蕭賾爲領軍將
軍蕭嶷爲江州刺史　九月蕭道成欲引時賢參

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
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
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太尉右長史
王儉知其指他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
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
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
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
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
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
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群后微
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

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道成所親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柰何遐曰彥迴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辭殊禮　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兗州刺史冬十月

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

齊高帝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為雍州刺史

二月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　三月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丙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　揚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為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

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

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禄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安成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甲

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楊置兵守衛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萍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賾

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夏五月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疎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

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　六月甲子立王太子賾為皇太子皇子嶷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曅為武陵王暠為安成王鏘為鄱陽王鑠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魏遷洛陽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右个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

有中土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
爲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澄
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
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爲陛下之
有臣爲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
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旣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
曰曏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
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因
屛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爲不易但國家興自朔
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
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爲何如

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之所
以興隆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澄
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
亦何所能爲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六月丙戌命
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爲前世承
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豈非勝之
不足爲武不勝有虧威重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
破袁紹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勝負之變決於
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
事者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
則未然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

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
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彊邪丁
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　秋九月戊辰
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　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
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
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帝曰廟筭已定大軍將
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
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
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
經營天下期於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
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慇

懃泣諫帝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
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
遷都於此王公以爲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
定王休等相帥如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
謀於衆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
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
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沖
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
行遊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
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
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

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於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眾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眾乃開

伏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　魏主築宮於鄴西冬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又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又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闈闥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耳聽灋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

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為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

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又昔周居洛
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案春秋之義有
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
基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
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光示萬
葉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太祖道武
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
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
閭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
位無常朝榮夕悴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
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講肄詩書縱羣兒隨

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
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
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
之訓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
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
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今因遷徙之初皆是公地
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又南人
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自歸附聖化
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
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
少併省今民□既多亦可復舊又君人者以天下

爲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
有功德者不當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頒
賚動以千計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
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帝
覽奏甚善之　二月壬寅魏王北巡癸卯濟河三
月壬申至平城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
燕州刺史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
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
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書于果曰
臣非以代地爲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
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平陽公丕

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邵聖賢乃能
卜宅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然則至人之
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何
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
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朕
幸屬勝殘之運何爲獨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
羆壽之孫果烈之弟也癸酉魏王臨朝堂部分遷
留　冬十月戊申魏王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
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十一月魏主
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郎　十

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與給事黃門侍郎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為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使給事黃門侍郎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眾意乃稍解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

二年夏五月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　秋八月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于洛陽　冬十二月甲子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三年春正月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秋七月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八月戊戌恂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尚書陸琇啓帝帝引見恂數其罪杖之百餘下囚於城西廢為庶人　初魏主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穆泰與陸叡謀作亂帝召任城王澄於凝閑堂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彊為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

大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遂授澄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曰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當似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

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皋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四年春二月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為民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彊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帝賜沖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為

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蕭鸞篡弒

齊高帝建元二年春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蕭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

四年夏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

武帝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　秋七月戊午上不豫詔竟陵王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戊寅上疾亟暫絕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中書郎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唯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刀邪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頃之上復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

昌侯鸞俄而上殂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曄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　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曄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　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世祖由是愛之而矯

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
爲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
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
作鑰鉤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
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宫則其
事未易若於營署爲異人所毆及犬物所傷豈直
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
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宫不知也所愛左右
皆逆加官爵疏於黄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
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毁見者嗚咽
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

天位及太子卒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爲太
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世
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
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
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
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
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
世祖諸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
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
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
於獄賜死

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
鎮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荆州刺史隨王子隆
性温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
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
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
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
生爲太子左衞率白龍爲游擊將軍二人並至續
召子隆爲侍中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
舊將鸞疑之以蕭衍爲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
白服出迎衍撫安之　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
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

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内外要職皆先論價旬
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
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
駒爲後閤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南
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帝自山陵
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
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
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枚不得今日得用
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
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
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

之用為笑樂恭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世祖所厚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衛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自世祖在郢州諶已為腹心及即位常典宿衛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知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

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何后亦淫泆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附耳語帝曰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啟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

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出入禁闥門衛不敢訶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己巳以奉叔為青州刺史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眾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啟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溧陽令錢塘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

讀前此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宿衛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捶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秋七月西昌侯鸞既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

之從叔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
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
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諮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
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
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眾皆憚
而從之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
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
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
恩荷託附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
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帝謂蕭坦之曰人言
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卿所聞云

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朝
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官若
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
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時始興內史蕭季敞
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
力以舉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
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
衞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
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壬辰鸞使
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
之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眾曰吾等荷恩今日

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
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
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聞外
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
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
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
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
須動宿衛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
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殺之輿尸出殯徐龍駒
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既殺帝欲
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

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
立新安王昭文丁酉新安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五
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
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八月以始安王遙光
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有異志
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郎
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
親黨故用之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
謀及宣城公鸞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
鏘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語及家國言淚
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

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鑠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鑠以上臺兵力既柔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鑠請間叩頭勸鑠立事鑠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九月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鑠第殺鑠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

義晃防閤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嘗用之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

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其謀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幷遺錢五百行金得達僧慧視之曰郎君書也悲慟而卒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

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

由是得還建康晷儁尚之之弟子也繹以吳興太守孔璡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鉌璡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璡之靖之孫也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鉌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冬十月以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爲王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

瀹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爲臣如此可謂忠乎　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御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母祏之姑也　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真巴陵王子倫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鏘死鑠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録公見接殷勤流連不能已而面有慚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垣呼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宣城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真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不許而死又遣中書舍

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性英果時爲南蘭陵太守鎮琅邪城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即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鴆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初諸王出鎮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閑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爲姦

利武陵王曅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盆毀之曅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諂籤帥參軍范雲曰

諂長史以下皆無益諂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諂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朝出閨閣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飲食遊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揔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斯宋氏之

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 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尪疾弗克負荷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且以宣城王爲太祖第三子癸亥高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爲領軍將軍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

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十一月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

元魏寇齊

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十二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眞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眞度安都從祖弟也以尚書盧淵爲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　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相州刺

史高閭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魏主不從久之虎使竟不再來魏主引公卿議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爲宜止或以爲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鎮南爲留議朕爲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鎮南將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爲内應者未得審諦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任城王澄曰虎

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食無甔石之儲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既平樊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擐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即爲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楷

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爲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爲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沖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郎崔休爲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衛左右休逞之玄孫也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之乃與征南

大將軍城陽王鸞為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鸞長壽之子佐寶之子也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眞度軍於沙堨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

二年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乙未拓跋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劉昶王肅攻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固志意閑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參軍崔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誄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

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
誅諶之第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
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沖遣軍主
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
護攻魏虎阬馮時即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
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拔之魏主欲南
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
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
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
鍾離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
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誕與帝同年幼同

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
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魏久攻
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
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
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
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
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曏者國家止爲受
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
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
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
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

以爲大鎭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
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
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鎭不克其
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鎭逼其
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
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
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
勇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
之役旣克大鎭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
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
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向

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
營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
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
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
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
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
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胄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
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
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
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且還洛邑使
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然

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閤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閤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為圓陳以禦之身

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之兄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

穎胄以魏寇尚遠不即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上遣尚書右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遥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餉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慚蘇武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　魏主之在鍾離也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

曰彼帥賤莫相統壹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絜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

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
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
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
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
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
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
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
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
還仇池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也英之
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
鄭侯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秦

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
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
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
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
軍克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可何者西
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
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
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
漢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
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

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
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
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
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
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
此而論不戍爲上魏主從之　魏城陽王鸞等攻
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案甲不
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齊遣
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
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
大破之歷生崇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

又敗薛眞度於沙堨魏主見鸞等於瑕丘魏主責
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洛邑特
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
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爲民佐仍徙瀛州以薛
眞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
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祿
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班賞有差
三年冬閏十月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
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
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

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沖對曰凡用兵之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

四年六月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將入寇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李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　初魏遷洛陽荆州刺史薛眞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眞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前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頃年薛眞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鑾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

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眞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返己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

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

兵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爲魏所獲　新野人張睹師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

青州黃郛戍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

塡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期耳

永泰元年春正月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

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黄瑶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救壽陽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時

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且戰且却行慧景過鬧溝軍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塡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衆

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内别遣軍主蕭璝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等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劉藻高聰免

死徙平州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兵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義陽　夏四月庚午魏發州郡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　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太子即位　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得疾甚

篤丙午發懸瓠舍于汝濱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鄴

東昏侯永元元年春正月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　乙酉魏主發鄴　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

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弁精勤吏治恩遇亞於李沖癸未魏主至梁城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陳顯達引兵度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冑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夜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

顯達之北伐軍入汮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汮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鄖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為汮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庚子魏主疾甚北還　夏四月丙午朔至穀塘原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乃祕不發喪徙

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還載臥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

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楊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屛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

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金甖謂鴆也丁卯敬則舉兵反　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

限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雋啓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

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　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遺詔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即位　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

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
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
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
禿鶖啼來乎
東昏侯永元元年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
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
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
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
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
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
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

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
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
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
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
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
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
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
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
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
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
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

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
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
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
路矣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
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
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
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
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
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
陽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

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
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
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
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
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
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嘗為
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
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
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
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
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

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遥光祏意回惑以
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爲領軍將軍謂祏
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
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祏祀密謂吏
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
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
求安國家耳遥光又遣所親丹楊丞南陽劉渢密
致意於朓欲引以爲黨朓不荅頃之遥光以朓兼
知衛尉事朓懼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
興盛不敢發朓又説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
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耳晏者遥光

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遥光及祏遥光欲出朓
爲東陽郡朓常輕祏祏固請除之遥光乃收朓付
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啓朓扇動内外妄貶乘
輿竊論宫禁閒謗親賢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暄
以遥光若立巳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
疑久不決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曇慶刺暄於青溪
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
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内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
暄自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静以鎭之俄有
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
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文曠以刀環築其

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
眠中大驚投出戸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
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
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
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
遣出臺閤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
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黄案帝嘗習騎致適顧
謂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
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冶帝於馬上
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遥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荆州
刺史遥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遥欣自江陵引兵

急下刻期將發而遥欣病卒江祏被誅帝召遥光
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
不復入臺先是遥光弟豫州刺史遥昌卒其部曲
皆歸遥光及遥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
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遥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
使還第召入諭旨遥光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
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
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
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
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遥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坦
踰墻走向臺道逢游邏主顔端執之坦之告以遥

光反不信自往訶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
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
爲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
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轝隨後反掌可克
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
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
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
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
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擾
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
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
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
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
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鎭
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
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
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
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
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
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虎命
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
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

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
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
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
之臺軍入城焚燒屋室且盡劉渢走還家爲人所
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西中郎司
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巳以徐
孝嗣爲司空加沈文季鎭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
蕭坦之爲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如故劉暄
爲領軍將軍曹虎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
始安之功也　江祏等既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
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很而專
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
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秘書郎賞坦
之從兄翼宗爲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
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
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
錢帖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
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
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
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
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
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

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灋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　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内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

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為主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　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矟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　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

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屛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制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

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子植等皆為直閤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為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庚午下詔討叔業己亥叔業病卒　三月乙卯遣西平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屛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

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閤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

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兖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誅詔令離昏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寶玄乘八掆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

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守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

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爲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

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

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爲漁人所斬以頭內鰌籃擔送建康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

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　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　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爲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摽素爲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摽世摽亦

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强遣禁兵殺之世摽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爲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

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慴息焉　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嬖倖因緣

爲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永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有弟九人數行暢融宏偉秀憺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爲衛尉掌管籥時帝出

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爲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

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爲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爲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

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

而口無所説天虎是行事之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内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鋭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内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問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爲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鋭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與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荆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爲殿中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宫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爲宣城王相國荆州牧加黄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説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

上庸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redacted]
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
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
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
馮道根居母喪聞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
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
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荊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
澮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
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
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
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

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
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
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
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荊雍二州同舉大事何
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
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
軍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
巴陵進軍白沙寶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
國大赦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
公則為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

州事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
中兵及儲偫皆虛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
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
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二月壬午東昏侯
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甲申蕭衍至竟陵
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
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
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
重兵固守與郢城為掎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
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
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

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
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
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沖遣中兵參軍陳
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
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
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
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
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
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穎胄命荊州諸軍皆
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府朝議欲遣人行
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

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胄為尚書

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胄行荆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

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歡然知機

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患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

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具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張樂祖代守魯山　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裨販以潘貴妃爲市令東昏侯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荊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

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冑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冑昭冑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冑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

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冑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膝中得其事昭冑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瘡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

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在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宗仲等乘水漲

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爲郢州刺史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書與衍張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爲質於衍司部悉平　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

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穆爲鎮西司馬爲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爲江州刺史虎牙爲徐州刺史　魯休烈蕭璝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璝　辛巳

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
新亭　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
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
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塗不捷
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
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甲申東昏
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
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冑
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
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是日蕭衍前
軍至蕪湖申冑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

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為司州刺史前輔
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　蕭衍之克江郢也
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
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
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
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
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
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
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皁莢橋於是王茂
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
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

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
板橋李居士覘之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
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
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
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
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
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
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
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
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
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却王

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
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
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
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
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
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
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
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
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
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伯之未
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

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
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
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
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
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禄
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
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
東昏燒門内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
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
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
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

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
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
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
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
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
及申冑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
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
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
鎮廣陵　巴東獻武公蕭穎冑以蕭璝與蔡道恭
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
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

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
衆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冑喪贈侍中
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
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假黄鉞使持節相國太宰
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
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
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兖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
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
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黄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
殿前習戰鬭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擡去用爲厭
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冑具裝

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
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
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
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
之敗衆情兇懼茹灋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
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
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灋珍叩頭請之東
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
具榜啓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
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
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

思早亡莫敢先發茹灋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國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灋珍梅蟲兒王咺之

等四十一人皆屬吏 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眾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灋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寶說之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覬之子也衍

使爲部郎考城江革爲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

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荊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爲忠臣君爲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

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鎭殿中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　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　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淸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爲驃騎司馬昉爲記室參軍與參謀

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

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
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
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
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
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
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
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問
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
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
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
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

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
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　丙寅
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爲
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爲侍中　丙戌詔梁公
增封十郡進爵爲王癸巳受命赦國内及府州所
統殊死以下　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
位于梁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
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
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宫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
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宫丙寅梁王即皇帝位
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

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
帝爲巴陵王宫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
德太后爲齊文帝妃王皇后爲巴陵王妃齊世王
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
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謚妃郗
氏爲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
五人爲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爲臨川王南徐州
刺史秀爲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爲建安王左衛將
軍恢爲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揚
州刺史　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爲巴
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

慕虚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
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
沉醉伯禽就摺殺之　以謝沭縣公寶義爲巴陵
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
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
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
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
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
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
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
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

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

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竝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南北交兵

齊和帝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

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外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

外須乘夏水泛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衆西擬隨雍楊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絶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爲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

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黄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二月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至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三月齊和帝下詔禪位于梁王

二年春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

寅爲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楊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爲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爲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朞猶絶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　六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虚豫勒諸州纂

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一萬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秋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爲三柵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

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據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絶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

三年春正月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爲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慶眞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于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

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景宗將萬人爲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旣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爲澄軍司居後爲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

恩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
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魏魏人歸
之 夏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
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
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
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
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
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
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
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秋七月魏人聞
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

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
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
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
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
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
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
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
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
一將柰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
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
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

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
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
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
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
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
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及英克
義陽乃復立英爲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
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
上外所聞知纖豪無隱每爲上言事善則推功於
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
司州移鎭關南以紹叔爲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

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
陽以司馬悅爲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
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四年春二月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
宿衛兵塞洛口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
州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
甲寅將軍姜慶眞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屯
馬頭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楊州刺史元
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
楊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
射柳惔爲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

宏軍于洛口
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
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
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
萬侵魏荆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遣其所
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
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
千餘人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
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
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
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

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
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
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
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
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
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灋不
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
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攻
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
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
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

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
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
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
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
將欲退還巢湖或欲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命
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
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
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
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
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
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

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
頓舍館宇藩籬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
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
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
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遙南
拒梁兵 丁亥廬江太守聞喜裴邃克魏羊石城
庚寅又克霍丘城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
克朐山城·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
俱進趣彭城圍高塚戍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
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秋七月丙寅
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

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
人己丑魏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
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兗
州之民降者甚衆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
孤山魏邢巒遣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恒攻及統
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恒拔固城
祖朽擊念走之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
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恭與
魏邢巒戰于睢口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
於清南築城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
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蕭昞

棄淮陽遁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
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
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
方魏詔邢巒引兵度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
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
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
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
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
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
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
風遙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

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
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
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
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
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
使始興吳平為帥而佐之豈有為敵人所侮如是
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
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
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
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
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

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
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下邳人多欲
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
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
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
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
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
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
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
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
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饋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

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
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遂北至馬頭攻拔
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
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爲詐計耳
乃命脩鍾離城敕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冬十月英
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
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
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
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
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
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

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
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
進軍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
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
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
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
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
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
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
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
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

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更
爲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強遣乃召巒還更
命鎮東將軍蕭寶夤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
惡巒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
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爲奴婢巒以漢中所得
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
前小事案之魏主以爲然遂不問　丁酉梁兵圍
義陽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十
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
十萬救鍾離上敕景宗頓道人洲俟衆軍齊集俱
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

其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
頓上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
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
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
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
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
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
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
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
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

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寛假魏主復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値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戸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

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

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七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

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鬭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脱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

敞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
敞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
與羣帥爭先告捷敞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
景宗敞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秋八月魏
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
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爲民
楊大眼徙營州爲兵以中護軍李崇爲征南將軍
揚州刺史
七年秋九月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
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
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

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　冬十月魏懸
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
軍求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荆州刺史安成王
秀爲都督仙琕籤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
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
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
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
爲司州刺史　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
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
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
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

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
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
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
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
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
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
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
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宿
預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
以南至于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爲魏堅守
蠻帥田益宗帥羣蠻以附魏魏以爲東豫州刺史

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
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
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
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
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
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寧朔將軍
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
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
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
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其下間之於
執政賞遂不行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

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王遣中書舍人鯛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王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楊州爲移以易紹及司馬悅首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

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爲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王不從

魏代柔然

晉武帝太元十六年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爲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

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産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衆降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崘斛律等宗

黨數百人縕紇提將犇劉衛辰珪追及之縕紇提
亦降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
十九年冬十月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帥衆
西走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
社崙收其餘衆數百犇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
社崙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犇
魏社崙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
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
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
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

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
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
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辛卯和突
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
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爲所敗倍
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鷄
大破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
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
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爲軍軍有將百
人爲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
石擊其首而殺之　十二月柔然可汗社崙聞

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澤魏常
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三年夏四月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那謀殺
社崙不克犇魏
義熙二年夏四月柔然社崙侵魏邊
五年十二月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夏五月
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
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遁走道死
其子度拔尚幼部衆立社崙弟斛律號藹苦蓋可
汗嗣引兵還參合陂

十年　初社崙之從高車也高車人叱洛侯爲之
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眞與社
崙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
眞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爲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
渾之子也領別部鎭西境素得衆心步鹿眞歸而
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
逆擊破之執步鹿眞及社拔殺之自立爲可汗號
牟汗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
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爲昭儀斛律
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
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

還斛律圖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我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八月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爲柔然所

殺

文帝元嘉元年秋八月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爲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

二年冬十月癸卯魏主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四年夏五月魏主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　秋七月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

五年秋八月魏主如廣甯觀溫泉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甯還追之

不及

六年夏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辯論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脩刑

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眾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　五月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眾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　六月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

緣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
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
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
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産車廬彌漫山澤亡慮
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
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
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班賜
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至
不知所爲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
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
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

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
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八月魏
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巳尼陂人畜甚衆去魏
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
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冬十月魏
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
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
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鎭撫
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爲之價賤魏主
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八年夏六月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

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
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主如漠南十一
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
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
二月丁丑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
汗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
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主
以其妹爲左昭儀提曜之子也
十三年冬十一月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
十五年夏五月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

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
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
分中道爲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
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
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十六年魏王伐河西六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
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
然
十九年冬十月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
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

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王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為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

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二十一年春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

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耻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漢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因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　九

月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

二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二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二十五年秋八月西域般悅門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十二月魏太子朝于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

道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爲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九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武帝大明二年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于車崙山　十一月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頹等帥數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八年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予成立號曰受羅部眞可汗改元永康部眞帥衆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明帝泰始六年夏六月柔然部眞可汗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鑾輿親行必望麾崩敗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袞之孫也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王賜等督諸軍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爲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

可勝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壬申還至平城　冬十月柔然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爲然乃詔之曰朕應救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脩警候以待大舉

七年冬十月詔太尉源賀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

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爲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鎭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從

泰豫元年春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眞將三萬騎寇魏敦煌鎭將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

倉梧王元徽元年十二月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鎭二部敕勒應之

二年夏五月柔然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二彊寇之閒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爲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爲敦煌之置爲日已久雖逼彊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爲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闚閙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爲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齊高帝建元元年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

三年秋七月柔然別帥他稽帥衆降魏　九月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爲足下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武帝永明三年冬十二月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是歲柔然部眞可汗卒子豆崘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太平

四年春正月壬午柔然寇魏邊　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冬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五年秋七月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垔石洛候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

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
陸叡爲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
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落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
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
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曰候
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
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
伏名敦追擊之屢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
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
以城附魏
七年冬十二月柔然别帥叱呂勤帥衆降魏

八年冬十二月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
請爲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
匹
十年秋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
大將軍陸叡皆爲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爲
三道以擊柔然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
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　初柔然伏
名敦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
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爲得天助乃
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
太安

和帝中興元年秋七月乙巳柔然犯魏邊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
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略隨
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
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
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
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
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
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
相望大今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
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

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五年冬十月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
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
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
崘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蹔聽通使今蠕蠕衰微
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
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藩禮款誠昭著
者當不爾孤也
七年　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置之高平
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
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

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
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今新附之戶甚衆若舊者
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輩衣毛
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
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患非良策也
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
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　柔然佗汗可汗
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弗受報之如
前初高車侯倍窮奇爲嚈噠所殺執其子彌俄突
而去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
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
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嚈噠奉彌俄
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
俄突與佗汗可汗戰于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
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
魏時孟威爲龍驤將軍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
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俄突聞
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
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
之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
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十五年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

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
之漆其頭爲飲器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
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彊
十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近尉比建
等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十七年春二月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
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
倫上表以爲太祖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
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
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世宗述遵遺志虜使之來
受而弗荅以爲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
憚而爲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
我彊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爲昆弟恐非祖宗
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爲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
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
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而遽虧
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普通元年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
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
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
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
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

爲聖女納爲可賀敦地萬旣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爲讒也旣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縊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爲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

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以啓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爲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祿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鋭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

二年春正月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右丞張

普惠上書以爲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其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

議文書所過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之南歸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奔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人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夏四月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啓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鈔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

相滅自二虜交鬬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渙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返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

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各令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三年冬十二月柔然阿那瓌求粟為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然果至奮擊

大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為蠕蠕久來彊大昔在代京常為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

詐疏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

六年春三月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儁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大通元年夏四月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二年夏四月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于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大同元年冬十二月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

丞相歡以常山王妹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爲寇

三年秋九月柔然爲魏侵東魏三堆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

四年　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黄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爲秘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爲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爲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二月甲辰以乙弗后爲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爲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三月柔然送悼后於魏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

六年魏文后既爲尼居別宮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爲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興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爲一女子耶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顔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羆議之羆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殂

十一年夏六月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爲世子澄求婚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決婁妃曰國家大計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儼聘之號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謁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娉仍戒曰待見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

之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帥衆犇齊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爲主

二年春二月齊主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爲可汗登注復爲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立庫提　三月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可汗突厥乙息記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　冬十一月己未突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犇齊

三年春三月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　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爲殿宿黄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　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五月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柱國李弼追擊破之　六月柔然帥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帥輕騎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于沃野獲其酋長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陽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犇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肇忠用事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夏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增脩舊冢號終寧陵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謚曰敬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弈

和帝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

衰

梁武帝天監元年冬十二月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彝坐沈廢累年

二年冬十一月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

三年魏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北海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直閤將軍劉冑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帝既黜六輔誅咸陽王禧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冑季賢掃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

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詳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將鳴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

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
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
或成爲患滋大是後黄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
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
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
雞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
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
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
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
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
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

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
五年　魏主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門之法不
親政事
六年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
殂人皆歸咎高氏宫禁事祕莫能詳也
七年春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師王顯失於
療治時人皆以爲承高肇之意也　秋七月甲午
魏立高貴嬪爲皇后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
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
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書元匡與肇
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

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
事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表肇指鹿爲馬御史
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毁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詔恕
死降爲光禄大夫　初魏主爲京兆王愉納于后
之妹爲妃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
氏入宫捶之愉驕奢貪縱所爲多不法帝召愉入
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
而勢位不及二弟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
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癸亥殺長史羊靈引
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弑逆遂
爲壇於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

氏爲皇后灋曹參軍崔伯驎不從愉殺之在北州
鎮皆疑魏朝有變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
之州鎮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爲都督北討諸
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　魏高后
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魏主不聽高肇由是
怨之數譖勰於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
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肇
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彭城郎中令魏偃前
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暉
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
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爲證帝乃信

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高肇

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騎突走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弗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娠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

事參軍高顯曰此皆脅從前既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平從之皆得免死顯祐之孫也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加李平散騎常侍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見者嗤之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

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十四年春正月魏世宗殂太子詡即位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數爲肇所譖懼不自全乃終日酣飲所爲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領軍將軍于忠與門下議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世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爲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下

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冤直閣以刀鐶撞其掖下送右衛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魏王稱名爲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朝夕哭泣至于羸悴歸至瀍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畢引入西廡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

專朝政權傾一時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爲尚書志氣驕蕩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列辭尚書望封侯儀同詔以祚爲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

帥合部曲欲圖于忠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昞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乞賜裁處忠矯詔曰凶謀既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八月乙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儁皆賜死儁祚之昏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冤憤莫不切齒　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爲尚書令特進加儀同三司　自郭祚等死

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旣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問曰忠在端右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乃出忠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爲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

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輿侍衛省闥乃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爲忠廢忝官戶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

十五年春二月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輔黜辱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旣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夏四月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復封忠爲靈壽縣公

十七年春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邢巒寇巴西

梁武帝天監四年　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鎭壽陽爲南譙太守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爲驍騎將軍從王肅鎭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道遷棄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鎭南鄭以道遷爲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爲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等謀降魏先是魏仇池鎭將楊靈珍叛魏來奔朝廷以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并使者首送於魏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

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
王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獨
引兵救道遷擊夫寶殺之魏以道遷爲平南將軍
豫州刺史豐縣侯又以尚書邢巒爲鎮西將軍都
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
且求公爵魏主不許　春二月魏邢巒至漢中擊
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巒遣
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爲梁秦二州刺史巴
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郡民嚴玄思聚衆自稱
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
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巒屢

遣軍擊破之　夏四月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
萬戍深坑魯方達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
魏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
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
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初益州刺史當
陽侯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爲右衛將軍以西
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夏侯道遷之叛也
尹天寶馳使報元起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
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
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
事怱怱救之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

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
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
少郎子何用馬爲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麾下圍
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
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
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
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
起征西將軍謚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
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
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
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

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
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
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
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秋八月庚戌秦
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
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
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冬十一月魏
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
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户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
取蜀以爲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絶惟資水
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

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
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未洽治
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
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
險據彼境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
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
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
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駑怯弓矢寡
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
頻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
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

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
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
無事乞歸侍養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
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爲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
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
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
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
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
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
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
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

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
心所以勉彊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
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
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
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
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
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
州迢遞恒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
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
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
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

州綱無由厠迹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
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
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
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
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門
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軍司
泰山羊祉爲益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
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邢巒在梁州接豪
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
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
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

其首以城來降
五年春正月楊集義圍魏關城邢巒使建武將軍傅豎眼討之集義逆戰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又改為東益州　楊集起兄弟相率降魏

梁魏爭淮堰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為眾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

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眾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十三年冬十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十四年春三月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鎮荊山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秋九月左遊擊將軍

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楊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癸亥魏遣假鎮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鎮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冬十二月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十五年春正月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如

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魏師遂還　三月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鎮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　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

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壟其水清澈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

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　秋八月庚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上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元乂幽后

梁武帝天監九年春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大赦詡母胡充華臨涇人父國珍襲武始伯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

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年漸長深加慎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爲乳保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

十一年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

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爲太子少傅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即皇帝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　二月庚辰尊皇后爲皇太后己亥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城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秋八月丙子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衛尉劉騰爲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又以太后父國珍爲光祿大夫　魏江陽王繼之子乂娶胡太后

妹以乂爲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爲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政事皆出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十五年秋九月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

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
含生仰悅矣
十七年秋七月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
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右
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
河間王琛簡之子也爲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
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
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爲
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爲之言於太后得兼
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
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爲衛將軍加儀同三

司
普通元年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
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
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乂在門
下兼揔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
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
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
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懌薦爲通
直郎浮薄無行乂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
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
釋維當反坐乂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眞反者

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乂恐懌終爲己害
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懌貨
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
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乂
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
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
乂曰乂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
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
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
貞公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乂騰持公卿
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爲太后詔自

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
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
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
虎得噬我之謂矣乂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
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
帝謂乂爲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乂爲外禦騰爲
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
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爲
之勢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魏相州刺史
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與弟給事黃門侍郎略
司徒祭酒纂皆爲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

鄴上表欲誅元乂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殺其左右執熙纂幷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乂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幷其子弟熙好文學有風義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勗名節聞者

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

二年魏元乂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衛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乂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衛將軍侯剛女剛子乂之妹夫也乂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為力士舞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為乂所執鎖於門下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乂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

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乂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司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久之乂使行臺盧同就殺之以劉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酤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

四年春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息重服

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

六年初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自寬時出遊於外留連不返其所親諫乂不納太后察知之至秋太后對帝謂羣臣曰今隔絶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脩道於嵩山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帝及羣臣叩頭泣涕殷勤苦請太后聲色愈厲帝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黜乂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來顯陽之言皆以告乂又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日有數四乂殊不以

爲疑乃勸帝從太后所欲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元法僧爲徐州法僧反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居乂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日晏帝與太后至雍內室從者皆不得入遂相與定圖乂之計於是太后謂乂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甚懼免冠求解領軍乃以乂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　魏元乂雖解兵權猶總任內外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胡太后意猶豫未決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紹亮之子也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張景嵩說之云乂欲害嬪嬪泣訴於帝曰乂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帝信之因乂出宿解乂侍中明旦乂將入宮門者不納夏四月辛卯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乂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元乂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乂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洿宮斬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子熙麒麟之孫也乂之解領軍也太后以乂黨與尚彊未可猝制乃

以侯剛代乂爲領軍以安其意尋出剛爲冀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未至州黜爲征虜將軍卒於家太后欲殺賈粲以乂黨多恐驚動內外乃出粲爲濟州刺史尋追殺之籍沒其家唯乂以妹夫未忍行誅先是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乂意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乂妻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乂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太后嘿然順澄之子也它日太后從容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韓子熙曰事關生殺豈繫鐵券且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太后

憮然未幾有告乂及弟爪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
州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欲爲內應得其手書
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
太后乃從之賜乂及弟爪死於家猶贈乂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江陽王繼廢於家病卒前
幽州刺史盧同坐乂黨除名太后頗事粧飾數出
遊幸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
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脩飾過
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慙而還宮召順責之曰千
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
笑而恥臣之一言乎順與穆紹同直順因醉入其

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中與
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
謝事還家詔諭乂之乃起

六鎮之叛

梁武帝普通四年夏四月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
擊柔然阿那瓌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
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
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
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
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
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

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
奏聞事寢不報　初元乂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
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時出休於千秋門
外施木欄楯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
遥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
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
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
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違者乃
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
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武衛將軍于景忠之

弟也謀廢乂乂黜爲懷荒鎮將及柔然入寇鎮民
請糧景不肯給鎮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
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真王
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
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
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
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五年春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
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
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
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

援不至揚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
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
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
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
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
王計矣彧許為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
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
為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
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
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令僕尚書侍
中黃門於顯陽殿問之曰今寇連恒朔逼近金陵

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
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
上表求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
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
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
遣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
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
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
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
堪軍旅願更擇賢材帝不許脩義天賜之子也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

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
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
矣　夏四月壬申加崇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北
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
皆受崇節度深嘉之子也　六月魏自破六韓拔
陵之反二夏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
殘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
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大提自稱秦王
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柏
兄弟數為寇盜刺史博陵崔遊誘之使降引為主

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羣氐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
由是所部莫不猜懼遊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
去未果城民張長命韓祖香孫掩等攻遊殺之以
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克之殺鎮將
赫連略行臺高元榮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
置百官改元天建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
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莫折
念生　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
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
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
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

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
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沖用事涼州土人悉
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
與之爲伍本鎭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
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鎭者
即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鎭人不
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
獨爲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
滯凡才乃出爲鎭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諸方
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
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

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尚
書令臣崇求改鎭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
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
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
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遂巡復路相與
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
北將恐諸鎭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
不省詔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乂卒
得不坐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
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
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

國將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
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
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既而漸分
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子建
蘭根之族兄也　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
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
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
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
飈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
制之策但天下乂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
不相顧將無灋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

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彊
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勅大將堅壁勿
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
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
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
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
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
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
丙申下詔諸州鎭軍貫非有罪配隷者皆免爲民
改鎭爲州以懷朔鎭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
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鎭時六鎭已

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
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寒人爲傳
詔以慰悅之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
盤頭郡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
之　九月魏西道行臺元脩義得風疾不能治軍
壬申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爲西道行臺
大都督帥諸將討莫折念生　冬十月胡琛遣其
將宿勤明達寇豳夏北華三州壬午魏遣都督北
海王顥帥諸將討之顥詳之子也　魏廣陽王深
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
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

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
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
留一人鎮之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
刺史　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
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度拔尋與鐵勒戰死　莫
折天生進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執都督元
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殺之念生又使卜
胡等寇涇州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巒安都
之孫也　高平人攻殺卜胡共迎胡琛　十二月
壬辰魏以京兆王繼爲太師大將軍都督西道諸
軍以討莫折念生　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稍

稍降附遂復六郡十二戍斬賊帥韓祖香魏以子
建兼尚書爲行臺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諸州
皆受節度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民趙天安復
執刺史以應之
六年春正月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
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
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嵬延伯素驍
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乃
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
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
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

延伯一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
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
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
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
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
寶寅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
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
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
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
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
辭曰此縣介於强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

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翦以爲賊役
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　二月壬辰莫折念生遣
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　夏
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
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甕生討之不克蕭寶
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
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
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
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
內爲鎖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
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

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
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覆背
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
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
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寶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
恥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
里結營壬辰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
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
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
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
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

求益兵者往往不與　夏六月破六韓拔陵圍魏
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
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爲
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
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獨存久之道路阻絕援軍不
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
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參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
今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
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
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
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

深欲引兵至折敦嶺迎之謹曰破六韓拔陵兵勢
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
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
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
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柔然
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斬其將孔雀等拔陵
避柔然南徙渡河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
於廣陵王深深帥衆赴之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
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
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
楊昱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

復爲乞活矣　秋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
反於上谷改元眞王攻没郡縣高歡蔡儁尉景及
段榮安定彭樂皆從之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
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爲行
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景爽之孫也自盧龍塞
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　初敕勒酋
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爲軍主行兵用匈奴
灋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及破六韓拔
陵反金擁衆歸之拔陵署金爲王既而知拔陵終
無所成乃詣雲州降仍稍引其衆南出黄瓜堆爲
杜洛周所破脱身歸爾朱榮榮以爲别將

七年春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應
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岍赴之行臺常景使
别將崔仲哲屯軍都關以邀之仲哲戰没元譚軍
夜潰魏以别將李琚代譚爲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五原降户鮮于脩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
之左城改元魯興　夏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
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　丁未都督李
琚與洛周戰於薊城之北敗没常景帥衆拒之洛
周引還上谷　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紇眞等
將兵掠薊南秋七月丙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
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斬曹紇眞及將卒三千餘

級洛周帥衆南趣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　八月
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賊黨葛
榮復殺洪業自立　九月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
北趣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　甲申魏
行臺常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等捕
虜四百人　天水民吕伯度本莫折念生之黨也
後更據顯親以拒念生已而不勝亡歸胡琛琛以
爲大都督秦王資以士馬使擊念生伯度屢破念
生軍復據顯親乃叛琛東引魏軍念生窘迫乞降
於蕭寶寅寶寅使行臺左丞崔士和據秦州魏以
伯度爲涇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脩義停

軍隴口久不進念生復反執士和送胡琛於道殺
之久之伯度爲万俟醜奴所殺賊勢益盛寶寅不
能制胡琛與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韓拔陵浸慢
拔陵遣其臣費律至高平誘琛斬之醜奴盡并其
衆　冬十一月杜洛周圍范陽戊戌民執魏幽州
刺史王延年行臺常景送洛周開門納之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
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
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
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禄
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用志哉遂舉

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魏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兵萬餘人屯逍遙園東秦州刺史潘義淵以汧城降賊莫折念生進逼岐州城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豳州刺史畢祖暉戰沒行臺辛深棄城走北海王顥軍亦敗賊帥胡引祖據北華

州叱干麒麟據豳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擾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北地功曹毛鴻賓引賊抄掠渭北雍州錄事參軍楊侃將兵三千掩擊之鴻賓懼請討賊自效遂擒送宿勤烏過仁烏過仁者明達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侃祉之子也　魏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二月秦賊據魏潼關　三月甲子魏

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戊辰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　葛榮又圍信都魏以金紫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

常懷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秋七月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與北道都督裴衍共殺信都嬖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　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子邕行及湯陰樂安王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邕營不克子邕乘勝進圍鄴城丁未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討葛榮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請

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

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河間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内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露悅乃奏以道元爲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爲取己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

謠言鸞生十子九子㚲一子不㚲關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其將郭子恢攻殺之收殯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爲楊椿父子所譖寶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寶寅令湛從母弟開府屬天水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

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寶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荊棘必生於齋閣願賜骸骨還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寶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己用聽還武功冬十月甲寅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長史毛遐鴻賓之兄也與鴻賓帥氐羌起兵於馬祇柵以拒寶

寅寶寅遣大將軍盧祖遷擊之爲退所殺寶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禮未畢聞敗色變不暇整部伍狼狽而歸以姜儉爲尚書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達爲寶寅使在洛陽有司欲收之惠達逃歸長安寶寅以惠達爲光祿勳丹楊王蕭贊聞寶寅反懼而出走趣白鹿山至河橋爲人所獲魏主知其不預謀釋而慰之行臺郎封偉伯等與關中豪桀謀舉兵誅寶寅事泄而死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脩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 十一月葛榮圍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己丑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就戮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戊申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農

李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葛榮盡銳攻之卒不能克

二年春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脩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遺津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脩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己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 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

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反西通河濟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内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

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爲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 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 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執刺史薛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夏六月葛榮軍之食盡遣其僕射任褒將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萬餘户反於青州之北海

自稱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帥衆討之辛亥魏主詔曰朕當親御六戎掃靜燕代以大將軍爾朱榮爲左軍上黨王天穆爲前軍司徒楊椿爲右軍司空穆紹爲後軍葛榮退屯相州之北 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 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游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

爲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

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辛巳以爾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徽爲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閶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十二月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

鎭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中大通元年三月壬戌魏詔上黨王天穆討邢杲

夏四月辛丑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斬之

秋九月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内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鎭范陽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二年春正月万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柰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

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

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
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自武功
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
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
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
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
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
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
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
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
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

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
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
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
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
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
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為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
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
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
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
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

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代郡侯莫陳崇
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
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
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甲戌魏以關中
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閶闔門外都
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丹楊王蕭贊表請寶寅
之命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素與寶
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主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
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
唯聞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旋並居得言之
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為

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邪賊臣不翦將欲安施帝
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夏六月
万俟醜奴既敗自涇幽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
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
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
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
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
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
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
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為撫軍將軍
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

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道洛驍果絶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爲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小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昏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

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爲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爲自安之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奔　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元顥取魏銍城而據之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爲先行臺尚書薛琡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爲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滎城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

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崿岅乙丑内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

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王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

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内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内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

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户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為冀州刺史兄子侃為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内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衆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

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爲福於卿爲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

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宗祏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兗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陽平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

射爾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閒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爲并肆等九

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己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幷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爲

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殄矣
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啓乃表於上曰今
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
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
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
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
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
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
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爲
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鎭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
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
君遂取富貴不爲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
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
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
甚衆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
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
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
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
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
之邪爲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
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
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若

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
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檝
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
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
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
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
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
及矣榮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
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
㯹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戊
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
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
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
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
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
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
閒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
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
掃灑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
帝慰勞之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爲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
立義者加五級河北執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

二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臨潁從騎分散臨潁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奔　乙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慴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謐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儁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秀容酋長爾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眾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六年　初鄭羲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為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脩坐徙枹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為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乂乂敗太后以紇為懌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

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有内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内外號爲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黄門侍郎仍領舍人揔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事略無休息不以爲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小數見人矯爲恭謹遠近輻湊附之給事黄門侍郎袁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爲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别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

兵入洛内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没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

勢可分遂勒兵召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
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
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
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
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帝癸丑
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為帝大赦既而下詔稱
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
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
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
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
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

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
翦除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
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
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
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虛行
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
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
盜鍾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
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
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
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

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為直閤太后遣詣晉陽慰諭
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
世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
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
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
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
疑之乃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
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
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
后所為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

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
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黃
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帥衆拒之別將鄭季明
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
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
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
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
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為無
上王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
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

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
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廐御馬十匹
東奔兖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
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
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遣騎
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
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
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
之威群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
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
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内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

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
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
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淆亂四海故明公興
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
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
淘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
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
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
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
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
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儁爽涉學時人

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
騎圍之令曰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
出應募遂使為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
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
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
人郭羅剎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
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
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
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
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
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

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
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
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
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
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
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
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
樂王有天命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
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
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疏言
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

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横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已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韶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帝亦不能違都官尚書元諶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諶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

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义羅爵梁郡主　五月丁巳朔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輕脫喜馳射每入朝見更無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性甚嚴暴喜慍無恒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

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為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為之　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歸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頻破州軍魏王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為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脩義同拘於晉陽敖曹名昂以字行　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錄

尚書事　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　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並進爵為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榮嘗關補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

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啓北人為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遂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為若本自為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內迫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

為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今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

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其下甚
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
無事唯宜脩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
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
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
奴走擒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內何
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戒
勒士馬校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
陽歷三荊悉擁生蠻北塡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
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
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
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
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寔之
子帝之姊壻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為己害日毀
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
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
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娩乳徽等勸帝因
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
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
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
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
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

以榮必來色甚不悅子才名邵以字行縉之族弟
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
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
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
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
爾朱世隆疑帝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云
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
榮自恃其彊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
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
從是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
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
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
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
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
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
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
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
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
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
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眞可作禪文何
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
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

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間帝即下明光殿與
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
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寬榮嘗指之曰我終
當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爲己患脫
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
耳帝夢手把刀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徽
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
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
林園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
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
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
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
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
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不必死
吾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帝謂殺榮
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
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爲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
實謂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
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爲然徽曰榮腰間嘗有刀或
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
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
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

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
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
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爲無能爲曰
何怱怱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
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懷孕始九
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産者多矣彼必不疑
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
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
脫榮帽懽舞盤旋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
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
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
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
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
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
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即
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
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
覩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爲伏兵所殺帝得榮手
板上有數牒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
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
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闔門下詔大
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

中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還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

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灋尚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灋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為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鬭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帥衆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

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爲善帝許之乙卯甯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絶溺死者甚衆甯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甯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諡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鎭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

東州州刺史元顯恭爲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　魏東徐州刺史廣長斛斯椿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汝南王悅　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爲大將軍進爵爲王世隆爲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爲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爲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爲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

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奔東夏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顔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啓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摠統內外徽意謂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

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徽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彧爲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爲王長廣王亦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

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鬭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掎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

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藺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死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宮鷙復約止衛兵不使

鬭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汙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寔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

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為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棰之至死爾朱世隆至洛陽兆自以為己功責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

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
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彥伯等留鎭洛陽
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高
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
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
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
軍不利欲爲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爲南
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道穆託疾去世隆殺
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衆議更一二
日御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
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等

徵兵於大寧太守代人房謨謨不應前後斬其三
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刺史是蘭
安定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安定給謨
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
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
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
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爲其
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
滏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
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
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

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
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
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
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
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
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
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
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
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
宴飮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
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

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鎭反殘不可盡殺
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
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
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
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
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
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鎭兵可集汾
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
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
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
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
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
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
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
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
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
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
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
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
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
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

馬度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
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
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間大家何
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
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
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
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
凶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
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
陽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
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　斛斯

椿復棄汝南王悅奔魏
三年春正月魏右僕射鄭先護聞洛陽不守士衆
逃散遂來奔丙申以先護爲征北大將軍魏自敬
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鎭洛陽商旅流
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疎遠又無
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
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黃門侍郎以元义擅
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
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
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
中薛孝通説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有

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必天人允
叶天光與世隆等謀之疑其實瘖使爾朱彥伯潛
往敦諭且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
通聰之子也二月己巳長廣王至邙山南世隆等
爲之作禪文使泰山太守遼西竇瑗執鞭獨入啓
長廣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遂
署禪文廣陵王奉表三讓然後即位大赦改元普
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爲赦文敍敬宗枉殺太原王
榮之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爲失德直以
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
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

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蓋遞爲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旣爲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廷又爲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爲之以爲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爲火所

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鎭河內及爾朱兆南向仵龍文義帥衆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爾朱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戶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爾朱仲遠鎭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爲西兗州刺史先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 幽安營幷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算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

行臺尋言爲敬宗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鷂執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

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

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

及爾朱兆弒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輩麤疏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疏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癸酉魏封長廣王曄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淮陽王欣為太傅爾朱世隆為太保長孫稚為太尉趙郡王諶為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為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為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渤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爾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權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

及榮死無所顧憚爲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公爲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爲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勲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兖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

朱氏而憚其強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爲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爲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將軍爾朱彦伯爲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

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灋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

朱世隆畏之不適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
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
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
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
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
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
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
應之天光殺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
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
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
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

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
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皆殺之籍沒其
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
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
為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
被收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
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
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
以彥伯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
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辭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師
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譖

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
高歡起兵恃其強不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
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奔
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九月
己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為大司
馬 孫騰說高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
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
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
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高乾為侍
中司空高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

史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根為右僕
射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
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
出井陘軍于廣阿眾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
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
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
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
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
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
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

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眾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

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鬭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㥄㥄暹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懷皇帝甲子以高歡為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為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

歡烏合之眾豈能為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為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鬭不減鮮卑

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
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
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
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陳連繫牛驢以塞歸
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遥責歡以叛己
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
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
汝在戸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
有今日義絶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
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
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

騎自栗園出横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
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
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
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爾朱彥伯聞度
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
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
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
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
赴北中簡閲敗衆以次内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
説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
都長安宜先内我以爲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

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
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
遂西走至灅波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
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
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啓陳
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
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
閶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
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
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爾朱天
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

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
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
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
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説其衆必人有
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説悅
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説之悅遂與岳
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
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
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辛巳安定王至邙
山高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
且觀節閔帝之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

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黃門侍郎崔㥄共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代人綦毋儁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㥄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爲逆胡所立何得猶爲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於時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歡以汝南王悅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常乃

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脩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脩所親員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椿曰欲立爲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脩脩色變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脩入氊帳陳誠泣下霑襟脩辭以寡德歡再拜脩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脩令思政取表視之曰便不得不稱朕矣乃爲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子

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氊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朝賀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爲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爲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爲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爲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已

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使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鎭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土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内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

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為太師趙郡王諶為太保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丁卯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　壬寅魏丞相

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為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冬十一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曄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　魏主以汝南王悅屬近地尊丁亥殺之　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

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五年春正月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眾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擁爾朱榮妻子及兆餘眾詣

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

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為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為己用常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勳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啓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荊州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啓歡求為徐州

二月辛酉以乾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邕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為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為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秋

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為大司馬趙郡王諶為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為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

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

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

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憕貞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

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
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
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
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
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
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
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
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
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
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
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

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
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
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
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
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
即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
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
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
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
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
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

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
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
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
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
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
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
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
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
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
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
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

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
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
文泰爲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
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
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
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
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
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爲大
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
大都督岳死虎奔荆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
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荆州還赴之至閿

鄉爲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歡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

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鎭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　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勢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鎭原州泰軍令嚴

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己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

之自乘騾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憕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遥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

爲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豳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筭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

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眞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勢援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禦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

張獻爲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

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爲荊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厙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

討江左皆勤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
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
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爲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
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
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
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
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爲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
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
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
舍人溫子昇爲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爲天子
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

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爲亂
賀拔勝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爲聲援今觀其所爲
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爲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
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爲誰項高乾
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
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
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
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
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
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
雖啓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

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
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
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
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
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虀粉了
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
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
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
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
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
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

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
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閤內都督宇文顯和顯
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
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
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
地所謂己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
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
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
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
歡以爲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
鼎河洛爲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

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絶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

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荊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薦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薦為直閤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薦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

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搆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閒搆不

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

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
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
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帝
不報丙午歡引軍度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
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
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棄椿還給帝
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
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
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
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
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

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
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崤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
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
不能守陝弃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
及帝鞭馬長騖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
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
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
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
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
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
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

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
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
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
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
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
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
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
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
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
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
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

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
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
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
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
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
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
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
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
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
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
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

主西奔歎曰虜亦應天象邪　辛酉魏丞相歡自
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
月乙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
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
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荆州事守
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
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
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勠
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
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
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

庫狄温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為華
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
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
景等引兵向荆州荆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
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　魏
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荆
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
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
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
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
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衆赴關中侯景引

兵逼穰城東荆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衆
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
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
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
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
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荅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
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
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
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
見為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
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

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
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
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
薛端糾帥村民擊卻東魏兵復取楊氏壁丞相泰遣
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　丁卯以信武將軍元
慶和為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　高盛為司徒
高敖曹為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
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
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
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
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

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
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
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
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
州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
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
魏尹是時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
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常
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　十
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
靈州　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遇酖

而殂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　東魏高敖
曹侯景兵至荊州魏荊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
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
赦改元大統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
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
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
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
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
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
聞孝武帝之喪啟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

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
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
士衞既隆李同軌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
宜為之服東魏從之　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
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
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
平王贊為司徒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為相國假
黃鉞殊禮固辭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
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
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

史王羆合戰破之子如弘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
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
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
以任祥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　秋七
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
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
椿為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
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夜入其城擒刺
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
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

降東魏　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　冬
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
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
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
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
起兵以來竇泰常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
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
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
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
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
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
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
為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
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
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
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
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
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
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
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
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

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
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
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鬬而
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
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
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
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絶良久復上馬免冑巡
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
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
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
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
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
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弃衆
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
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
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
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
為太師　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
安　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丑泰
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
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之擒東魏
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

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趨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陜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陜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玆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

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鎭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灋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

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
遂大破之李弼弟檦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
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
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
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
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
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
應者還白歡曰眾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
城侯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
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
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

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
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
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
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
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
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
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
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
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
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
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

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
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荊賀拔勝李
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
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
欲伸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
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
眾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眾邀之斬獲甚
眾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
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
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
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

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
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
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
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
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
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
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
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
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
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府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
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

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
廣陽王湛弃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
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
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
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虬
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虬為行臺郎
中諏之為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
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
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
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
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

也丞相泰以偉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
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
峯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
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為彼衆我
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
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
坐此何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
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雄等至合
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
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

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
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為開府儀同三司
是云寶趙育為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
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
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
為太尉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
刺史段粲戰於蓼塢魏師敗績　魏荊州刺史郭
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
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
守唯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
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

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
杜靈椿等為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
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
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
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
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
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
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
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
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

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迴
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
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
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
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
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
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
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
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
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

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
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
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
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
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
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
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
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
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
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
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

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
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
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
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
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
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
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
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
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
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

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
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
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
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
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
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
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
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
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
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
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

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
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
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
思政下馬舉長矟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
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
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
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
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
祐下馬步鬭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
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
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

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
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
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
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
走所虜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
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
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
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
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
其論敘泰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
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

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
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
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
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
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
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
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
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
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
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
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

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
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
通直散騎常侍兵部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
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
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
軍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
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
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
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
叡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
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

河還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爲魏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灋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灋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

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韋灋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爲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崤澠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將復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陜州刺史宮延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

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爲并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我匄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

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

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

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閒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

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

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郛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籌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　夏四月丞相泰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改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惟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爲之請免　乙未以侯景爲司空

中大同元年秋八月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爲荆州刺史使之舉諸將可代鎮玉壁者思政舉晉州

刺史韋孝寬丞相泰從之東魏丞相歡悉舉山東之衆將伐魏癸巳自鄴會兵於晉陽九月至玉壁圍之以挑西師西師不出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為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

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竪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

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檦鎮車箱恐其寇邵郡帥騎禦之景聞檦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

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為知人十二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

二年夏四月甲戌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

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　五月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　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

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齎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啟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

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絶皆令拔軍還

高氏篡東魏 比齊

梁武帝大清元年　東魏靜帝美容儀旅力過人
能挾石師子踰宮牆射無不中好文學從容沈雅
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始獻武
王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
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帝設法會乘輦行
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顔色故其下奉
帝莫敢不恭及澄當國倨慢頗甚使中書黃門郎
崔季舒察帝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之澄與季舒
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宜用心檢校帝

嘗獵于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
從後呼曰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嗔澄嘗侍飲酒舉
大觴屬帝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勝忿曰自古無
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爲澄怒曰朕朕狗脚朕
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
勞帝帝亦謝焉賜季舒絹百匹帝不堪憂辱詠謝
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
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潁川荀濟知帝意乃與祠
部郎中元瑾長秋卿劉思逸華山王大器淮南王
宣洪濟北王徽等謀誅澄大器鷙之子也帝謬爲
敕問濟曰欲以何日開講乃許於宮中作土山開

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以告澄澄
勒兵入宮見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
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
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
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
不殺則滅亡無日我身且不暇惜況於妃嬪必欲
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
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壬辰烹濟等
於市初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上有布衣之舊
知上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
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於上上曰人

雖有才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上崇信佛
法爲塔寺奢費上大怒欲集朝衆斬之朱异密告
之濟逃奔東魏澄爲中書監欲用濟爲侍讀獻武
王曰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
請乃許之及敗侍中楊遵彦謂之曰衰暮何苦復
爾濟曰壯氣在耳因下辨曰自傷年紀摧頹功名
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
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有司以濟
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澄疑諮議溫子昇知
瑾等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既成餓於晉陽獄食
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

收葬之澄謂遊道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以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乃知卿眞是重故舊尚節義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九月辛丑澄還晉陽

三年夏四月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秋七月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

馬之書　八月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

勃海文襄王高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

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欲其往來無閒侍衛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却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去床弒之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鬬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神色不變指麾部分入討羣賊斬而臠之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

外莫不驚異洋祕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

隨甲午入諂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戊辰東魏進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　三月庚申東魏進丞相洋爵爲齊王　東魏齊王洋之爲開府也勃海高德政爲管記由是親昵言無不盡金紫光祿大夫丹楊徐之才北平太守廣宗宋景業皆善圖讖以爲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勸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鑄像卜之而成乃使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問肆州刺史斛律金金來見洋固言不可以宋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洋與諸貴議於太妃前太妃曰吾兒懦直必無此心高德政樂禍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使高德政如鄴察公卿之意未還洋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恐彼挾天子自稱義兵而東向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與王爭天下者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高德政至鄴諷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欲還倉丞李集曰王來爲何事而今欲還洋僞使於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四遂還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日陳陰陽雜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勸不已洋使術士李密卜之遇大横曰漢文之卦也又使宋景業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洋大悅乃發晉陽高德政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洋洋令左右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是月山提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劭等議撰儀注秘書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引魏宗室諸王入北宮留於東齋甲寅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行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都城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洋至鄴召夫匠繕具集城南高隆之請曰用此何爲洋作色

曰我自有事君何關爲欲族滅邪隆之謝而退於
是作圜丘繭濮物丙辰司空潘樂侍中張亮黄門
郎趙彦深等求入啓事東魏孝靜帝在昭陽殿見
之亮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方
歸仰願陛下遠溥堯舜帝斂容曰此事推挹已久
謹當遜避又曰若爾須作制書中書郎崔劼裴讓
之曰制已作訖使侍中楊愔進之東魏主既署曰
居朕何所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乃下御坐步就
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
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
弊屣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

陛下之天下況在六宮帝步入與妃嬪已下別舉
宮皆哭趙國李嬪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
享黄髮期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閤
帝登車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順人
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猶不下出雲龍門王公
百僚拜辭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居司馬子如南
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戊午齊
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
來百官絶禄至是始復給之己未封東魏主爲中
山王待以不臣之禮追尊齊獻武王爲獻武皇帝
廟號太祖後改爲高祖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廟號

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婁氏爲皇太后乙丑降魏朝
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
　夏六月齊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庫狄
干等七人皆爲王癸未封弟浚爲永安王淹爲平
陽王澂爲彭城王演爲常山王渙爲上黨王淯爲
襄城王湛爲長廣王湝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
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
二年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
主恒爲之嘗飲食護視之冬十二月齊主飲公主
酒使人鴆中山王殺之并其三子諡王曰魏孝靜
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齊主忽掘其陵投梓宮

於漳水齊主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至是
亦取焚之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寵遇異於諸元
開府儀同三司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又志
氣不倫尤爲齊主所忌從齊主在晉陽暉業於宮
門外罵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
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豈得幾時齊主聞而殺
之及臨淮公元孝友皆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彧
之弟也齊主嘗剃元韶鬚鬢加之粉黛以自隨曰
吾以彭城爲嬪御言其懦弱如婦人也

　宇文泰西魏 後周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

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
炬之同産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
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椎案由是復與泰
有隙冬閏十二月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殂泰與羣
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贊孝武之兄子也侍中
濮陽王順於別室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
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沖幼不如立
長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順
素之曾孫也殯孝武帝於草堂佛寺諫議大夫宋
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
之罪也

大同八年魏丞相泰妻馮翊公主生子覺
大清二年夏五月魏以丞相泰爲太師
元帝承聖二年春二月魏太師泰去丞相大行臺
爲都督中外諸軍事　冬十一月魏尚書元烈
謀殺宇文泰事泄泰殺之
三年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太師泰
臨淮王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
兄子章武公導中山公護皆出鎮唯以諸壻爲心
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
俱爲武衛將軍分掌禁兵基遠之子暉弼之子翼
謹之子也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

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
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
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
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夏
四月庚戌魏太師泰酖殺廢帝
敬帝紹泰元年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
如古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爲公
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
太師大冢宰　夏四月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
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
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

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
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
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
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
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
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
覺爲世子　太師泰北巡秋八月泰北度河　冬
十月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
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
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
乙亥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

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丙子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鎭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羣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

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十二月魏封世子覺爲周公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使大宗伯趙貴持節奉冊濟北公迪致皇帝璽紱恭帝出居大司馬府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門追尊王考文公爲文王妣爲文后大赦封魏恭帝爲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獨孤信爲太保中山公護爲大司馬　二月周人殺魏恭帝　秋八月晉公護廢周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後月餘護弒略陽公事見宇文護之誅

二年秋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爲韓國公以紹魏後

三年秋八月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己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侯景之亂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　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景素輕高澄嘗謂司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皆請加微點歡從之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潁川王偉計遂擁兵自固歡謂澄曰我雖病汝面更

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對
曰然歡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
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
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
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
必無異心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
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
之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
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
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又曰邙山之戰吾
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相樂廣寧

人也
太清元年春正月丙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侯
景自念已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
歸于魏潁川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
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
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
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
各為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為景之叛由
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
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
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

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
討景　二月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若干惠為司
空侯景為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
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
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廣潁荊襄兗南兗濟東豫
洛陽北荊北揚等十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
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
平徐事燕趙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
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
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
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

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為人少
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丁
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
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
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
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
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
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
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納景壬午以景為大將
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
鄧禹故事平西諮議參軍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

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運糧食應接侯景　夏五月高澄遣武衞將軍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於潁川北柱等大敗景以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　東魏司徒韓軌等圍侯景於潁川景懼割東荆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尚書左僕射于謹曰景少習兵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以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丞相泰聞之加景大將軍兼尚書令遣太尉李弼儀同三司趙貴將兵一萬赴潁川景恐上責之遣中兵參軍柳昕奉啓於上以爲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於高氏豈見容於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臣獲其力不容即棄今以四州之地爲餌敵之資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東齊海以西悉臣控壓見有之地盡歸聖朝懸瓠項城徐州南兗事須迎納願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與臣影響不使差互上報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專況始創奇謀將建大業理須適事而行隨方

以應卿誠心有本何假詞費　六月東魏韓軌等圍潁川聞魏李弼趙貴等將至己巳引兵還鄴侯景欲因會執弼與貴奪其軍貴疑之不往貴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長史鄧鴻將兵至汝水弼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陽稱略地引軍出屯懸瓠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灋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藍田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既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灋保等冀爲己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同軌防長史裴寬謂灋保曰侯景狡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即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灋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所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遺丞相泰書曰吾恥與高澄鴈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臺郎中趙

士憲悉召前後所遣諸軍援景者景遂決意來降
魏將任約以所部千餘人降於景泰以所授景使
持節大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都督河
南諸軍事回授王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
唯受都督河南諸軍事　秋七月庚申羊鴉仁
入懸瓠甲子詔更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
州改合肥為合州以鴉仁為司豫二州刺史鎮懸
瓠西陽太守羊思達為殷州刺史鎮項城　八
月乙丑下詔大舉伐東魏遣南豫州刺史貞陽侯
淵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淵明懿
之子會理續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
朱异取急在外聞之遽入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
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
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
宜詳擇上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會
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
悅貞陽侯淵明時鎮壽陽屢請行上許之會理自
以皇孫復為都督自淵明已下殆不對接淵明與
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遂以淵明為都督　或
告東魏大將軍澄云侯景有北歸之志會景將蔡
道遵北歸言景頗知悔過景母及妻子皆在鄴澄
乃以書諭之語以闔門無恙若還許以豫州刺史

終其身還其寵妻愛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攝景使
王偉復書曰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克
復中原幸自取之何勞恩賜昔王陵附漢母在不
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
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阬戮家累在
君何關僕也戊子詔以景錄行臺尚書事　九
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
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癸卯淵明軍于寒山去彭
城十八里斷流立堰侍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
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
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
但云臨時制宜　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
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為副陳
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
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時紹宗在外
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
顧待新使人來餉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荅
其書保無異也乙酉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
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豬腸兒何能為聞高
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為所輕者及聞紹宗
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
高王定未死邪澄以廷尉卿杜弼為軍司攝行臺

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貞陽侯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旦日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醉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爲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

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謂其下曰虜盛如此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可以免罪皆曰善遂逃還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貞陽侯淵明及胡貴孫趙伯超等皆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上方晝寢宦者張僧胤白朱异啓事上駭之遽起升輿至文德殿閤异曰韓山失律上聞之恍然將墜牀僧胤扶而就坐乃歎曰吾得無復爲晉

家乎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弃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縶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奸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縱盜侵

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暫交埃塵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

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荊楊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蠆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朝謗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鷇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敝方使驍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爲羣以轉石之形爲破

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葦車之所轥轢劒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臺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臺左丞王偉等詣建康說上曰鄴中文武合謀召臣共討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爲聖朝之邾莒國之男女爲大梁之臣妾上以爲然乙亥下詔以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北主魏須度江許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貞樹之子也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過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

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
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
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
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
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
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
汝之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
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
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
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
之子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潛於上風

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侯
景與東魏慕容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
降於紹宗
二年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
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
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
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
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
景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
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奴欲何爲邪景
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

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甲辰
豫州刺史羊鴉仁以東魏軍漸逼稱運糧不繼棄
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
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鴉仁鴉仁懼啓申後期頓軍
淮上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
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
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
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
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
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
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

人先爲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
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
鎭願速開門黯曰皆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
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
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
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
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
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追兵來至河南爲魏
所殺君豈能獨守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
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
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

手大笑置酒極歡顥敬容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爲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幷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鎭合肥

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弃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志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旣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云奉爲魏主幷

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即遣歸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

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
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啓於
上曰高氏心懷鴆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歡身殞
越子澄嗣惡討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蓋天蕩
澄心以盈凶毒耳澄苟行合天心腹心無疾又何
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騎迫其背
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何惜高澄一豎以弃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
過天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當其彊也陛下
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
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

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平
去項劉氏用興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
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
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
於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己卯上
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仰憑威
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
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
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
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
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

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
爲主耳今陛下弃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
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
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
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
岐曰侯景以窮歸義弃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
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
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
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
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
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

以配將士　夏五月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
侍徐陵聘于東魏復脩前好陵摛之子也　秋
八月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
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
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配奴又啓求錦萬匹爲
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給之又以臺所
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
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譒爲長史徐思玉
爲司馬譒遂去夏稱侯託爲族子上既不用景言
與東魏和親是後景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
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

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爲始興內史亦不問景臨賀王正德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禍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欵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闇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鄱陽王範

密啓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异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异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异不復爲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罹國憲如蒙照察請戮鴉仁景又上言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寧

堪粉骨投命讎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帥甲騎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上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吳郡人石珍丹楊人驎驗迭爲少府丞以苛刻爲務百賈怨之异尤與之暱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

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璆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笞之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正表宏之子仲禮慶

遠之孫之高遂之兄子也　九月侯景聞壽陽
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為
所困不如弃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
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
宜即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
陽癸未詐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
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
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泰範之弟也先為中書舍人
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
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
多輸財者即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

無戰心故敗庚子詔遣寧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
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丁未鐵以城降因
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
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
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
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
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江
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
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
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
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玆敗矣

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
事屯丹楊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船詐稱載荻密以
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為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
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
濟上以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
尹事昕慶之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諸諜
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為驗諜如言而
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于采石有
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
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南津校尉江子一帥
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

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子一子
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
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內外軍悉以付汝太子乃
停中書省指揮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
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寧國
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脩宮城為
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己酉景至慈湖建康
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尚方
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
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
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

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太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侯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邪思玉出景啓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勞景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

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甲兵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

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衆開桁始除一舶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弃軍走南塘游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歔欷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西豐公大春弃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弃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

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啓於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既帀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竅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閤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

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
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
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
内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
及所聚圖書皆盡景又燒乘黃廐士林館太府寺
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
尖項木驢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
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
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
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絶
内外又啓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

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
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侃曰不可今出
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鋭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
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
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太半侃子鷟爲景所
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
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
汝爲死矣猶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
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
陽先遣書紿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
家使我歸鎮駱等大懼弃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

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
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即帝位於儀賢堂下詔
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危河南
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
正平立其世子見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妻以
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軍費於是景營於闕前分
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
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閤許伯衆潛引景
衆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
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遥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
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

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
鼓譟流涕衆心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
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
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
當碎身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癸亥子一
啓太子與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
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
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來攻
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
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
赴賊子四中矟洞胷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

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動地民不敢竄匿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

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貲産悉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

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景又奉啓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憩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届此建康江海未

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報今輒齎啓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賜裁放己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

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
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
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
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
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
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
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
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脱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
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撫
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
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
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
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儀同三
司盧暉略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
桁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度
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
溺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淦公
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
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
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
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黄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
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

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于蔣山景見
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
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
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玄武湖
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
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
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
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
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
墮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
莊丘慧主帥霍俊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
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
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
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
義而釋之臨賀王正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
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
舉各將兵入援軍于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
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
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
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
景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
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

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尚書羊侃卒城中益懼侯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蟇車運土塡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纔滅

新樓即立賊以爲神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却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見飛橋迥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弃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頠

監州事粲放之子也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

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

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鏁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留其子綏寧侯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迡等三上牋請留荅教不許鄱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城不克而退範益其衆使復攻之　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

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矟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臶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衰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庚申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寫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

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
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
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
爲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
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
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
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
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
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
弟也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
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

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
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
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
官軍者聞之亦止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
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
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
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
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
食以飯軍士無肴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
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
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

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
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
吾軍乏食若僞且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
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
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
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
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
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
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
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
州之地幷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

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
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
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
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
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
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
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
瑳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
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既
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
又云恐南軍見躡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

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
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
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
萬至于馬卬州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啓云請敕北
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
下城移軍江潭苑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
為司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
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悊皆為儀同三
司夏侯譒為豫州刺史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
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上以偉為
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

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壽
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
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曰永安
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
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上遣吏
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
盱眙太守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
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
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
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
主書左濬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

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
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
超曰譙州為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刃眄確曰
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上常蔬食
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鷄子綸因使者
暫通上鷄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欷哽咽湘東
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
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託云俟
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
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
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

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
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
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慥懿之孫也 侯
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
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
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
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
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弃去
景遂上啓陳上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
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
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瀍也以

鐵爲貨使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
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讎邵陵
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
使四民飢餓笮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
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
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
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
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姪位
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
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
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

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慙且怒三月
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
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
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
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
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
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
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
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
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
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

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
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
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旣而鴉仁等曉猶未
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
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
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
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
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效浚發憤責之
景不對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弃詛盟固天
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
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

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
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
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
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
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
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
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
偉拜呈景啓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朝驚動聖躬
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
東宮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

三公榻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為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已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

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亦聚而焚之庚子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

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　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祗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逷

有精甲五千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等恐不能勝而資産被掠皆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壘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

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祕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辛巳發高祖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

出屯朝堂分兵守衛　壬午詔北人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填委溝壑不可勝紀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太守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逷據縣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興太守張嵊

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嶸稷之子也東揚州刺史臨
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吳郡
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六月丁亥立宣城王大
器爲皇太子　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
爲江陵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
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　宋子仙
圍戴僧逷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
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臨賀王
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
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
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摠江北諸軍事鎮新秦封

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景愛永安侯確之勇
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
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
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
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侯景以趙威方爲豫章
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
州獄威方逃還建康　陸緝等競爲暴掠吳人不
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壬戌緝棄城奔海鹽
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
王大春爲刺史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
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

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
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進不失勤王
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
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爲書諭範範方謀
討侯景藉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
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爲質于
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
將千餘人守安樂柵上遊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
稗菱藕以自給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爲出師範
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樅陽景出屯姑孰範
將裴之悌以衆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　秋八

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侯景以宋子仙爲司徒郭元建爲尚書左僕射
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
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
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
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
心以湓城處之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
旅或勸嵊効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
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
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
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

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
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
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
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冬十月宋子仙自吳
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
陽孫國恩以城降之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
于脩陵廟號高祖　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圮
異於曩來哭於端門侯景怒錄送莊嚴寺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遏降之　宋子仙
乘勝度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
鄱陽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綸進擊蕃破

之　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
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
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
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
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
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大
連於信安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帝聞之引
帷自蔽掩袂而泣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
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
爲質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
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發兵
討侯景事見蕭勃據嶺南　廣陵人來嶷說前廣陵太守
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
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
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
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得百餘人癸酉
襲廣陵斬南兗州刺史董紹先據城馳檄遠近推
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乙亥景遣郭元建帥衆
奄至皓嬰城固守　二月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
衆二萬攻諸藩　侯景遣侯子鑒帥舟師八千自
帥徒兵一萬攻廣陵三日克之執祖皓縛而射之

箭徧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之於地
馳馬射而殺之以子鑒爲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景
還建康　宣城內史楊白華進據安吳侯景遣于
子悅等帥衆攻之不克　侯景納上女溧陽公主
甚愛之三月甲申景請上禊宴於樂遊苑帳飲三
日上還宮景與公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
武列坐侍宴　鄱陽世子嗣與任約戰於三章約
敗走嗣因徙鎮三章謂之安樂柵　夏四月丙
午侯景請上幸西州上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
浴鐵數千翼衛左右上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
舞景亦請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

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爲其將帥者悉稱行臺來降附者悉稱開府其親寄隆重者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者曰庫直都督　侯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置於百福殿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繹以爲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太寶之號猶稱大清四年丙午繹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鄱陽王範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其世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多輒改易尋陽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擊莊鐵嗣與鐵素善請發兵救之範遣侯瑱帥精甲五千助鐵由是二鎮互相猜忌無復討賊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帥衆二千築壘稽亭以備範市糴不通範數萬之

衆無所得食多餓死範憤恚疽發於背五月乙卯卒其衆秘不發喪奉範弟安南侯恬爲主有衆數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爲東道大行臺鎮錢塘丁巳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　六月侯景以羊鴉仁爲五兵尚書庚子鴉仁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盜疑其懷金邀殺之　湘東王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　初東魏遣儀同武威牒雲洛等迎鄱陽世子嗣使鎮皖城嗣未及行任約軍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戰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遣司馬韋質出戰而敗帳下猶有戰士千餘人咸勸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約先是大心使前太子洗馬韋臧鎮建昌有甲士五千聞尋陽不守欲帥衆奔江陵未發爲麾下所殺臧粲之子也于慶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慶送瑱於建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徇蠡南諸郡以瑱爲湘州刺史初巴山人黃法氍有勇力侯景之亂合徒衆保鄉里太守賀詡下江州命法氍監郡事法氍屯新淦于慶自豫章分兵襲新淦法氍敗之陳霸先使周文育進軍擊慶法氍引兵會之　邵陵王綸聞任約將至使司馬蔣思安將精兵五千襲之約衆潰思安不設備約收兵襲

之思安敗走　秋九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初
寧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數萬人討侯景湘東
王繹以為秦州刺史使將兵東下與約遇於武昌
繹以廬陵王應為江州刺史以文盛為長史行府
州事督諸將拒之應續之子也邵陵王綸引齊兵
未至移營馬柵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儀同
叱羅通等將鐵騎二百襲之綸不為備策馬亡走
時湘東王繹亦與齊連和故齊人觀望不助綸定
州刺史田祖龍迎綸綸以祖龍為繹所厚懼為所
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綸
之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遂據西陽武昌　裴之
高帥子弟部曲千餘人至夏首湘東王繹召之以
為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為武州刺
史鎮武陵　初邵陵王綸以衡陽王獻為齊州刺
史鎮齊昌任約擊擒之送建康殺之獻暢之孫也
乙亥進侯景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加殊禮
冬十月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
合諸軍事以詔文呈上上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
號乎　十一月丁卯徐文盛軍貝磯任約帥水
軍逆戰文盛大破之斬叱羅子通趙威方仍進軍
大舉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將兵二萬助約以約守
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南康王會理以建康

空虛與太子左衛將軍柳敬禮西鄉侯勸東鄉侯
勔謀起兵誅王偉安樂侯乂理出奔長蘆集衆得
千餘人建安侯賁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謀以告偉
偉收會理敬禮勸勔及會理弟祁陽侯通理俱殺
之乂理為左右所殺錢塘褚冕以會理故舊捶掠
千計終無異言會理隔壁謂之曰褚郎卿豈不為
我致此卿雖忍死明我我心實欲殺賊冕竟不服
景乃宥之勸昺之子賁正德之弟子子邕愔之孫
世帝自即位以來景防衛甚嚴外人莫得進見唯
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弱得
出入卧內帝與之講論而已及會理死克不害懼
禍稍自疎諮獨不離帝朝請無絕景惡之使其仇
人刁戍刺殺諮於廣莫門外帝之即位也景與帝
登重雲殿禮佛為誓云自今君臣兩無猜貳臣固
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會理謀泄景疑帝
知之故殺諸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殷不害曰
龐涓當死此下景自帥衆討楊白華于宣城白華
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為左民尚書誅其
兄子彬以報來亮之怨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
侯賁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為隨王仍賜姓侯
氏　侯景還建康
二年春正月新吳余孝頃舉兵拒侯景景遣于慶

攻之不克　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　張彪遣其將趙稜圍錢塘孫鳳圍富春侯景遣儀同三司田遷趙伯超救之稜與鳳敗走稜伯超之兄子也　侯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景置三公官動以十數儀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爲佐命元功偉超世爲謀主于子悅彭儁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丁和等爲爪牙梁人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

監周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自餘王克元羅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從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侯景殺之　三月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　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祖龍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庫狄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　夏四月郢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牀騎背爲

馬恃徐文盛在近不復設備日以蒱酒爲樂侯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泉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賊何因得至當是王珣軍人還耳既而走告者稍衆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辮其鬚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于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鬚間綵爲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丁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與長沙王韶等逃歸江陵王珣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於景湘東王繹

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楊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徐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慮不克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

萬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
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于
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壬戌景
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内爲誰荅曰王領軍
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
非礙騎去頃之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琳琳
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内慙翻欲賜誘取
弓射之珣慙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
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
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
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　五月侯景

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太半湘東
王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
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即
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
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
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
白塉以待之僧祐由它路西上約謂其畏己急追
之及於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之
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灋和
至與之合軍灋和有異術先隱於江陵百里洲衣
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

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灋和曰
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固問之灋和曰亦
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灋和自請擊之繹許之
壬寅約至赤亭六月甲辰僧祐灋和縱兵擊之約
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禽約送江陵景聞之乙巳
焚營宵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衆號
二萬戍郢城別將支化仁鎮魯山范希榮行江州
事儀同三司任延和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晉州
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紇
泉及虞預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徐文
盛坐怨望下獄死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

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
尚書令胡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陸灋和
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
險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庚申王僧辯至漢口先
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
斬首千級宋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
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
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樅陽浦船中腹心
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
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乃是叛父
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甲子宋子仙等

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王僧辯僞許之命給船
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
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
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
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秋
七月乙亥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
侯景還至建康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
之慶走江州據郭默城繹以瑱爲兗州刺史景悉
殺瑱子弟辛丑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
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丘西軍乏食霸先有糧
五十萬石分三十萬以資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辯

前軍襲于慶慶弃郭默城走范希榮亦弃尋陽城
走晉熙王僧振等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
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弃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
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
兒怯弱易以掩取當須拓定中原然後爲帝景尚
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
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因說景除帝及景自巴陵
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偉
曰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既示我威權且絕彼民望
景從之使前壽光殿學士謝昊爲詔書以爲弟姪
爭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緒召亂致災宜禪位

於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齎入逼帝書之棟歎之子
也戊午景遣衛尉卿彭儁等帥兵入殿廢帝爲晉
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內外侍衛使突騎左右守
之牆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詔迎豫章王棟棟時幽
拘廩餼甚薄仰蔬茹爲食方與妃張氏鉏葵灋駕
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景殺哀太子大器
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
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
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於事義
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言若見殺時至
雖一日百拜亦無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阨而神

貌怡然不貶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
賊前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
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
益之愁乎及難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
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
命取繫帳繩絞之而絕壬戌棟即帝位大赦改元
天正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
先帝太子既無愆失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云
早除民望吾故從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
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
有景欲迎帝復位以棟爲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

豈可數改邪乃止乙丑景又使使殺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高唐王大壯於京口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丙寅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以劉神茂爲司空　王偉說侯景弒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冬十月壬寅夜偉與左衛將軍彭儁王脩纂進酒於太宗太宗極飲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偉撤戶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　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聞侯景自巴丘敗還陰謀叛

景吳中士大夫咸勸之乃與儀同三司尹思合劉歸義王曄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以應江陵遣頵及別將李占下據建德江口張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靈洗起兵據郡以應神茂於是浙江以東皆附江陵湘東王繹以靈洗爲譙州刺史領新安太守　十一月侯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據錢塘以田遷爲軍司據富春以李慶緒爲中軍都督謝荅仁爲右廂都督李遵爲左廂都督以討劉神茂　己卯加侯景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大赦改元

太始封棟爲淮陰王幷其二弟橋樛同鎖於密室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幷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記唯記我父名標且彼在朔州那得來啖此衆咸哂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偉制其名位追尊父標爲元皇帝景之作相也以西州爲府文武無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景好獨乘小馬彈射飛鳥王偉每禁止之不許輕出景鬱鬱不樂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　十二月丁未謝荅仁李慶緒攻建德擒元頵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經日

乃死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戊申僧辯等軍于大雷丙辰發鵲頭戊午侯子鑒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鑒驚懼奔還淮南　侯景儀同三司謝荅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里瀨賊必不

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暈鄺通並據外營降於荅仁劉歸義尹思合等弃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於荅仁荅仁送之建康　癸酉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守將張黑弃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

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䑠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鑒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丘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

主張賔使引淮中舣舫及海艟以石縋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于朱雀街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絶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等守臺城乙酉景殺湘東世子方諸前平東將軍杜幼安　劉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爲大剉碓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留異外同神茂而潛通於景故得免禍　丁

亥王僧辯進軍招提寺北侯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陳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安陸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龕岸之兄子也景儀同三司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弃矟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

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鞚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邪宮中衛士猶足一戰弃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挂之鞍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荅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崱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于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

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勞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又問璽紱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墜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己丑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湘東王荅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庚寅南兗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買陽平戍主魯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並據城降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内自極兵威僧辯曰討

賊之誅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崱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横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沉於水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諸將多私使別索馬仗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不若投北可得還鄉遂皆降齊霸先至歐陽齊行臺辛術已據廣陵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王僧辯問

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邪偉曰廢興命也使漢帝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尚書左丞虞隲嘗爲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隲慙而退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　謝荅仁討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之乃退據吳己酉侯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擊敗之擒彭儁田遷房世貴蔡壽樂王伯醜瑱生剖儁腹抽其腸儁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

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瑱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納羊侃之女為小妻以其兄鵾為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鵾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葳蕤荅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己卯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為王效力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荅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鵾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鵾以矟刺殺之尚書右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納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于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剝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下蠶室齊顯祖即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趙伯超謝荅仁皆降於侯瑱瑱并田遷等送建康王僧辯斬房世貴於市送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趙伯超伏知命於江陵丁巳湘東王下令解嚴

乙丑葬簡文帝于莊陵廟號太宗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壬申術送之至鄴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遣侍中豐城侯泰等謁山陵脩復廟社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梟之於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乙酉誅侯景所署尚書僕射王偉左民尚書呂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荅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王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妬之者言於王曰前日偉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　丁亥下令以王偉等既死自餘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者皆不問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梁氏亂亡 陳覇先篡梁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
五月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皇太子朝
野多以爲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爲晉安王主
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
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
爲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
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
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
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爲之化復生於遂古讓王

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 六月
癸丑立華容公歡爲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爲河
東王曲阿公詧爲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
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
中大同元年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
陵王綸爲丹楊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
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
宮八月以綸爲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乙亥以
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上捨詧兄
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
殷阜故用詧兄弟迭爲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

亦內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
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
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爲政撫
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太清三年 初上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
州刺史張纘爲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
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
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爲所害輕舟
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
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
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桂陽王慥以荆州督府

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
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
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
詧繹懼鑿船沉米斬纜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
囚慥殺之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
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
漢口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
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
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
鎭纘至大堤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
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詧猶總軍府之政

閉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
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既襄陽豪族
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
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
爲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　夏五月丙辰上殂
辛巳太子即皇帝位　六月上甲侯韶自建康
出犇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
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
鎮並加位號　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
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
府何忽隷人使者三返譽竟不與湘東王世子方等
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
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
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　湘東世子方
等軍至麻溪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
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
容　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湘東王繹
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
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
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
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有
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絶久之方蘇即送獄

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
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
湘州　秋八月己亥鮑泉軍于石槨寺河東王
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
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九月河東王譽
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
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
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
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
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氣沮
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岸
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岸請以五百
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
大寶奉詧母龔保林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
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詧載以
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
詧至襄陽岸犇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巘　湘東
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
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
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
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
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

之牀側泉爲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
之　冬十一月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
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
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爲漆椀
詧既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
魏請爲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
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鎭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
妃王氏及世子嶚爲質於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
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
事鎭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沈勰以城降之
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
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
以救詧　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
城降之忠以伯符爲鄉導伯符岫之子也　十
二月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
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魏楊忠
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
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
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
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
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

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漴頭獲
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別將王
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
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
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
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
子方略爲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
石城爲封疆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貿
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
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
利不及人和況乎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
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
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
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
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
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屛盤固宗鎭
彊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川疑迫何以自安
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
解湘川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
且曰詧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遊談笑用却秦軍曲
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便即路綸得書投
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

敗吾亡無日矣　夏四月邵陵王綸在郢州以
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
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
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尊
靜一鎭荊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
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
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
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
斃兄勿深憂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
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
繹以僧辯爲左衛將軍加侍中鎭西長史　六

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喪嗣位詧辭不受丞相
泰使榮權冊命詧爲梁王始建臺置百官　秋
七月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　邵陵王綸大脩鎧
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
軍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
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
　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郢州司馬劉龍虎
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
礩將兵擊之龍虎敗奔于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
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
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

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佗志在滅
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
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
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礩自倉門
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爲尚書
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王僧辯
爲領軍將軍綸過鎭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
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瀾猷寺僧
灋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
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栅流民以求糧仗綸出
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

遣使請降于齊齊以綸爲梁王岳陽王詧還襄陽
　冬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
東王繹爲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十二月邵陵
王綸在汝南脩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
史馬祐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
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
而葬之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東
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　三月己未
齊以湘東王繹爲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岳陽王詧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

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衆議欲答以侯景
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
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不相侵犯
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
萬鐵馬五千頓㶏水待時進軍詧聞之召其軍還
僧祐南陽人也　秋八月侯景廢帝爲晉安王
下詔迎豫章王棟壬戌棟即帝位　九月己亥
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江州刺
史陳霸先爲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侯景
弑太宗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啓湘東王繹
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復上

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　己丑豫章王棟禪位
于侯景景封棟爲淮陰王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
且迎都建業不許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沈豫章
王棟於水　夏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
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爲揚州刺史甲申以王
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爲征虜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　齊主使其散
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
等報之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

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
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
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
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
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
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
追也　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爲王太子　齊政
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
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
朱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

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
僧辯曰人之情僞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
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
乃命武州刺史杜崱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
進軍圍廣陵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
申以王僧辯爲揚州刺史　齊主使告王僧辯陳
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
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
東王以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
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爲
員外散騎常侍頊爲領直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

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略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嘉王侯景之亂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户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秋八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懍御史中丞劉㲄

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襃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爲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　冬十月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婁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横築

壘東關以待齊師　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于鄴王僧辯還建康　十一月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齊郡進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爲之聲援　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

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鎭密爲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夏四月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爲司空　五月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鎭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

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携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兵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　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楊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緜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

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丁卯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鎭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鎭郢州不須動也灋和還州堊其城門著衰經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

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
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
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
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
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
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已下各
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
夜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
嶲州刺史裴畿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
臣衡陽太守謝荅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
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

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
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
歎息是夜遂止宮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于
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
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為聲援是
夜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
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宮
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荅仁
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
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懍黃羅漢可
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

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
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
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
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詧鎖之至城下
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
不復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
間使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詧怒命速殺
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
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
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
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

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
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
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謝荅仁朱買臣退保金城
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
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顗可為都督帝
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
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歷陽侯
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并畿殺之峻淵
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瞑
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
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

以寶劒擊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荅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秪增辱耳荅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荅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荅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荅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

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劒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詧所詰辱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

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爲魏人所殺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陽王大成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爲得言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

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說詧曰魏虜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

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鄉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縠宗懍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泰皆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

還據邵陵 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巋爲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爲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爲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諡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諡曰武桓 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灋和及儀同三司宋莅舉州降之長史江夏太守王岷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 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爲梁主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貞陽侯陷魏事見侯景之亂）

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

與王僧辯書以爲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艫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儻能入朝同奬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灋和爲都督荊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莅爲郢州刺史莅弟遵爲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 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 三月貞

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丙戌齊
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
孰謀納淵明　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
建康　王僧辯遣使奉啓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
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
子世珍爲質於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
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爲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
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庚子
遣龍舟灋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
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
疑齊擁檝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

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
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
以晉安王爲皇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
侍中　六月齊發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
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
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煑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
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
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
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
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吳興太守
杜龕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爲震州用龕爲

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爲豫章太守　壬子齊
主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初王僧
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爲子頠娶
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
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聽及僧
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
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
元能復讎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竝
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
次其志欲何所爲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
銀爲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

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爲之備霸先因是
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
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爲難
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絕于地因閉於別
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
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
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
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爲江旰徵
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
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
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

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
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
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
及僧辯卧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
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顗與俱出
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于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
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顗俱下
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
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
縊殺僧辯父子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
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

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霸先深
義之以爲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爲檄
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
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
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
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
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
圖簒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爲藩國齊遣行
臺司馬恭與梁人盟于歷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
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
史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

興每以灋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
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
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
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纔
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
相視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日
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
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
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
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却載因於
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北叟將

兵拒戰北叟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
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
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
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
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陳霸先東討義
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
襲建康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
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及夕
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爲戰備將旦嗣徽等
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
嗣徽等犇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陳霸先遣韋載

族弟翻齎書諭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翻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

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眾軍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排溺死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

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眾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鬭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沖之子珉為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

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

太平元年春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旰送齊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為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　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盪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　侯安都

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　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楊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嗣徽眾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楊步上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眾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于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

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媲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

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

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爲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九月以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以侯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事見王琳叛齊

秋八月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官　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　陳王使中書

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爲江陰王梁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于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爲梁丞相琳奉莊即皇帝位　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爲江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犇齊御史中丞劉仲威
奉永嘉王莊犇齊　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寧
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三年閏二月後梁主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干戈
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葬平陵謚曰宣皇
帝廟號中宗太子巋即皇帝位改元天保
宣帝太建二年冬十月永嘉王莊卒於鄴
十年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
隋
三年梁主殂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

位
禎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
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
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
守冢十戶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侯景之亂太尉益州刺史
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
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
白帝未許東下　冬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
發成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
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
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二年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
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
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
部曲使人告其罪荊益之釁自此起矣　冬十
一月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
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
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
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

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
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
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已瑞夏四月乙巳即
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
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普為譙王圓肅為宜都王
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為征西大將軍
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
固諫不從僧略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初臺城
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蜀人
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
即以為反徵謂怦曰以鄉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

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豐侯諮議參軍劉璠為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廈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為己用乃厚禮遣之　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撝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二年春三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荊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

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夏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楊法琛求黎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法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眾曰敢諫者死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硤石兩岸

運石塡江鐵鎖斷之帝赦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
司馬使助瀇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
汝本爲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
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　夏六月壬
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瀇和告急相繼
上以謝荅仁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瀇和　武陵
王紀遣將軍侯叡將衆七千築壘與陸瀇和相拒
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
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
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
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

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
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
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度支尚
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
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
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
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
以爲賞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
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辭疾不見由是將卒解
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苻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
晃降於王琳謝荅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

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
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
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
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
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
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瀇和
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
饕餮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三使謂江安侯圓
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
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覘之知不能
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

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
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尉遲迥
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
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
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
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
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
焉魏以撝及圓肅並爲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爲大
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
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

恩綏輯新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蕭勃據嶺南

梁武帝太清二年　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主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蕭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閤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鎭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帥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

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冬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踈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遥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値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

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內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啓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爲廣州刺史勃爲晉州刺史　秋九月

曲江侯勃還居始興

陳高祖永定元年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歐陽頠爲刺史久之徙頠爲郢州刺史蕭勃留頠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爲廣州刺史勃遣其將孫瑒監廣州盡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頠別據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頠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頠及其將傅泰蕭孜爲前軍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　歐陽頠等出南康頠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

余孝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
山太守熊曇朗誘頠共襲高州刺史黃灋𣰰又語
灋𣰰約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頠
俱進至灋𣰰城下曇朗陽敗走灋𣰰乘之頠失援
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于巴山周文育軍少船余
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盡取
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
許使人間行遺衡州刺史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
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
流俱下燒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
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芊韶芊韶上流則歐

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
築城饗士頠等大駭頠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
軍周鐵虎等襲頠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
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將丁灋洪攻泰擒之
攻孝頃退走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頠傅
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頠有舊釋而厚待之　曲
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頠等敗軍中忷懼甲寅德
州刺史陳灋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夏四月故曲江侯勃主帥蘭裒襲殺譚世遠軍主
夏侯明徹殺裒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
安侯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爲兩城各

居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
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
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騎進攻之蕭孜出降
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歐陽
頠聲著南土復以頠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
其子紇已克始興頠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嶺南悉平　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
乞降
二年王琳之引兵東下也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
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
其爲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

說琳曰周迪黃灋𣰰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
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
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
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
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
其所爲　夏五月癸巳余孝頃等且二萬軍于
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并送兵糧樊猛
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
猛等與孝頃不協　秋七月高州刺史黃灋𣰰
吳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
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

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九月余孝頃之弟孝勱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法𣰰共討余公颺豫章內史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勱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

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座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　六月周文育之討余孝勱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勱弟孝猷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𣰰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林中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王琳犇齊 陳伐齊附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月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將殷晏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為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之燒

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略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刳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出其心向之抃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

中無主納遂據之　十一月湘東王卽皇帝位於江陵　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崱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爲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于車輪　陸納夾岸爲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　六月上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灋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旣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　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爲衡州刺史

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爲廣州刺史上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

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鎭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軍至長沙鎭南府長史裴政間道先報江陵爲魏人所獲臺城陷帝爲魏人所殺（事見梁氏亂亡）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詧卽皇帝位於江陵以莫勇爲武州刺史魏永壽爲巴州刺史　湘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爲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爲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爲盟主　二月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棻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　夏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壽江陵之陷也永嘉王莊生七年矣尼灋慕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冬十月以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以陳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爲質於齊（事見梁氏亂亡）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韶引兵還長沙王琳遣平鎭巴州　夏五

月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
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衆𢌿江
州侯瑱與之結爲兄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
表詣齊并獻馴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
皆没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稱臣于梁
　秋七月魏太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
于王琳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及愍懷
太子之柩泰許之　八月魏以王琳爲大將軍
長沙郡公　九月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
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十一月辛丑
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爲永州刺史詔徵王琳爲司

空琳辭不至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
人歸其妻子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爲司空驃騎
大將軍　三月甲辰以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
刺史　夏五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
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
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
武昌以擊之　秋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祖柩
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冬十月梁敬帝
禪位于陳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
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今茲

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
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遥射官
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
釋郢州悉衆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
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
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
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
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
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所坐艫下令所親宦者王
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
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
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
亦以悉達爲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
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
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
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虩求援於齊且請納梁
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永
嘉王莊於江南册拜王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
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啓追謚建安公
淵明曰閔皇帝莊以琳爲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

依齊朝之命　夏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
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
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
謝哲往諭王琳哲朏之孫也　八月謝哲返命
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
冬十二月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
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
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酉以量爲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王
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夏六月丁酉上不豫丙午殂　冬十月王
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爲郢州刺史
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
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
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之安州
刺史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
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湘口侯瑱督諸軍
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
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
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

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
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
入浦治船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
遣都督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
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
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
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
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
西岸爲之聲勢丙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
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瑱等
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

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
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
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走爲陳軍所殺
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
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
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舴艋
冒陳走至湓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
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
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
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奔齊
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　周軍

初至郢州孫瑒士卒皆死戰周人不能克既而聞
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遣使舉中流之地
來降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偺楚更圖
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
爲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
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壽陽
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
尚書盧潛以爲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
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啓且請息兵齊主許

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愍王曇朗之
喪琳由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
潛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㥄之子也　秋
七月上遣使聘齊　冬十一月丁丑齊遣兼散
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
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
聘　冬十一月戊戌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劉逖
六年夏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
來聘

天康元年夏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韋道儒來聘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
馬幼之來聘
二年春正月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
聘
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
獻之來聘　冬十月齊以梁永嘉王莊爲開府
儀同三司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
卒於鄴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來聘
　夏四月齊遣使來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
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
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
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
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
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
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
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
灋氍出歷陽　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
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吳
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

季龕洗之子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灋𣰰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

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虎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爲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眞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旣廢矣齊

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

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五月已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槾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灋𣰰緩之則又拒守灋𣰰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肥望旗請降灋𣰰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己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灋𣰰徙鎭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

墅二城降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
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沭陽郡並棄
城走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
馬湛陀克新蔡城　癸亥黃灋氍克合州吳明徹
進攻仁州甲子克之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
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蘄遇西陽太
守汝南周炅炅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
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
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
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
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

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
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
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
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晉州九月甲
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
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
　冬十月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
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
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
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
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

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
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
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
渾孝裕尚書左丞李騊駼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
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
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
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
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
欷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
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
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

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
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
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
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
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
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
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齊主以皮
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
爲豫州以黃城爲司州以明徹爲都督豫合等六
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
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

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丁巳置酒舉
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
力也以黃灋𣰰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
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
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
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
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
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
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
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錄事參軍王君
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

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
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
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
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
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
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
胥之志終遘萇弘之眚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
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
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
悲田之客陵為之啟上十二月壬辰朔詔琳首皆
還其親屬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

人瑒間道奔齊別議迎葬壽陽人茅智勝等
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
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篡立附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
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
及顯祖即位歸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
其德已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
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開巷歸彥譖之於
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
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

至第帝夜遊於薛氏家其姊為父乞司徒帝大怒
縣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十一月
乙亥使歸彥鴆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
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
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
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髀
為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
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
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
得盡力又能以灋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

莫不肅然至於蠶國楸棄獨夫懷抱每臨行陳親
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
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
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
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
行擔胡鼓拍之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
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
不堪帝居之自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
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
走殊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
寒心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

何成天子帝殺之婁太后以帝酒狂舉杖擊之曰
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
太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
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使積柴熾火欲
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強為之笑曰曏汝醉
耳帝乃設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
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前自抱
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
自勝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
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
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宰相使進廁

籌以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
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去之又
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
相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
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
辱之彭城王浟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
烝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昻李后之姊
壻也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昻令伏
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后
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又嘗
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

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所殺者
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
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
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
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
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
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有大樂亦
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
隕所謂大苦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
乃捨之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
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

嘗爲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
不受我命柰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
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
西兩國彊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
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柰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
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道德攬轡回
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
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帝默然而止它日
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帝走
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爲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
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

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
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
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逄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
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
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
彊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委政楊
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
政清於下　秋八月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
於紫陌帝使稍騎圍之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
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
勝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冬

十二月齊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
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
陳高祖永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
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
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
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
叔瓚季舒之兄也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
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右何
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
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
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爲人所執送鄴

帝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
洟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帝心銜之
及即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
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
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
用吾言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
山帝祼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
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
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
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
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

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
溲穢共在一所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命銅爵曰金鳳金虎
曰聖應冰井曰崇光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
三臺戲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
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
我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
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
之因取所御盃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
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
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不從因

間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
輒加捶楚令史姦慝即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
鐶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短咸無所
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
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
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
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
年演又因諫爭被歐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
帝不知所為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數往
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
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

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
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
縱不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彊坐而飯晞
由是得免徒還為王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
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
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
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
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
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
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
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柰殿

下家業何柰皇太后何演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
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對
晞焚之後復承閒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
頸罵曰小子何如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
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卧得解帝褻
黷之遊遍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
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
敢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
愧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
有美名帝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
帝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

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撾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摇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訃囚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服唯三公郎中武强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寛平為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

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帝怒臨漳令嵇曄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為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者昕曰箕子為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摇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禄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

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帝愴然為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憤

三年春二月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右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

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夏閏四月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强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鍼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內

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或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　五月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㕑之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因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秋七月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爲之久不食魚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

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遙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虔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黃門侍

郎鄭頤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涙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文帝天嘉元年齊高陽王湜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撻諸王太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湜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亥卒　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

列以天子諒陰詔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鷙鳥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詣演演不見休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王晞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他姓出

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爲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常使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故晞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使常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外朝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晞爲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慎因躍馬而

去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東平公主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封王諸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

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頤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

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拳杖亂毆愔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又少髮狼狽排眾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頤於尚藥局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休寧

厲聲不從歸彥父爲領軍素爲軍士所服皆弛仗
休寧方歎息而罷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
華門外帝與太皇太后並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
太后及帝側立演以塼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
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
已下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
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
惜獻武皇帝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
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士二千餘人
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爲顯祖所
厚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帝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

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
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
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
爲留使豈不佳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
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
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
謝太皇太后又爲太后誓言演無異志但欲去逼
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
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兒自
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
鄭頤昔嘗讒己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

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
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太皇太后臨喪哭曰楊
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
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愔等且曰罪止一
身家屬不問頃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
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
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
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戊申演爲大丞
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
督段韶爲大將軍平陽王淹爲太尉平秦王歸彥
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　齊大丞相演如晉

陽既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
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
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
趙郡王叡爲左長史王晞爲司馬三月甲寅詔軍
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秋七月齊
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入
晝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
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
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殿下倉猝所行
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
下雖欲謙退粃糠神器實恐違上玄之意墜先帝

之基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睎曰天時
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
耳演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
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握睎手使之勸進
睎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内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
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睎乃以事隙密問彥深彥
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
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
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
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
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啟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

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
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
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肅
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
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
紹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
德帝謂王睎曰卿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
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俟少隙即徑進
也因敕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
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
徭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

今廢除或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
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
還帝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
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羣臣進
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爲右丞相平
陽王淹爲太傅彭城王浟爲大司馬　冬十一
月辛亥立世子百年爲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二年齊主之誅楊愔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
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
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
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光之

弟羨爲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
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
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爲己不利勸帝除之
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内不自安
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
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
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
不眠唯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
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
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
兵權以死爲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

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彦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湛拘之於内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

乃拒殺之帝尋亦悔之　冬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兎驚馬墜地絶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辰詔以嗣子冲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玆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於晉陽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　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爲也　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太寧立太子百年爲樂陵王

三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后魏兗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己亥以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　閏二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彦爲太宰冀州刺史歸彦爲肅宗所厚恃勢驕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

彦威權震主必爲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伺歸彦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草除歸彦冀州使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歸彦輒入宮時歸彦縱酒爲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　秋七月齊平秦王歸彦至冀州内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彦於南境置私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彦

自稱大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
冀州人祖父世爲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
都巡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
皆知之歸彦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
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
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
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既而城破單
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鎻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
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幷其子孫十五
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彦前譖
清河王岳以歸彦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

丁酉以段韶爲太傅婁叡爲司徒平陽王淹爲太
宰斛律光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令河間王孝
琬爲左僕射

五年夏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
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
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
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
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見帝於凉風堂使百年書敕
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
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
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

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安成王頊立 頊

陳文帝天嘉元年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
書侍郎頊皆没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
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
居于安陸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
不遜上不懌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别
求一藩爲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
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羣臣上表請加
昌爵命春二月庚戌以昌爲驃騎將軍湘州牧封
衡陽王　三月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

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侯
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榮陽毛喜從安
成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爲侍郎没於長安與
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
於周

二年夏六月乙酉周主使御正殷不害來聘

冬十一月周人許歸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
杜杲來聘上悅即遣使報之幷賂以黔中地及魯
山郡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爲柱國大將軍
遣杜杲送之南歸　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建

康詔以爲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今
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
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
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
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
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
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頊妃柳氏
及子叔寶猶在穰城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
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尚書僕
射到仲舉五兵尚書孔奐共決之奐琇之之曾孫

也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成王
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
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頊
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伏涕泣固辭上又謂仲
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
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
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
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
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
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

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
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辨爰盎廷爭防微杜漸
以絶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
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
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摇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
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
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没則權臣
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
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癸酉上殂太子即位大赦　五月庚寅以安成王
頊爲驃騎大將軍司徒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爲梁州用劉師知爲
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
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史安成王頊尚
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
中參決衆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
見頊地望權勢爲朝野所歸心忌之與尚書左丞
王暹等謀出頊於外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
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詣
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
州務頊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
日淺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

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
願王三思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
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項
遣毒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
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願留中勿
疑項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
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
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
也喜出以報項項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以
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
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勢

不佞並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項雅重
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
歸於項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
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
人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項驚曰子高謀
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
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若收之恐不時
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
之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仲舉既廢歸私第心
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都長公主除南康内史
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

輿爲婦人衣與子高謀會而上虞令陸昉及子高
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
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郁送廷尉
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 癸丑以東揚州
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
之司徒項恐扇動中外故以爲中衛專使之居禁
中與帝遊處 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
高死内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以
卜朝廷之意司徒項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
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爲質五月癸

巳項以丹楊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 司徒項遣
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
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
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黄法慧從宜陽出
澧陵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
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
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 華皎使者至
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
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
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
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

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
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秋八
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
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
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
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爲之
用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
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
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
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
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于白螺與兵

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
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
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
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
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
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
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
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
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
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
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

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
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桂陽太守曹宣高祖舊
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兵明徹
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
亮梁王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既交
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
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
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
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
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

殊禮　冬十一月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
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
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鑒事
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
賢君遂廢帝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
伯茂爲溫麻侯寘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
殺之車中
宣帝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
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
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封皇子叔陵
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

書僕射沈欽爲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爲右僕射勱份之孫也

周陳之叛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晉安民陳羽世爲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粟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爲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

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爲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數據故郡朝廷以迪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供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衆請降即以乾爲建安太守乾子範之子也

文帝天嘉二年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爲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澌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

表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越且顧望並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賈人欲襲

湓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爲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爲妻陰與異合虞寄流寓閩中茘思之成疾上爲茘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

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爲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氍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　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異大驚犇桃枝嶺於嶺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迮而爲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犇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爲新安太守帥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衆潰脫身踰嶺犇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之威而

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

者乎六也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
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
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猒亂其孰能棄墳墓
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閒乎
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
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
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
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
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
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
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
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北軍萬里
遠鬭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
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
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為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遣
子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皇子
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
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
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寄感恩懷德不覺狂
言斧鉞之誅其甘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
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
寄民望故優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越東興嶺

為寇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　冬十
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
相與匿之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章昭
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
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
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
迪衆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擊
迪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紿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
心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
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陳寶應據
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
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
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
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
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
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
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
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
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陽王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
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

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鮭臨川太
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
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
首至建康

宇文護逆節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二月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
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
貴謀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
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三月周晉公
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之己酉逼令
自殺　夏四月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

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
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爲中外府司馬　周孝
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
時爲相府司錄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權
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
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曰護自誅趙貴以來
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
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爲
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
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
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

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
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
恒爲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
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
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
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
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
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
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爲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
何求願陛下勿信讒人之言疎棄骨肉王乃止不
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召羣公

入讌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
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
總領禁兵及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
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
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
公卿會議廢王爲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
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
等於門外孫恒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
鎭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
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至長
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

公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
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
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為信然詰
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護大
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
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為此
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
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
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諧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
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
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

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為民
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當義歸公主
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後月餘護
弑略陽公黜王后元氏為尼　癸亥寧都公自岐州
至長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為太師　夏四月周
以太師護為雍州牧
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
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周處士韋敻孝寬之
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
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

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敻仰視堂歎曰
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
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糖䭔而進之
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
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
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魯公幼有器
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
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
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即皇帝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護為都
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

斷後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
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
護抗表固讓
宣帝太建四年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
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
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
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知晦匿無所關預
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
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

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
旦奭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
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
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疏之衛公直帝之
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
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
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
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
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
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
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

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啟
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
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
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
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
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
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
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國北
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
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
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

安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
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
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
緣此而敗兄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
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
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國
卿豈謂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
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
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公憲素
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
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

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
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
公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
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
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
德齎璽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
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元以宇文
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
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
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
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

機務孝伯爲人沉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爲太師柱國竇熾爲太傅李穆爲太保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陸通爲大司馬柱國辛威爲大司寇趙公招爲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貸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遂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夏四月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陳文帝天嘉四年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

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 冬十二月辛卯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陘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恒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

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
里許諸將咸欲追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
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
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
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
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
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
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截
矟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
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
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帝於

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
何至於此乃止　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
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
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
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
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
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
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
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甚悅勳
州刺史韋孝寬獲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爲言西

朝欲通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
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
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
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九月突厥寇
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周皇姑之
歸也齊主遣人爲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
又寄其所着錦袍以爲信驗且曰吾屬千載之運
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
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
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
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

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
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
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
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
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
書悲不自勝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
下三十五年受形禀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
不孝子爲公侯母爲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
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
暫聞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
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

故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齊人留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　突厥自幽州還

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　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廷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為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摽出軹關　十一月周晉公護進屯弘農甲午尉遲迥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邙山　初周楊摽為邵州刺史鎮

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摽軍摽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

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闚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　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

上山逆戰詔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
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
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
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
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
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
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
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
矢雄按矟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
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
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

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
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
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
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丁卯齊主至洛陽己巳以
段韶爲太宰斛律光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尚書
令壬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
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
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
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陽欲
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
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

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
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
六年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宣帝太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
其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
兵趣宜陽築崇德等五城　冬十二月周齊公
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二年春正月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
屢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
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
文英梁景興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爲右丞相并

州刺史又以任城王湝爲太師賀拔仁録尚書事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
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
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
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
圖之定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
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
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
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
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
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

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

三月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　夏四月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　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用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卧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

築城獨存敷愔之族子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吐谷渾盛衰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鬬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鬬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鬬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彊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傅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

成帝咸和四年　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

姜聰剌之吐延不抽劒召其將紇拔埿使輔其子葉延保于白蘭抽劒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爲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穆帝永和七年　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秦以辟奚爲安遠將軍漒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漒羌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横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爲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請朝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必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剌臣云三弟將爲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爲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

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爲四鄰所侵侮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兀冠軍將軍翟瑥帥騎二萬伐吐谷渾　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視羆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爲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漒諸戎皆附之

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

水降之
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盤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
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
之　秋七月河南王熾盤擊吐谷渾支旁于長
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　九月河南
王熾盤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虜
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逵帥其餘衆降于熾盤
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
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
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
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

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
用兵侵併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爲强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
秦秦王熾盤以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安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平元年吐谷渾王阿柴遣使入貢詔以
阿柴爲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
公
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
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
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

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爲王緯代者
阿柴之長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
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
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
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
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
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
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掘逵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
秦奔昴川附于吐谷渾王慕璝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爲征西將軍
沙州刺史隴西公　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璝將
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
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
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爲大將軍西秦
王
九年春二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
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
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
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爲慕璝所致唯定而已

塞外之民皆爲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
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
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
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
稍簡　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
告捷　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爲都督西秦河沙
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
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士先没於夏者得
百五十餘人
十三年冬十二月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
立

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
利延爲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都督
西秦河沙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
刺史隴西王
十六年夏六月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
爲河南王　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
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主以其兄慕璝
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
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

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爲歸義王　秋八月
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
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魏晉王伏羅
至樂都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母橋吐谷渾
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
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
三千部落降於魏
二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
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
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
於枹罕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入

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
乙烏頭守枹罕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
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
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西域復通　壬寅魏
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
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
之被囊逃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
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磐之子成
龍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
死者數萬人
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爲魏所逼上表求入
保越巂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年秋九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
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于魏丁亥以
拾寅爲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
以拾寅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
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拾寅
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
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
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

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
渾　秋七月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
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二
十餘萬
明帝泰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
王長孫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
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
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蒼梧王元徽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
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爲大都督發兵討之
秋八月庚申魏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

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脩
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
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
河南王
武帝永明八年秋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
其世子伏連籌爲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
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
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
委絕域不可復尋仕進無嫌
九年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

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
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
五月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
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
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
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
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
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
于魏詔以伏連籌爲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
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

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

東昏侯永元二年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遣使責而宥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

通于魏伏連籌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俟城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敬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吐谷渾覺之犇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真寧從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夸呂在賀真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真獲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于青海木杆歎寧勇決贈遺甚厚

陳武帝永定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為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不從僚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於周以其地為扶州

宣帝太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　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為河南王使統降衆以元諧為寧州刺史留行軍

總管賀婁子幹鎭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洮州洮
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汶州總管梁遠擊走之
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　夏六月庚辰隋行軍
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
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
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勒民爲堡仍營田積
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
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
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

爲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鎭戍連接烽堠相
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
丁巳以爲楡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
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
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
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太子疊州
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嵬
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
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
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

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
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
王既欲歸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
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禎明二年吐谷渾裨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
隋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
孝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
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
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
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
也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
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逃遁保險不敢
爲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
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
他國聞之必當相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
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
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爲天后上不許
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
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
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説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衆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

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眞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爲伏允所殺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可汗送至玉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周滅齊

陳文帝天嘉三年齊主之為長廣王也清都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辟為開府行參軍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主齊主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常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帝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長粲僧敬之子也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康獻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趙郡王叡其父死於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共譖之士開言孝瑜奢僭叡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竊與爾朱御女言帝聞之大

怒夏六月庚申頓飲孝瑜酒三十七盃孝瑜體肥大腰帶十圍帝使左右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躁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大哭而出

六年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顯祖時珽為秘書丞盜華林遍略及有它贓當絞除名為民顯祖雖憎其數犯法而愛其才使令直中書省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丙子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

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又詔以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世祖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黄門侍郎馮子琮尚書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出入禁中專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祖珽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齊世祖之爲長廣王也數爲顯祖所捶(音垂)常銜之顯祖每見祖珽常呼爲賊故珽亦怨之且欲求媚於世祖乃説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爲祖陛下萬歲後當何所稱帝從之己丑改謚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

皇后令有司更議文宣謚號　十二月庚午齊改謚文宣皇帝爲景烈皇帝廟號威宗

天康元年冬十二月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之於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我豈老嫗須著此物此言屬大家也又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端金雞鳴河南北者河間也孝琬將建金雞大赦耳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佛牙置第内夜有光上皇聞之使搜之得填庫矟幡數百上皇以爲反且收訊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孝琬云孝琬常畫陛下像而哭之其實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爲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之甥何爲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兩脛而死安德王延宗哭之淚赤又爲草人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於地馬鞭鞭之二百幾死

臨海王光大元年　齊以祕書監祖珽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彦深元文遥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彦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文遥彦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誹謗我

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後宫乎上皇益怒以刀環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寛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二年齊尚書左僕射徐之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既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夏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和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冬十月辛巳齊以士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　十一月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於士開之手明日之才至復遣還州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神武文襄之喪皆祕不發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意欲盡追集於涼風堂然後與公議之士

開素忌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大行先已傳位於今上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世異事殊豈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士開乃發喪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馮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贊太后干預朝政與趙郡王叡和士開謀出子琮爲鄭州刺史

宣帝太建元年春二月齊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初侍中尚書右僕射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及錄尚書事趙彥深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文遙開府儀同三司唐邕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度支尚書胡長粲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叡大司馬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與婁定遠元文遙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

言今日欲欺孤寡耶且飲酒勿多言叡等詞色愈厲儀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異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明日叡等復詣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之三返太后不聽左丞相段韶使胡長粲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忽欲王等更思之叡等遂皆拜謝長粲復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罷之太后及齊主召問士開對曰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

俱受先帝任用宜可一去一留並可用爲州且出
納如舊待過山陵然後遣之叡等謂臣真出心必
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其言乃以士開爲
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葬畢叡等促士開
就路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不許數日之内太
后數以爲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謂叡曰太后
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受委不輕今嗣
主幼沖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
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
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
珠簾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
其命用爲方伯今當奉别謹上二女子一珠簾定
遠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内久不自安
今得出實遂本志不願更入但乞王保護長爲大
州刺史足矣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當遠出
願得一辭覲二宫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
及帝進説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
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
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太后皆泣問計
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
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
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

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
有人謂曰殿下勿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
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
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
殺之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
開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
珍賂之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
素以諂佞爲世祖及和士開所厚世祖多令在東
宫侍齊主由是有寵累遷并省尚書令封淮陰王
世祖簡都督二十人使侍衛東宫昌黎韓長鸞預
焉齊主獨親愛長鸞長鸞名鳳以字行累遷侍中
領軍總知内省機密宫婢陸令萱者其夫漢陽駱
超坐謀叛誅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没爲奴齊主
之在襁褓令萱保養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於
胡太后宫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
阿那肱皆爲之養子齊主以令萱爲女侍中令萱
引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至開府儀同三
司武衛大將軍宫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從婢也
有寵於齊主令萱欲附之乃爲之養母薦爲弘德
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
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寵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
除海州刺史珽乃遺陸媼弟儀同三司悉達書曰

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儼同姊弟豈得平
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
爲謀主乃棄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
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
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報孝徵心行雖薄奇
略出人緩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
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入爲祕書監加開府儀同
三司士開譖尚書令隴東王胡長仁驕恣出爲齊
州刺史長仁怨憤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士開與
珽謀之珽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賜
死

二年秋七月甲寅齊以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
賜爵淮陽王士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
爲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
三年春二月壬寅齊以蘭陵王長恭爲太尉趙彥
深爲司空和士開錄尚書事徐之才爲尚書令唐
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仍攝選
子琮素諂附士開至是自以太后親屬且典選頗
擅引用人不復啓稟由是與士開有隙　夏四月
壬午齊以琅邪王儼爲太保琅邪王儼以和士開
穆提婆等專橫奢縱意甚不平二人相謂曰琅邪
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吾輩

見天子奏書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
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儼之除太保也餘官悉
解猶帶中丞及京畿士開等以北城有武庫欲移
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
所親開府儀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
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閒構何可出北宮入民閒
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何如
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表彈
士開罪請禁推子琮雜佗文書奏之齊主不審省
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
開伏連以告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

必更奏伏連信之發京畿軍士伏於神虎門外并
戒門者不聽士開入秋七月庚午旦士開依常早
參伏連前執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
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因遣軍士護送儼遣都
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儼本意唯殺士開其黨因逼
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帥京畿軍士三千餘
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
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
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
家家髮爲尼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
敢逃罪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入見姊姊謂

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在帝後聞之
戰栗帝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
曰若不斬穆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王孝
珩安德王延宗自西來曰何不入辟疆曰兵少延
宗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有
數千何謂少帝泣啓太后曰有緣復見家家無緣
永别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儼殺士開撫
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帝於永
巷帝帥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
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
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帝從之光步道使

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
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
其手强引以前請於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
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然願寛其罪帝拔儼所帶
刀鐶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高舍洛
王子宜劉辟疆都督翟顯貴於後園支解暴之都
街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
誅之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曰春秋責帥於是罪
之各有差太后責問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怒
遣使就内省以弓絃絞殺子琮使内參以庫車載
尸歸其家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宫中每食必自嘗

之　九月齊祖珽說陸令萱出趙彥深爲兗州刺
史齊主以珽爲侍中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
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
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幸臣何洪珍等亦請
殺之帝未決以食轝密迎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
叔季友酖慶父帝乃攜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
趙元侃誘儼執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見先帝愛
王今寧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爲豫州刺史庚
午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早出獵夜四鼓帝
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呼兒何爲不去儼出至
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

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宫鼻血滿
面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内帝使啓
太后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遺腹四男皆幽
死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齊胡太后出入不
御與沙門統曇獻通諸僧至有戲呼曇獻爲太上
皇者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
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
己亥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遇大風舍人
魏僧伽習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
中有變彎弓纏弰馳入南城遣宦者鄧長顒幽太
后於北宫仍敕内外諸親皆不得與胡太后相見

太后或爲帝設食帝亦不敢嘗
四年春二月庚寅齊以侍中祖珽爲左僕射初胡
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爲令萱
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
自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爲國師國寶
由是得僕射　齊尚書左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左
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遥見輒竊罵曰多事乞索
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
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盲人掌機密以來全不與
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珽
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珽在内

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覺之私賂光從
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
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
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
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
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
羨爲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善治兵士馬
精彊鄣候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長子武
都爲開府儀同三司梁兗二州刺史光雖貴極人
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
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

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灋營
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爲
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
爲之死自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爲鄰敵所憚周
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
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
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
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
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
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

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
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
事遂寢珽又見帝請間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
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
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
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丞相府佐封
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
城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
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
可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
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

告之欲召光恐其不從命珽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幷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珽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鬭者不問曲直即杖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

重刑郎中何宜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解所職不許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世酋皆死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珽與侍中高元海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

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珽珽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由是中止珽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珽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珽自是專主機衡揔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　秋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　初齊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

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又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冬十月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女出

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　十二月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灋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辛丑廢胡后爲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萱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内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迹屏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五年春正月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摠知外兵及内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弟萬歲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寶行寶信皆尚公主每羣臣旦參帝常先引長鸞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内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

紊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内外稱美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爲致治之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后黨爲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沖不問珽日以益踈諸宦者更共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

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姦臣人實難知老婢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素惡珽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閤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進擢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己任隨事酬

許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
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
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逐而代之　冬十
月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帝甚重
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稍提挈韓長鸞等惡之
洪珍薦雕爲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
爲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
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
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
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
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之

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
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
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爲壽陽被
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還須稟節度且道路小人
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幷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
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
彥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
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幷州
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辛丑齊主悉召已署名
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逖黃
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徙北邊婦女配

奚官幼男下蠶室沒入貲產癸卯遂如晉陽
六年春正月齊主還鄴秋八月齊主如晉陽
七年春正月齊主還鄴　二月齊主言語澀吶不
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
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
而出承世祖奢泰之餘以爲帝王當然後宮皆寶
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爲新巧朝衣夕弊
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
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鑿晉
陽西山爲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
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修德好自彈琵

琶爲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
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
乞其間以爲樂又寫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
之帝自帥內參拒鬭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
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
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顯位官由
財進獄以賄成競爲姦諂蠹政害民舊蒼頭劉桃
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鬼人
官奴婢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
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
侍中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

君之號有鬬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娛侍左右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爲貪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

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

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二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釁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　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前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寧公薛迥將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衆

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誼
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
宇文弢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鎭之
位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
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戍
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
夫天水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
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
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彊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
克但先帝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
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爲上策

周主皆不從弢深之弟也壬午周主帥衆六萬直
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 八
月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
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
西二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安
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潬
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
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
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
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還
水軍焚其舟艦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

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
憲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
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
以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八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
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
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
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
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鎭攝要重今往攻
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
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

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
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
隨公楊堅爲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竇泰廣化公
丘崇爲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亮導之子
也丙辰齊主獵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
行臺左丞張延儁公直勤敏儲偫有備百姓安業
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
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精騎二萬守雀鼠
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
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
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鎭涼城公辛韶步

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相貴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眾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棲原伐柏為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棲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

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眾實為陛下奉耳軍正京兆王紘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眾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涑川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

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
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
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
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
丁酉周主發長安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
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
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摠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
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
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
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
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

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
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
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
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
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疾
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
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
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
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
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
是塡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

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
録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
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
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
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
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
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
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
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
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
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

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
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禕翟等至是遇
於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
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須而泣曰臣幾
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
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
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
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
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
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
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

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衆保洛女砦周主引軍向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砦拔之有軍士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以爲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

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

騎從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及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邕官至錄尚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總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

決不復詢謀邕自以宿舊習事爲孝卿所輕意甚鬱鬱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竪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祗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爲宰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于子右衞大將軍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爲將帥敬顯貸文之子也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

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乙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矟往來督戰劲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塡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

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捷入坊飮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

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爲司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湝曰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徇之於晉陽周主旣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

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幷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

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勱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雞彘縱鷹犬搏噬取之勱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邪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勱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王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恟懼莫有鬭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勱

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主引尚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為太上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寧王孝珩為太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立廣寧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它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覘周師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

丑周師至紫陌橋　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
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
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
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
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
軍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
酒鍾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
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
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
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勠力內實通啓於朕
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

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
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
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
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
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
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
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
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
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
相任城王湝又爲湝詔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
宋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

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
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
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
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爲上柱國封
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爲相州摠管齊上皇留胡
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覘候周師自
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顒等數十人奔
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
齊主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
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
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

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
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
皇囊金繫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
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
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并
爲改葬子孫各隨蔭叙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
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
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并物可用
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丙午周
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
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王孝珩至滄

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
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
緯爲手書招湝湝不從憲軍至趙州湝遣二諜覘
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
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湝書
曰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
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
分道並進相望非遠馮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
機也憲至信都湝陳於城南以拒之湝所署領軍
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湝心腹也衆皆
駭懼湝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得斬三

萬人執湝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
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
獨存逢宗社顚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
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
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
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
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
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
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
州摠管北朔州齊之重鎭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
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湝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

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
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
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
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
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
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
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半突厥佗鉢可
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
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
州鎭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寧不下
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

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踈
屬有勇略久鎭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
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摠管府相并二州各置
宮及六府官乙卯周主自鄴西還　周主之擒尉
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
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
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
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
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
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
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

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禄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佗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爲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

等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五月己丑

周主祭方丘詔以路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壯麗者准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十月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陳無之高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湝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

笑徵放之乃爲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爲業

十二月高寶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夏六月周高祖殂　閏月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爲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摠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爲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

至潞水閭昌期死還據和龍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
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佗
鉢不從
十二年夏六月周遣建威侯賀若誼賂佗鉢可汗
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佗鉢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
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
之蜀久之病死於蜀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
卒子堅襲爵堅爲開府儀同三司

宣帝大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爲
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
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
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
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
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
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
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
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
運迥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

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
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
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
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帝曰我知之
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
之意甚不悅
七年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
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
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
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
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

守節人可鎭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宮
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
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
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
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
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儀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
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
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
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
邪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

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
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
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太子仁孝
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
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帝以問
弼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
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
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
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
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
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捋帝鬚曰可愛

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閒右宮伯宇文孝
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
失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
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
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
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
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
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
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次長
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十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　六月丁酉朔帝疾甚

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　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
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
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
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
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皇帝
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
議即吉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葬期既促事訖
即除太爲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
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
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
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

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
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疎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
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
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
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
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辨
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
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
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
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
以死終無橈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

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爲皇后　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

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録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寛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樸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若不革兹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内史中大夫洛

陽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爲魯王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爲皇太子　二月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

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爲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

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揔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不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

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

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夏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郡爲越國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爲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

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　秋七月
庚寅周以楊堅爲大前疑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
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爲天
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凡
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爲天制敕爲天
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
后爲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
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摠管杞公亮天元之
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
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

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幷其衆推
諸父爲主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
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
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
宮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南韋孝寬爲行軍元帥
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爲三百六十重
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音樂俱
作又令虎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宮爲
成天宮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
及紅紫緑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
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

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
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
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
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
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
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大皇后尉遲妃爲
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
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
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
號呼以爲樂　夏五月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
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

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
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閤陳
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
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
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明自若乃止內史上
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
爲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
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
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
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
懿戚重臣無以鎭撫可令隨公行且爲壽陽摠管

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
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
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
陵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
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内欲屬以後
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以楊堅后父
有重名遂與領内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内史大
夫杜陵韋謩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
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
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悛之孫也是日
帝殂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

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
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
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
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
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
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
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
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
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
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丁未
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

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李太后爲太帝
太后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
尉遲后並爲尼以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
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
秦王贄爲上柱國百官總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
受顧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
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
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
議以堅爲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
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
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

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壹
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
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
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
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
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
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爲丞相府長史劉昉爲
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内史下大
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
之入府遣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
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録時

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寛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虚受玆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

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揔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寛爲相州揔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寛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　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寛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寛孝寛留貴與語以

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寛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寛孝寛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對孝寛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寛孝寛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寛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寛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諭旨密與揔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

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揔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寛爲行軍元帥郧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軍揔管以討迥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迥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

明迥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剌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贄爲大冢宰杞公椿爲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爲益州總管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統相衞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冑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兖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迥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使

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迥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

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閒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迥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迥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迥遣宇文冑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迥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

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冑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己酉周以柱國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殽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閒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冑坐於戶側冑順之孫也弘冑皆有勇力爲堅腹心酒酣

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偽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

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餉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

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鄭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熲受命亟發遣

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環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督揔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兗州　周益州揔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　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

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
艱猥蒙顧託梁主卒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
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爲進
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
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皆
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
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
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
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
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
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

遂止高熲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
栰熲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
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
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
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
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
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迥弟勤帥衆五萬
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
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
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
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

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
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
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
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弘
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
謂迥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
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
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
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頭弘升斬之軍士在
小城中者孝寬盡阬之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
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

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迥末
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達拏暹
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
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
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
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
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
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
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
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
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

士金鄉人皆尋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
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
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
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
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
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
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
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
毛州魏州梁主聞迥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
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得政也待黄公劉昉
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以心膂言無不

從朝野傾矚稱爲黄沛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
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踈之恩禮漸薄高熲
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
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
以高熲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不得白
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
堅猶以恩禮慰勉之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鄖州
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來奔　九月
庚戌以隨世子勇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
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爲大丞相罷左右丞
相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

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
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惎
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
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
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惎等破之會梁睿至惎
等遁去睿自劒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弗
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
將入城惎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
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劒南平
　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爲相國總百揆去
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爲王以安陸等二十
郡爲隨國賛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堅受王爵十郡

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
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
勇爲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
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
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
太傅杞公椿奉冊大宗伯趙煚奉皇帝璽紱禪位
于隋隋王冠遠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黄袍入御
臨光殿服衮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
司奉冊祀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

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爲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爲納言以相國司馬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爲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爲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丙寅脩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

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煚爲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爲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爲公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主內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隨主與周載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爲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

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鄷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荊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五月隋主潛害周靜帝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閤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

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絶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媪吳氏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

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

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其謀議諒粲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

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秋九月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

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爲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爲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隋主既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鎮廣陵

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兒上見而說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

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

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筭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又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空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大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豪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

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知人尤加親重小大衆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　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

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

禎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

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度如擁眾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

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為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

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即日斬之（先是隋留梁主入朝梁叔父安平王巖弟義與王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睺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

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

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

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

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

使南平王㦸鎮江州永嘉王彦鎮南徐州尋召二
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
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鬭船上
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
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
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
施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
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
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
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
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

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
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群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
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己
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
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
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
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
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
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
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
後又以貨動江摠摠內為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

迫群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摠又抑憲等由是議
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
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
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
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
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
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
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群臣
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
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

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
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
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
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
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
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
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
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
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
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
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

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司空司馬消
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南豫州刺史
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皐文奏將兵鎭南
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若弼
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
不犯有軍士於民閒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
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勑書令分道宣
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
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
家口皐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
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眞在新蔡與其

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
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
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靑龍八十
艘於白下遊弈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
軍懼有異志欲使鎭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
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
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
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
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
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
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

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揔管杜彥與韓擒虎
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蘄州揔管王世積以舟
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
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
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
内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旣知諸將疾已恐其
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
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
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
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
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

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
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
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
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
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
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
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旣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
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
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
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
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

来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
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
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
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
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
揔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
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
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
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
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
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

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
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
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
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
流衆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宮
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
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
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
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
散走於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
憲在殿中尚書令江揔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

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
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
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
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
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
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
于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
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
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
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
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

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
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
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揔督之
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
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
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
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擒諸
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
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
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
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

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騾
車歸已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
熲先入建康熲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
馳詣熲所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
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
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
恨熲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
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
太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皆
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熲與元帥府
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下皆

稱廣以為賢矩諤之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
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馹召之詔廣曰平定江
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
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也夜發
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
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
陵揔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
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敕書
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
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
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

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
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
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
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
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
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
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
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
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
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
延洲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

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
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
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
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
下欲入援建康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
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為盟
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
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
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
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
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

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
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走豫
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
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　陳吳州刺史
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爲主右衛大將軍
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
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
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述軍且至瓛立
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
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
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棄城走

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
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
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荊門
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
有固志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
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
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
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
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
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
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

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
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
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
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冑將兵適至與行軍
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
拒戰兵敗冑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
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
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
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
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
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

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
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魂爲儀同三
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人洸寬之子也衡州司馬
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
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
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
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
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
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
里纍纍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
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

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廟廷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衮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内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消難與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帝猶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戸二旬而免猶

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内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楊素爵爲越公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奬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

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爲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宫坐此不加爵邑加高熲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

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虚行熲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

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
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
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
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
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
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
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
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
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
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

尚書令江揔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
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
吳興姚察爲祕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
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
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
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
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帝見
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
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
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
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

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
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
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
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
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
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
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
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
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
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
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

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
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
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鼎廉之孫也
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
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
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
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
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
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
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
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

郡公爲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熲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熲父賓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

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床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隋易太子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春二月甲子周禪位于隋王隋王以太子勇爲皇太子封子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

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佗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

王諒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孝實孝
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晉王廣知之
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
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
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
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
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
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
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
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
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偏視諸子對曰晉王眉

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
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
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晉王廣
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
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
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
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
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
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后
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之娶元氏女竟不
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

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
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
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
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
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
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為壽州刺史
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
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
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頻有大功
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
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

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
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
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素凡有
所為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之
酣暢因而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
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
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
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
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
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為足下
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

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
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
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
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
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
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
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
之言上無不用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
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
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
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

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
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
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睍地伐與阿雲對坐終
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麽者
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
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
出使新豐人王輔賢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
村室屋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
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
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
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

深防察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
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疏忌勇
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
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
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爲
淅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
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充君正之子也晉王廣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
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
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
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

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
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
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
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
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
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
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
爲下利不解衣臥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
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
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
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

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
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
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
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
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
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
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
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
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懟曰
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
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

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
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
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
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
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
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
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
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嘗起
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髯揚
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
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以下吾

會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側
庶高緯陳叔寶豈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
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
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
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
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
承素意奏元旻嘗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
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
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
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
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

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
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
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
藥藏局貯艾數斛素得之大以爲怪以問姬威威
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
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
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
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
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
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
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

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
於殿庭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
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
市爲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
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長寧王儼上表
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閔然楊素進曰伏願聖
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意己巳詔元旻唐令則及
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
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璽下士何竦並處斬
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閻毗東郡公崔
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特免死

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
匠高龍叉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
處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
於内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
約並千段賞鞫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
曰皇太子爲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
撻其胷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
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
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
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
定興以告勇勇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摠管唐令

則爲勇所昵狎每令以絃歌教内人右庶子劉行
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
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
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勇所親行本怒其
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止解讀書耳夏侯福
嘗於閤内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
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
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爲福致請乃釋
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
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爲殿下作弄
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

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
琵琶歌娬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
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
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
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
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
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
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正白言之乎
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嚮使陛下擇
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
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

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
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
爲無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擇汝爲宮臣而
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
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
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棄也自
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
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
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十
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
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

述爲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
預焉由是徵衍爲左監門率帝因故太子勇於東
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
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
冀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爲癲鬼所著不
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
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
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
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
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
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

仁壽二年益州總管蜀王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
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
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帝令上
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以嬖人萬智
光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
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
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
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宦者車馬
被服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讒廢晉王廣爲太子
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爲後患陰令楊素求其
罪而譖之上遂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總管司

馬源師諫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
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盡心聖上有敕追王已
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
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
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七月以原州總管獨
孤楷爲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楷至秀猶未肯行楷
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
行四十餘里將還襲楷覘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
子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
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
進二鎰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

閉口衣襆裹而納之　冬閏十月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杻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蕩密埋之華山下楊素發之又云

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獠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閒希與爪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爪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譴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彧治之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之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庭

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彧與之秀遺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案秀事秀之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與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

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紀族父忌並為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

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彧及
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毗見楊素專權
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
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
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
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
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為禍始
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
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
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

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
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
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唯素
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
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寖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
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
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
不復通判省事出楊約為伊州刺史素既被疎吏
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
是惡之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幸仁壽宮乙丑詔賞賜支度

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六月
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與百僚辭訣
並握手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　初文獻皇后既
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
高宗之女蔡氏丹楊人也上寢疾於仁壽宮尚書
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
閤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
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
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
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
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

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
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
為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
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
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
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
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慄失色晡後太子遣使者齎
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
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
心結數枚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
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

子蕃焉乙卯發喪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隷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强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爲

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爲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内雞鶵耳何用腹心爲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弈曉星歷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

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絓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爲方伯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衆心乃囚之於是

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内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

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趣黎陽大將
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
安爲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
右武衛將軍洛陽丘和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簡
精銳數百騎戴冪䍠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
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丘和覺其變
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
榮毗皆爲反者所執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
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
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
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
爲蒲州刺史裴文安爲晉州刺史薛粹爲絳州刺
史梁菩薩爲潞州刺史韋道正爲韓州刺史張伯
英爲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
遣其將劉暠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喬鍾葵帥勁
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
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鬭
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
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
可用推誠任之己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撫循
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夜
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

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聃懼以城
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
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
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豆盧毓爲府
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
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
便毓勣之子也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
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凶威不能自遂臣請
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
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
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謂濤曰漢王構逆敗不
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
兵拒之濤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
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
府儀同三司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
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
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
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誕皆死綦良
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
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
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
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

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
祥簡精銳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
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
綦良軍不戰而潰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
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
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
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
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布在諒所
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
其勿辭李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
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

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
戍將京兆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
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
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悉衆拒之
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
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閒晡後義臣
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
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
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楊素各
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
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

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素營於
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
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
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
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
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
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
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
萬拒素於蒿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頍諫曰
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
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

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頍謂其子
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
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
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頍將奔
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
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
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愼勿過親故於
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
人竟爲所擒并獲頍尸梟於晉陽羣臣奏漢王諒
當死帝不許除名爲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
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

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鎭專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突厥朝隋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陀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陀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勤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年春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于魏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冬十一月癸亥齊主自晉陽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

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魏太師泰
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寧說
木杆使攻樹敦賀眞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之
木杆破賀眞獲吐谷渾可汗妻子寧破樹敦虜其
征南王還與木杆會於青海 詳見吐谷渾盛衰
陳文帝天嘉四年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
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荐等往結之齊人
亦遣使求昏木杆欲執荐等送齊荐知而責之木
杆許其平東賊然後送女 詳見周伐齊 冬十二月
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

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
百里人畜無遺 秋九月突厥寇齊幽州衆十
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
北閏月突厥寇齊幽州
六年春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
毅南陽公楊荐等備皇后儀衛行殿并六宮百二
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 夏五月突厥遣
使至齊始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
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

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
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主
行親迎之禮
宣帝太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
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
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為步離
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
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
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
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
五年突厥求昏于齊

九年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
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五
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
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
六月帝殂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酒泉殺
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
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 突厥寇周并州六
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

主　夏六月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
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
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
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
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
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
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國人莫敢拒竟
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
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
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

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
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
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
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
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衆
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怨
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没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
周室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
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
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
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

虞慶則鎮幷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
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
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
鉢略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沙鉢略所
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
勢部衆强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
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
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以攘之玷厥之於
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
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
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

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
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
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
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
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
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
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
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
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
將軍出黄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爲鄉導得至
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内附反間既行果相猜

貳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五月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突厥又寇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峐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爲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

長城公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　夏四月突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　甲午突厥遣使入見于隋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度口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

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
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
爲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
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
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
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
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
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
皆大勝阿波纔入塞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
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
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

宿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御之乎阿波使至晟
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
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達頭相合爲强此萬全計也
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
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
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
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
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
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强貪汗可汗
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
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

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
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
摠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
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
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
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
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
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
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崇知不免令其士卒
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
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

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
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爲幽州摠管命李
崇子敏襲爵　秋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
高熲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
厥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突
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秋九月突厥沙鉢略
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
楊氏爲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
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爲大義公主晉王廣請
因釁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

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爲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絶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爲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

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柰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三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略有隙分而爲二阿波浸彊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　秋七月突厥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遣其子庫合眞入朝八月丙戌庫合眞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

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眞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絶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曆於突厥

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於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爲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

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灋不相敬畏
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
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
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
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
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
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
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
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
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
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

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
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
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
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
而卒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屛風
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
書屛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
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
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

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修職貢頗爲邊患
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主
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
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
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内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
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
人大以爲耻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
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内史侍
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
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
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

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
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
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
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
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
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
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
許尚公主
十七年秋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
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
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

紏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鎭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尚書左僕射高熲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

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鎭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鎭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

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勤相辨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

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内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

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爲啓民防達頭代州揔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　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揔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爲秦州行軍揔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

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爲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爲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揔管韓洪於恒安　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冬十一月詔以楊素爲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爲受降使者挾啓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突厥思力俟斤等南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掠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

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
備致單于解辮鄉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夏四
月丙寅車駕北巡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
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勤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
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
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勤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
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六月戊子車駕頓榆
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
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
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
帳中草穢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

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遽嗅之曰殊不香
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
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
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
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灋耳賴將軍教之此
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貴
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
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為御道帝聞
晟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
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
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灋尚朝于行宮太府

卿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
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
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
之盛者也灋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猝有
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
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
如何灋尚曰結為方陳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
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
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
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
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灋尚左武衛將

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
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殺臣臣當是
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
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
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
突厥之民種種無乏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
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
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
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
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
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

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
頭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
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
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八
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
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
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
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
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
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

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
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
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
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
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
勤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啓民從入塞己丑遣歸
國

四年夏四月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
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
上務從優厚

五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　冬
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
子咄吉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八年春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表
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
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
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
之長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隋討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
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
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

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
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
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
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
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
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
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
西營州摠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
王諒王世積並爲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
麗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爲漢王長史周羅睺爲水

軍摠管　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黄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

臣別爲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摠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摠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塡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

下騷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摠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旣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

繹沃祖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愼碣石東暆帶方襄平等道絡驛引途揔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叙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

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二月以段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旣竭彊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摠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灸頞瓜蔕歕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日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

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鬭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

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
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
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
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
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久不
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
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
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
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
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
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

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
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
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
灋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
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
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
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
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灋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
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
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
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恒出遼東道右翊

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出
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將軍
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
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
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
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矟并衣資戎具
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遺棄
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
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
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
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

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紿文
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
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
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
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
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
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
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
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
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
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

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詐降
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
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
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
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
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
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
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卻之來
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
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
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

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
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
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
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
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
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
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
書盧江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郡
　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
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
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

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
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
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
于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
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二月壬午詔宇
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
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帝
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
克果況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
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

機柰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　夏四
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
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
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
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
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
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
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
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
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
散大夫恒置左右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

百餘萬口蒲財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内指期將攻城内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内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内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

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禡祭黄帝斬叛軍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夏四月甲午車駕至北平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矣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

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八隊得飛黄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爲意劉炫獨以爲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

煬帝亡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　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

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
陽還晉家帝深以爲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
王昭守長安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
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
上洛以置關防　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
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
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
之廢二崤道開葼冊道　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
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
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

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
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
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
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
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
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
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
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
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皋北至河陽
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宮四時祭高祖　夏
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

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
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
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
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
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
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
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
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
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
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

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
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
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
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
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
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
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
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䑠八櫂艇
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
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
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

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
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
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
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
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
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
漆紗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
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
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
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

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
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
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
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
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
備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
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
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止
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
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

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爲秦王　冬十月置洛口
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
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
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
窖　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
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
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啟民
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
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
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
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

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鼇水人蟲魚
徧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
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歘然騰過左右易
處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
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毦課京兆河南製其
衣兩京錦綵爲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
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
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
汝宜自修謹
三年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丙寅車駕北巡　六月帝過鴈門自榆林出塞

甲士五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
城周二千步八月幸突厥啓民帳而還（事見突厥朝隋）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
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
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
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
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
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
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
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
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

首願為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
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
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
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
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
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
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
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
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
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

人　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
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
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
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
谷而東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
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　戊子上自東
都西還　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
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癸亥出臨

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
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十里庚辰入
長寧谷度星嶺丙戌至浩亹川以橋未成斬都水
使者黃亘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　六
月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
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
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
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
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
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
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帝復令武威

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鎭河源郡積石鎭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靑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

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外殿宴飮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靑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靑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太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閒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籍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荅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

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皛慶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閒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皛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

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皛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録齊王暕携皇甫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損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七年春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食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討高麗事見隋討高麗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䴚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官貲產富厚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同縣孫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時鄃人

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内
爲盜事見唐平河朔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
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鷹揚與
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　夏六
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　秋七月進軍至薩水
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
及還至遼東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蕩盡
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　己亥
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

月帝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　三
月丙子濟陰孟海公起爲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
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
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
平原郝孝德河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
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
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　夏
四月庚午車駕度遼　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
陽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
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

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
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
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
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
萬　秋八月玄感兵敗執送行在所磔尸東都
市　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
燮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爲
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
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熟自言有王
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將
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分爲五營以備南賊崇

遣其將陸顗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
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　辛酉帝使大理卿鄭
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子
蓋推玄感黨與骨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
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
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
受此旨由是峻灋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
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
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
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俱坐徙邊綽
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

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髙選亦當爲天子矣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寛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爲盜有衆數萬　冬十月丁丑賊帥吕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衆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爕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爲

主據吳郡稱天子爕崇俱爲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　十二月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衆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烏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劉元進攻丹楊吐

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爕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黄山緒圍之元進爕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

緒發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爕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黄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　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俱亡命爲羣盜

十年春二月議伐髙麗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

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　夏四月車駕至北平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衆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爲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爲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十一月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

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　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壘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人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

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邑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高祖以渾爲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

陀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内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識嘗面告之冀其引決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　三月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　以衛尉少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　突厥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事見太宗平突厥）九月丁未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

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鄉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衆十萬寇陳汝　東海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才相忌之度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　城父朱粲始爲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

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内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

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黄袞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

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
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
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
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
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
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
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
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
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
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
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

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
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
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
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
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
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
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
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
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
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
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

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甲
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
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
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以
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
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
解其頤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爲盜虞
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
生定猶恇怯戊辰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
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
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

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
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
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
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
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　冬十月
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
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爲太僕少
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
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爲奴智及弟士
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
帝復以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韋城翟讓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南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隋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

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衆皆歸竇建德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

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

奏雲起訴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槀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牣吏皆畏避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𦨴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

將兵討斬之諫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
地軍勢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
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
陽自稱摠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
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事見唐平江淮） 丙辰竇
建德自稱長樂王 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
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
兵二萬餘人 盧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
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
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

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
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 馬邑人劉武周殺太
守王仁恭自稱太守（事見唐平河東） 李密翟讓襲興
洛倉破之讓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即位稱元
年（事見唐平東都） 三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
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 左翊衛蒲城
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飢子和潛結敢死
二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
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爲太
公以其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
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爲質

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
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
以爲屋利設 夏四月汾陰薛舉劫金城令郝
瑗發兵自稱西秦霸王（事見唐平隴右） 李密帥衆據
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
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
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
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
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
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
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

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
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
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
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
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灋
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
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五月甲子
唐公李淵舉兵於晉陽 秋七月李淵發晉陽
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 周武威鷹揚府
司馬李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
事 薛舉自稱秦帝立子仁杲爲太子 驍果從

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
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
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
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戊午李淵帥
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淵留諸將圍河東
自引兵趣長安庚申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
長春宮冬十月淵至長安　羅川令蕭銑自稱梁
王　十一月淵迎代王即位遙尊煬帝為太上
皇進封淵為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
為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

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
就宴飲酒巵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
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
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
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
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
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嘗引
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
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
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
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為善右候衛大將軍

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
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
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
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
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
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
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
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
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
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
禮直閤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

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柰何又
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
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
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
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
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
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
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
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
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
之其後宮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

者何用言之從今帝憂耳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

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廄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閤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諠囂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爲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

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愼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盛楷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閤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

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爲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閤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不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

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
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
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
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
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
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
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
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
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
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塡於
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
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
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
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
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
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
帝曰天子死自有灋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
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
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甖貯毒藥
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
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
宮人撤漆牀板爲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

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
及弑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
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
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
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
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
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
暕竟不知殺者爲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
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
兒祕書監袁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皛
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
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
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
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
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
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
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
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
必將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爲驍果娶婦
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
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
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

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爲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

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史令裴矩爲右僕射　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綜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

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

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使立德戡爲主

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
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
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
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
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
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
也化及縊殺之幷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
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　蕭銑即皇帝位置百
官準梁室故事　煬帝凶問至長安五月戊午隋
恭帝禪位于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　戊辰東都
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　乙酉

唐奉隋帝爲酅國公　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
以王軌爲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李密
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
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
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
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
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兄子
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
死諫反行弒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
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
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

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
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
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
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
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李密請降皇泰
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
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
皆降化及趣魏縣（薛唐平觀都）　秋八月隋江都太
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江都
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九月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爲煬帝　宇文化

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
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
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彊來立我
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弒君之名天下所不容
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
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
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鬭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
此爲恒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歎曰人生固當
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即皇帝位
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冬十月
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充爲太尉

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閏二月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宇文化及弒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戰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為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

敗夫不攻而下之為功甚易柰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既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幷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　夏四月癸卯王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　戊申世充奉皇泰主為潞國公　乙巳王世充即皇帝位　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事見唐平東都）

高祖興唐

隋恭帝義寧元年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

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內琮意乃安晉陽宮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

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

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

曰吾豈忍告汝汝愼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

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爲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爲副端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眞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

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
爲之次矣淵心然之又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
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
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
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彠前太子左
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儉說淵曰明公北
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
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
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
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
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

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
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
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
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衆
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
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
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
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
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
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
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

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
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
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
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
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
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
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
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
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彠
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
爲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

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
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
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
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
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
邪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
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
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
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
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
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

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
死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
它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
而去　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
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
之偕行　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
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
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
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
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
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人曰隋主爲人我所

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
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
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
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
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
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
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
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
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
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
河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

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
新集咸未閑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
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
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
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
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
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
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
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
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
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

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
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
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
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
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戶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爲司
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
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誼陽屯
爲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
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隷焉世民爲
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隷焉各置官屬
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贍領西河

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
孫也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
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
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甚恭贈遺康鞘利
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
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
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當
為汝貰之不足為汝費乙巳靈壽賊帥郗士陵帥
衆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
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
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

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
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
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
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
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
誓衆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
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
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
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
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
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

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
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
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
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
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
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
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大臣
級失特勤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
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己巳使祖君彥復書曰
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為四海英雄
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

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
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
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
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
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
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
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入使
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
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
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

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

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貫胡吾知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

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
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
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
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
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
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
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
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
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
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河東縣戶
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

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
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
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
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
祿大夫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强丙申淵至汾陰以
書招之己亥淵進軍壼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
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度河見淵
淵握手與坐慰奬之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
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
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
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柰將步

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爲
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
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
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
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
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 九
月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
守鄭元璹元璹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
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
戰不利孫華史大柰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
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

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
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
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
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
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
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
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
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
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
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
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

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
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
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潬
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
諸軍孝常園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
宫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
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
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
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
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于志寧

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
長春宫師古名籀以字行志寧宣敏之兄子師古
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
禮而用之以志寧爲記室師古爲朝散大夫無忌
爲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
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
趣長安爲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
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
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
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
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

君第遠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
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
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
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
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
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
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摠管以前樂城長令狐
德棻爲記室德棻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
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
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
仁等皆爲所敗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衆

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
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
迎淵淵以神通爲光祿大夫子道彦爲朝請大夫
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
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
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
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
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
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
巳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
倉賑飢民辛未還長春宫壬申進屯馮翊世民所

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
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
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
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丘
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
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輩皆良
人何故事奴為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
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
北世民以為光祿大夫璡琮之從子也隰城尉房
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
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

不為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
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
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
衆從之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
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
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
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
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
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
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
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

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
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
安興坊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
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
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
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
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
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
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
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
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

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
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
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
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
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
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
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壬戌李淵備法駕迎
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
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
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
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日

於虔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為唐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為齊公　十二月癸未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為景王考仁公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　世民破薛仁杲於扶風（事見唐平隴右）　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璡為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為禮部尚書宋國公　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

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為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　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史及盜賊渠帥氐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　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爲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乙卯徙秦公世民爲趙公　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爲相國揔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

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名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夏四月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于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極

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黄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爲尚書令黄臺公瑗爲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爲納言司錄竇威爲内史令李綱爲禮部尚書參掌選事掾殷開山爲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爲兵部侍郎韋義節爲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爲黄門侍郎唐儉爲内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爲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爲内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爲戶部尚書蔣公屈突通爲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瑗上之

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甚厚羣臣無與爲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卧内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内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内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己卯祔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趙公世民爲秦王齊公元吉爲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爲平原王蜀公孝基爲永安王柱國道玄爲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爲長平王鄭公神通爲永康王安吉公神符爲襄邑王柱國德良爲新興王上柱國博乂爲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爲勃海王孝

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乂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　乙酉奉隋帝爲酅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丁酉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

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秋九月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十一月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阪行軍總管

趙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爲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冬十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

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未終天命有歸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横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等殺君素以降傳首京師

二年秋八月丁酉鄭公薨謚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紀事本末此書共不可借人及
私取回家以[illegible]散決滅者以不
孝論 此戒
高祖[illegible]山府君手[illegible]
太史六[illegible]府君秉而出之[illegible]
孫世守勿失可也
[illegible]男[illegible]百拜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隋煬帝大業九年　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内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悦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喑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内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及郡贊治趙懷義等

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
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
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
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爲
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
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僞
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玄感入
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爲牟甲署官屬皆
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
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
之以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爲黎州

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
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
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
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
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
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
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
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楊宣城篙梢三千
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
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
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踊躍稱萬歲乃勒兵部

分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家僮
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
玄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爲己任
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
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
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
拒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
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
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
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
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

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
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
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
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
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
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
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
拒守玄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
子蓋等勒兵爲備脩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
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
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坂

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太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屯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

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玄感爲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弘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

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諤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睺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磵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諤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

澠直趣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麤疏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帝問太史令庾質曰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苦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

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
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
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
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
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
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
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
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悦賜護兒
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
同符契先是右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
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

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
萬度瀍水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
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為致死由是
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
太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
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却秋七
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衆至數萬
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韋
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
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
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

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
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李子雄勸玄感
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
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今者
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
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
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
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
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
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
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

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
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
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
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
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
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
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
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衆會華陰諸楊請為鄉
導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
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
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

玄感以爲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玄感上槃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

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玄感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衆稍散爲吏所獲傳首東都　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

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諸應刑者支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十二年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匿轉寄密於游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黄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曰讓圈牢之豕死生唯黄曹主所命君

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窮囚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和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眾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閒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強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日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

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不能討帝徙
張須陀為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陀引兵擊讓
讓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
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擒也公
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
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陀素輕讓
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
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
軍圍之須陀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陀躍馬復
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
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

為須陀之副亦被傷帥餘眾五千餘人奔梁郡務
本尋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
使代領其眾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
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
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
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以威
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
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輜
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
尋悔復引兵從密
恭帝義寧元年春二月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

虛兵不素練越王沖幼越王太子昭之子侗煬帝命留守東都留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
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
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
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
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灋
曰先則制於已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
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
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
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
萬之眾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

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
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
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
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
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
恣民所取老弱繦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叡
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
彥珽之子也博學彊記文辭贍敏著名海內吏部
侍郎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
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疾其名依
常調選東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彥自負其才

恒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爲上客軍中書檄悉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飢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脩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

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飢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庚子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爲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爲元帥左長史東郡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祖君彥爲記

室自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夏四月李密以孟讓爲總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都居民悉

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爲護軍頲爲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啗以厚利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栖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爲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遣仁基書慰納之

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爲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齩金皆用爲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内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齩金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總管使各統所部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

克乙未還洛口東都城内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陁舉郡降密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彦之辭也 五月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内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

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强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閒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

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太半密乃棄回洛奔洛口龐玉霍世舉軍于偃師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密以鄭頲爲左司馬滎陽鄭乾象爲右司馬 六月李密復帥衆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霽世康之子也 煬帝詔左禦衛

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
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過盜賊
隨便誅翦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
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
鹿魏徵爲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
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
爲魏州揔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
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
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
弘農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
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

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
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
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
聽隨便脩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
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
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忌其能遣將千兵
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
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
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
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
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

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
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
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
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
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
粲爲楊州揔管鄧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
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
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
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
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韋津王辯及河內通
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

唯王隆後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
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
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
諸軍皆受世充節度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
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
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
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
感舉兵偶脫網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
莽卓敦玄非不強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
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
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爲

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
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
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衆弱遣人呼之季珣
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
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絶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
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
撫循之一無離散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珣
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
誘諭終不屈乃殺之季珣祥之子也　冬十月壬
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
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

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
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東馬直趣黑石營
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
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王世充自洛北之
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慙懼請戰於
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
餘里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
當裴仁基從旁横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
敗西走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冢宰摠統
衆事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粗愚
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爲奈何與人汝不爲者

我當爲之讓但大笑不以爲意密聞而惡之摠管
崔世樞自鄢陵初附於密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
樞營救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
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彦藻曰君
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
之所立事未可知彦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
鄭頲共說密曰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
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頲曰毒
蛇螫手壯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
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
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

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房彦藻鄭頲往來檢校
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
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彦藻白密曰
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
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
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
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
并弘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
頸王伯當遥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
右驚擾莫知所爲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
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

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
爲傳創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
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
衆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
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
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决爲龍
爲蛇固不可測也　十二月庚子王世充軍士有
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
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
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

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
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當齊
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
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
城摠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
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
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
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
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
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

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
知鳴角收衆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
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
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
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
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
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復得
萬餘人屯含嘉城不敢復出密乘勝進據金墉城
修其門城廬舍而居之鉦鼓聲聞於東都未幾擁
兵三十餘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
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

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
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
柳燮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
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
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
此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爲左元帥秦公世民
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都乏食
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進散官二
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二月李密
遣房彥藻鄭頲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
郡太守楊汪爲上柱國宋州摠管又以手書與之

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汪遣
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
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
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
仁有衆數萬據何慮山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
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
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
去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
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
受戊寅引軍還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
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

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
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五月王德仁既殺房
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
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爲鄴郡太守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
位大赦改元皇泰以段達爲納言陳國公王世充
爲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爲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
逸爲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爲內史令郭文
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時
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

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文都謂盧楚等曰
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
賊自鬬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
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
爲然即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時
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
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
罪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
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
建於左掖門外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
館於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

師譽爲尚書右丞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
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
政以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
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　元文都等喜
於和解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
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
由是有隙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
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
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
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
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僞與和

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
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
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
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
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
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
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請密
請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以敬宗爲元帥府記室
與魏徵共掌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都隨衆降密王
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
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𥵢張童
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化及猶有衆二

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
以備之　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
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
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
没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
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
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
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
襲含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
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遇世

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田闍戰於門外不利文都
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
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逐久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
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
入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盧
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
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
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爲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
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
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
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

如盧楚幷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
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
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
豈爲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彊力敢及我邪世充拜
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
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
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陛下天
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
俱發皇泰主以爲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
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爲誓不敢有貳心乃以世
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

長文鄖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内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至溫閒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鐶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為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絶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

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庸虚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　初李密既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

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輾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朝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

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鋭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師

擊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鬭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

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

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廻身拔折其槊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爲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

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頲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頲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眞妻子鄭虔

家毋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
邴元真為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
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蒲府妙選時英讓薦元
真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
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
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
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
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
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
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
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

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
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
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
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
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
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
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
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
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
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絶衆皆悲泣
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

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
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
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
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
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
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分身原
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
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　冬十月李密
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
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
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

以一台司見處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
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
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
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為
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
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乙酉
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內外諸
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　李
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其餘將
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相繼來降　上使李
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

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爲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爲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嘆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

也賜姓李氏以孝恪爲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　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爲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爲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

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鬭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　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

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鄉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度河比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旣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擧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

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
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
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
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
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閻甫泣曰明公雖云
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
彊者爲雄明公奔亡甫將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
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
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
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能
深言不諱乎願明公孰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

公有所措身閻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
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閻甫奔熊州伯當亦止
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
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
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紿桃林縣官曰奉
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
婦人衣戴羃䍦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
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
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
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
摠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

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
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
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
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
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
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
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
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
之必矣李密旣度陝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
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
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彥師以功賜爵葛

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
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
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爲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
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
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爲
太尉府官屬杜淹戴胄皆預焉　王世充專揔朝
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閴然世
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
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
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世充悉引
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爲言聽計從

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厮養世充皆以甘言悅
之而實無恩施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
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
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
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
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
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
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
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
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
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為內應開

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恭慎達之子也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
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為劉太后假子
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
還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
不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
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
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
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
為己符瑞云　閏二月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
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沉米船百五

十艘　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為龍驤
大將軍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
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
為呪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
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
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
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
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
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馬軍
總管知節為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
安李君羡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為

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羡置左右以留安為右四
統軍　王世充因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
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
以厚德為殷州刺史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
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
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
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
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三月壬申王世
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王世充之寇新
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已者議受禪李世
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以

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遂正
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
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
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
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
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
軍戴冑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
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
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冑復固諫世充怒出為鄭
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
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

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
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
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摠
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甲
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　東都道士桓法
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為天
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
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
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
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
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毋

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
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王世充令長史韋
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
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
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
據按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
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
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
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
海內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
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

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
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
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禁省　乙巳王世充備
法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戊申
王世充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弟宗
族十九人皆為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
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興為太尉張僅為司空楊
續為納言韋節為內史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
僕射齊王世渾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
為少吏部鄭頲為御史大夫世惲世充之兄也又
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

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　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閤杖之各四十懷義士衡不問賞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爵襄

城郡公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為啟陳世惲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世惲為太傅領尚書令　秋七月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廩食其所部以士信為陝州道行軍總管世充左

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
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
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劉
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毀其河橋
而還　八月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世充
將葛彥璋　冬十月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
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
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叡爲尉州刺史要漢
伯當之兄也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辯以徐亳之
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
公逸乃留其從弟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

襄城爲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
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
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襄
邑公
三年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
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
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
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
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人不聊生矣以宮
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宮中諸將出
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餒死

者日有數十世充又以臺省官爲司鄭管原伊穀
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丞郎得爲此行
者喜若登僊　夏四月羅士信圍慈澗王世充使
太子玄應拒之士信刺玄應墜馬人救之得免
庚申懷州總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
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總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
又破之　辛酉世充陷鄧州　五月突厥遣阿史
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
妻之幷與之互市　顯州行臺尚書令楚王楊士
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
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爲

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爲
顯州總管　上議擊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鎭驍
勇皆集洛陽置四鎭將軍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
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屈
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
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
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
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
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癸亥突厥
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
牛羊萬計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

王弘烈鎮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惲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世民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

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冑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民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

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過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至暮各引兵還　九月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轘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僞遁設伏大破之遂東

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隨許潁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

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

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鎭周來降　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旣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世充以爲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來降拜上柱國郇

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鎭虎牢軍于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却之使郭孝恪爲書說滎州刺史魏陸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爲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爲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詔以要漢爲汴州總管賜爵郇國公　十一月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　唐兵逼洛陽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建德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事見唐平河朔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　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
四年春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　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皁衣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

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

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
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
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
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
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
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既而限以
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
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
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
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
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

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
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
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
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
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
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
右掖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
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
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
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
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頲不樂仕世充多稱疾

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
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爲沙
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
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
心志頲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
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
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
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
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邪不誅
之何以制衆遂斬頲於市頲言笑自若觀者壯之
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庚戌王泰棄河

陽走其將趙夐等以城來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
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
千援之至轘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　乙卯
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
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
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
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
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
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
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
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

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為內應遂拔之獲其荊王行本及長史戴胄悅君理之孫也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

十匹直鹽一斤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腳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為公卿糠覈不充尚書郎以下躬自負戴往往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　秦王世民中分麾下使屈突通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平事見唐平河朔　夏四月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總管

盧君諤戰死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五月擒竇建德甲子王世充偃師鞏縣皆降　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　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

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為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誄之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杞王世辯以徐宋等三

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爲諫議大夫

甲子俘王世充于太廟上見王世充而數之王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爲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　王世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

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惲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唐平河朔　竇建德

隋煬帝大業七年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爲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鄃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蓨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孫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

十二年冬十二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

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

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丙辰竇建德爲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秋七月煬帝詔

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䴚世雄以爲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慚恚發病卒建

德遂圍河間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爲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爲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爲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

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爲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爲黃門侍郎玄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爲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冬十一月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爲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爲納言德紹爲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

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之間衆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衆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壻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鬭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絰杖行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爲内史令

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衆十萬寇幽州揔管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爲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萬均世雄之子也

二年春閏二月宇文化及保聊城竇建德縱兵攻之生擒化及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爲左丞虞世南爲黃門侍郎歐陽詢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竇建德陷邢州執揔管陳君賓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爲

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爲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柰何爲弒君之賊效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爲禮乃犇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内史侍郎　夏四月竇建德聞王世充廢皇泰主自立乃絶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爲鄖公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宇文化

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

秋八月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洺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已亥建德兵至洺州城下丁未竇建德陷洺州總管袁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　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淩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群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

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為如何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冬十月己亥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　辛丑李藝破建德於衡水　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二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度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為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己未建德還洺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　十一月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

由是親之　十二月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為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三年春正月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幷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眾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潬母霍氏亦善騎射

自稱霍揔管世勣結商胡爲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飮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旦嚴警爲備商胡旣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

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衆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洺州　二月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洺州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　夏五月竇建德遣高士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籠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秋八月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　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

德遣同安公主隨使者俱還　冬十月竇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薛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塡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　十一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

唐彊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旣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十二月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於籠火城破之　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讓爲行軍揔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洺州　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恒山胡大恩請降

四年春二月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三月行
軍揔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黄州拔之洛州嚴備世
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竇建德所
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　竇建德陷管州殺
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汎舟
運糧泝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
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
於成皐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
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
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
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

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
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
兵皆江淮精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
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
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
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
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
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
成皐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
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
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

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
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
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
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
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
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
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
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
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
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
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

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
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
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
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
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
萬衆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
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
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
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
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
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

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
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入於伏
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
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之地久
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
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
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
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
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
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竇建德迫於武
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

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
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
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
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
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
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
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
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
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
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
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

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
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
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
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
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
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
也不可諜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
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
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
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
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行而

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
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
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
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
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
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
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
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
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出陳前以誇衆世民
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
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甑生梁

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琎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閒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

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

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洺州　壬申齊善行以洺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民還向海隅爲盜善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朝爲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唐

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上以善行爲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　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秋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

竇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廟行飮至之禮以
饗之　丙寅斬建德于市

唐平隴右　薛舉

隋恭帝義寧元年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
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
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
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
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
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果爲齊公少
子仁越爲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
帥衆歸之以爲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

枹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枹罕岷山羌酋
鍾利俗擁衆二萬歸之舉兵大振更以仁果爲齊
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爲晉王兼河州刺史羅
睺爲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
未幾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秋七月薛舉
自稱秦帝立其妻鞠氏爲皇后子仁果爲皇太子
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
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
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啖軍士及
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
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

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趣劒口至河池郡
太守蕭瑀拒卻之　冬十二月薛舉遣其子仁果
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
弘芝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
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
舉勢益張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
長安進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謩
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
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
臣曰自古天子有降者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
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

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
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亟亡
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爲亡國
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
引爲謀主　姜謩竇軌進至長道爲薛舉所敗引
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
舉相遇戰敗爲舉所虜

唐高祖武德元年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
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納其
使　夏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元
帥將八摠管兵以拒之　秋七月薛舉進逼高墌

游兵至于幽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愼勿應也俟吾疾愈爲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墌西南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八揔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爲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瑗言於舉

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墌城謚舉曰武帝　己丑以秦王世民爲元帥擊薛仁果　九月甲寅秦州揔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鎭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墌人僞以城降叔良遣感帥衆赴之己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爲殿

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爲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薛仁果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仵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

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獲免　薛仁果之爲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寖弱秦王世民至高墌仁果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揔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

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候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

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睺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爲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上賜常達帛三百段贈劉感平原郡公謚忠壯撲殺仵士政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爲前鑒也

唐平河西 李軌

隋恭帝義寧元年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

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子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秋七月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桀共起兵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凉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諸人既逼以爲主當禀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

此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
爲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川自稱闕可
汗請降於軌　薛舉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
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
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
阬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
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
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八月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
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
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爲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

俟德冊拜軌爲涼州總管封涼王　冬十一月乙
巳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　李軌吏部尚
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爲謀主碩見諸胡浸
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仁有
隙軌子仲琰嘗詣碩碩不爲禮乃與脩仁共譖碩
於軌誣以謀反軌酖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
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
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
欲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爲本
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
心終不服密與羣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

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
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
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
二年春二月張俟德至涼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
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
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
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
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奈何復自貶黜
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
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
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

討之上遣使與吐谷渾可汗伏允連和使擊李軌
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
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興兵
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
涼州奕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
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
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
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
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
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
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

固彼雖彊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興貴
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
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
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
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
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
登玉女臺置酒為別夏五月庚辰興貴執之以聞
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為人使
臣聞國亡不慼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
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其子弟皆伏
誅以安興貴為右武候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

帛萬段安脩仁為左武候大將軍申國公

唐平河東 劉武周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
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鷹揚府校尉
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閤下武周
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
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為民父
母之意乎眾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
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
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春二月
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

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
倉以賑飢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
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鴈門郡丞河
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
桑乾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
奔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
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
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
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為皇后改
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尚書左僕射妹壻同縣
苑君璋為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

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
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
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
殺孝意以降

唐高祖武德二年春三月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眾軍於黃蛇嶺兵鋒甚
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
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彊遣之至則俱沒達忿
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　丙辰劉武周圍并
州齊王元吉拒卻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
救并州　五月丙戌劉武周陷平遙　初易州賊

帥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爲竇建
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武
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
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
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
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丁未武周
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
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摠管李仲文擊之
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纔
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衆逐
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爲所虜既而俱

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上以劉武周入
寇爲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爲晉州道
行軍摠管討劉武周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辛
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　九月裴寂至介休
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
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
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
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李仲
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
城鎮俱没唯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爲金剛所虜謀
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

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紿其司馬劉
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辛巳元吉
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犇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
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
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
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晉陽彊兵數萬食支十年興
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
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使士
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
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
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
也并誕赦之衞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爲武周所

虜政會密遣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
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弘
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　冬十月劉武周
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
將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泰二州收民入城堡
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爲盜夏縣民呂崇茂
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爲所敗詔永安
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摠管于筠内史
侍郎唐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
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

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
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
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
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
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
之　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浩州　秦王世民引兵
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
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恇擾聚入城堡
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
爲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
收其糧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

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
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
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
甲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
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十二月
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
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
剛遣其將善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
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
摠管劉世讓皆爲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
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

敬德尋相將還澮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
山摠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
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
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趣安邑邀擊大破
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
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
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
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
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
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行本於蒲反行本

出戰而敗開門出降辛巳斬行本　宋金剛圍絳
州　二月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長子壺關潞州
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
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
徇　己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　三月
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
之俘斬數千人　甲申行軍副摠管張綸敗劉武
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　劉武周數攻浩州爲李
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夏四月丁未金剛北
走秦王世民追之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
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

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陜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西

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

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

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　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貲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鎭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

唐平江陵　蕭銑

隋恭帝義寧元年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

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
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
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
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
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
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
舊柳生即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
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
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
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
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

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
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返正忽自
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
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
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
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
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
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
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唐高祖武德元年夏四月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
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爲孝靖皇帝祖巖爲河

間忠烈王父璿爲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
皆爲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
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
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
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弑皆降於銑欽州刺史甯長
眞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漢陽太守馮盎以
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銑士弘各
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銑遣甯長眞帥嶺
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
説和曰長眞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
勝兵足以當之奈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

廉爲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眞僅以身
免盡俘其衆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
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勱之子也始安郡丞李襲志
遷哲之孫也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
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聞煬帝
遇弑帥吏民臨三日或説襲志曰公中州貴族久
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内鼎沸以公威
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襲志怒曰吾世
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
也欲斬説者衆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
陷爲銑所虜銑以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摠管於

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二年秋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

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奏請獲免

三年蕭銑性褊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爲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冬十一月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

十二月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荆門鎮拔之

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爲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爲麾下所殺銑以繡爲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四年春正月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　李靖說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

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爲夔州以孝恭爲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爲行軍總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爲質　夏六月黄州總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獲其總管馬貴遷　秋七月辛巳夔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鄀州拔之　九月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盧江王瑗爲荆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冬十月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　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彦舉以五州來降

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

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自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

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柰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跂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鬬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

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法興　輔公祏

隋煬帝大業九年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祏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

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幷力伏威使公祏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幷其衆

十一年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衆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爲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闞稜爲之冠既而李子通謀殺

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墮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衆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貲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

唐高祖武德元年武康沈灋興世爲郡著姓宗族數千家灋興爲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兵以討化及爲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爲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爲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灋興亦上表於

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二年沈灋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撝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灋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灋興及伏威灋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楊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爲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

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楊賊帥樂伯通帥衆萬餘降之子通以為左僕射　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為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

三年夏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祏為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　李子通度江攻沈灋興取京口灋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庱亭元超敗死灋興棄毗陵

奔吳郡於是丹楊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灋興府掾李伯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闞稜王雄誕為之副公祏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衆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為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帥餘衆復居其後子通為方陳而前公祏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之反為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

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楊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灋興於吳郡大破之灋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灋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灋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灋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四年冬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將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

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昆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昆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

歙州總管賜爵宜春郡公
五年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
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
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齊
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闞稜爲左領軍將軍　李
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旣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
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爲吏所獲俱
伏誅
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爲太保　秋八
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
公祏相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

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闞稜
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祏知
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爲學道辟穀以
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楊令雄誕典兵爲
之副陰謂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
爲變伏威旣行左遊仙說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
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貳心雄
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祏因奪其兵使其黨
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
方平定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柰何
無故自求滅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

公爲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
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祏知不可屈縊殺之雄
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
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爲之流涕公
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
鎧仗運糧儲尋稱帝於丹楊國號宋修陳故宮室
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
大使越州總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爲西南道
大行臺（五年二月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總管是歲三月善安反遣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之）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
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

桂之衆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
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
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
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九月戊子輔公祏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
通寇壽陽　冬十一月黃州總管周灋明將兵擊
輔公祏張善安據夏口拒之灋明屯荊口鎮壬午
灋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艓而
至見者不以爲虞遂殺灋明而去　甲申舒州總
管張鎮周等擊輔公祏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
大破之　十二月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

執之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遥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摠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摠管摠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摠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七年春正月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祏別將於樅楊破之　二月辛丑輔公祏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祏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祏鵲頭鎮拔之　壬子行軍副摠管權文誕破輔公祏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鎮　太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紿其衆及公祏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寃赦之復其官爵　三月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　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楊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絶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卧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楊掩其巢穴丹楊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爲不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楊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闞稜免冑謂賊衆曰汝曹不識我邪何敢來與我戰賊衆

多稜故部曲皆無鬬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
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
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
至丹楊公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
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祏至句容從兵能屬者
纔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
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
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祏送丹楊梟首分捕
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爲東南道行
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
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

輔之膏肓也闞稜功多頗自矜伐公祏誣稜與己
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稜及杜伏威
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幷籍沒之稜自訴理
忤孝恭孝恭怒以謀反誅之

唐平山東 劉黑闥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貝州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
獪與竇建德善後爲羣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
充世充以爲騎將每見世充所爲竊笑之世充使
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
將軍賜爵漢東公

四年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
里暴横爲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
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洺州欲竊
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
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
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單
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
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
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
之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將無以見
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
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

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且恐泄
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
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
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秋七月甲
戌襲漳南縣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
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
臺於洺州魏冀定滄並置總管府丁丑以淮安王
神通爲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八月丁酉劉黑闥
陷鄃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
敗死黑闥悉收其餘衆及器械竇建德舊黨稍稍
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爲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

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
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總
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　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執
屯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　初洛陽
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劉黑闥
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
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
為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
皆應之辛酉徐圓朗自稱魯王　淮安王神通將
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洺相魏恒趙
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

陳十餘里黑闥眾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
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
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奔
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
薛萬均萬徹皆為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
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庚寅劉黑闥陷
瀛州刺史盧士叡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
之　毛州刺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
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闥　冬十
一月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玄通黑闥愛
其才欲以為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

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相開慰當
為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
守者與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
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即
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之為之流涕拜其子伏
護為大將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
麴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竇建德
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
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
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走保洺州
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

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
城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
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
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
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帥
胡騎從之左武衛將軍秦武通洺州刺史陳君賓
永寧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逃歸長安　丁卯命
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己巳劉黑闥陷
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總管潘道毅辛未陷莘
州
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

洛州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尚書高雅
賢爲右領軍衛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
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
而攻戰勇決過之　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
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　秦王世民軍至獲嘉
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
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　幽州總管李藝
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闥聞之
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
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
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

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
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　洺水
人李去惑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
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
洺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
之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
讓以城來降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欒廉趙四
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
劉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
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
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

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
軍總管郯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
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
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
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
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
之時年二十　辛巳秦王世民拔洺水三月世民
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
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
高雅賢爲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
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

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
潘毛爲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
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
　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
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
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
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
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
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壓
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勝蹂
其步兵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

勢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
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洺水
大至深丈餘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
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　徐
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
說圓朗曰有劉世徹者其人才略不世出名高東
夏且有非常之相眞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
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撝可定圓朗然之
使復禮迎世徹於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爲人所
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得志將軍豈有全
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

密乎圓朗復以爲然世徹至已有衆數千人頓於
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
事變欲亡去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爲
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
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
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
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
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趣濟陰　丙子行臺民部
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　夏六月辛亥
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　乙
卯遣淮安王神通擊徐圓朗　丁卯劉黑闥引突

厥寇定州　秋七月甲申秦王世民以淮濟之間
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摠管任瓌李世勣攻圓
朗乙酉班師　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
買亡命在鮮虞復聚兵應之甲午以淮陽王道玄
爲河北道行軍摠管以討之　九月劉黑闥陷瀛
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
子以元吉爲領軍大將軍并州大摠管癸丑貝州
刺史許善護與黑闥弟十善戰於鄃縣善護全軍
皆沒甲寅右武候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
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乙丑行軍摠

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爲黑
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
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
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
委老夫今王輕銳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
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
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
鬬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
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
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爲之流
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

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　淮陽王
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廬江王瑗棄城
西走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
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
爲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
進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
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
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
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
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
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　十二
月戊午劉黑闥陷恒州殺刺史王公政　癸亥幽
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
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
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
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
皆聽直入卧内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爲國禦
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
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
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
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
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乙

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　劉黑闥攻魏
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
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
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
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未之信今宜悉解其
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
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
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
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
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舍仗
來降大軍度橋進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
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
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
黑闥爲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
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
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
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
十善斬於洺州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
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二月丙寅徐圓朗窮蹙與
數騎棄城走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太宗平内難

唐高祖武德五年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
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
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
民爲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
寬簡喜酒色游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
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
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
多内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
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

至以求媚於上或言烝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
秘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
親戚橫長安中恣爲非法有司不敢詰
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
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
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
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
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
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
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
及爲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

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
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
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
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
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
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昔日子也
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
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
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
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
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

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
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顧之
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内幸無事陛下
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
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無孑
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
屬之必能保全上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
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
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
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内今劉黑
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

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頍之兄子也

七年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為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嶲州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謩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夏六月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為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繼至者皆令三十人為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嶲州挺沖之子也初洛陽既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為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　秋七月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為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　上欲徙都以避突厥秦王世民諫止之建成與妃嬪

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

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

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
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
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
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
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
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
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
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
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迂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
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
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

藩邸唯當殺身以為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
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
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
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
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既
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
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
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
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
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
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

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
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
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
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
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
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
是重二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
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
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
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
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

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
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
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
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
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
晊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
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
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
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
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
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

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
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
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
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
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
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
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
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
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
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

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
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
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
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
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
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
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
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
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
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
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

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
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
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未太白
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
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
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
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
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
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
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
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

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
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
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
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
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
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
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
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
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
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
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

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吕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顯儁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府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既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

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閤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黄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奬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絶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

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曏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太宗易太子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　冬十月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生八年矣

太宗貞觀七年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十三年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禁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十五年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不聽又寵暱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爲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塊竟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

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爲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夏六月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

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逾
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宮臣
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
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
伏惟居安思危日愼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
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秋八月丁
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爲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
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
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
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
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

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
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
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
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
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
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
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
窺窬之源也　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
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
宮中則與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

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
臣拜答不暇宮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
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
牛親臨烹煑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
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辮髮
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
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
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卧於地
衆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
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
髮爲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

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
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
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
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
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爲二隊太子與
元昌各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矟布陳大呼交戰擊
刺流血以爲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撾之至有死
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
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鬭豈不樂哉又曰我爲天子
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
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

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泰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泰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爲殿下用之又曰魏王爲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敕召宜密爲之備太子大然之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使詗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之力戰上以爲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

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當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公主皆爲太子所親昵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干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以紇干承基爲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

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
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
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
可乎羣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
因泣下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
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
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
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
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
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粗而匿其精以
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

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
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
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
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
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
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耶及君集反誅上乃謝
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
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
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
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
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

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
朕見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
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
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
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
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
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
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
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
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
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

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
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
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
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
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
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
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
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
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如何對曰晉王仁孝
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
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

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是日泰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敕門司盡辟其騎引泰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太宗平突厥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鴈門上下恇懼撤民屋以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

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司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

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絶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閒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十二年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

前後屢捷突厥頗憚之

恭帝義寧元年夏五月突厥數萬衆寇晉陽唐公李淵舉兵劉文靜説淵結突厥爲援告突厥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使康鞘利送馬千匹爲互市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秋八月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至事並見高祖興唐

唐高祖武德元年　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勒郝瑗説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主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説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　夏四月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爲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五月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彊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横帝優容之

秋九月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璹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　冬十月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二年閏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度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爲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苾爲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始畢至豐州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

靜以幣出塞爲朝廷致賻突厥乃還　夏六月
己酉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擧哀于長
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
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　秋八
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
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
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
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逐北二百
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
也
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

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九月突厥莫
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爲所敗掠男女
數千人而去　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尚書陸
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
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既
亡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
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師都
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
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幷州突厥利可
汗與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竇建德之師自
滏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

突厥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幷州
以居楊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
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
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
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
十二月突厥倫特勒在幷州大爲民患幷州總
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年春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
管　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
陵中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
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

民爲兄弟所逼脫身奔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
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
楊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
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
慢甲戌突厥寇汾陰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
集擊却之　夏四月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
門李大恩擊走之　戊申突厥寇幷州初處羅可
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幷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璹
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疑
元璹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
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

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
弟也　五月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
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　秋
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
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夜進圍崞縣乙巳王孝
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
逼月餘引去　九月突厥寇并州遣左屯衛大
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
尉遲敬德等擊之　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
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　高開道與突厥連兵
數入爲寇恒定幽易咸被其患

五年春二月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
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璹長孫順德等還庚子
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勤熱寒阿史那
德等還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
苑君璋合衆攻之不克月餘乃還　夏四月壬
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爲突厥所殺先是大
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監獨孤晟
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
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頡利可汗遣數萬
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
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

上惜之獨孤晟坐減死徙邊　五月突厥寇忻
州李高遷擊破之　秋八月乙卯突厥頡利可
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
將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鴈門己未寇并
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豳州道秦王世
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
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
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璹曰戰則
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
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
復來臣愚以爲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
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

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顗破突厥斬首五千餘
級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
璹詣頡利是時突利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
數百里間塡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
辯詰頡利頗慙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
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
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
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
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
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九月

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
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
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岡鎮大破之斬首千餘
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恒山之南
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
冬十一月乙酉封略陽公道宗為郡王道宗為
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
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其郁射
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
六年夏五月丙申梁師都將辛獠兒引突厥寇林
川 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

寶言擊走之 癸卯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
稽將兵邀擊破之 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
來降先是前幷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
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
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
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
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
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
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
璋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
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

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壬
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 丁卯苑君璋與突厥
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為朔州
總管封榮國公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
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
於臘河谷破之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
李高遷為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
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備
突厥八月甲辰突厥寇眞州又寇馬邑 己未突
厥寇原州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鎭癸酉又
寇渭州 九月庚寅突厥寇幽州 壬寅高開

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 突厥惡弘農公劉世
讓為己患遣其臣曹般陁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
欲為亂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沒其家
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軍還 初上
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
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
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
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衆攻城
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
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頡利
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

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為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候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為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為朔州總管　突厥數為邊患幷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

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幷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幷州之境從之　十二月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

七年春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　夏五月辛未寇朔州　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　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趣大木根山邀其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　癸未突厥寇陰盤　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幷州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　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

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虛言也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幷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

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
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
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
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
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
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
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
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
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
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
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

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
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
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
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
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
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
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
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庚寅岐州刺史
柴紹破突厥於杜陽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
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
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夾畢

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既入朝賜爵和順王　丁
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　九月癸卯突厥
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　冬十
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爲
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
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甲寅涼州胡睦伽陀
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
夏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
硤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
利可汗寇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爲行軍

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爲長史先是上
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
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
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　丙辰代州都督
藺暮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
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以禦之丁巳命秦王屯蒲
州以備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
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　詔安州大都
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
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
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皆沒瑾脫

身犇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爲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州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藺謩擊破之　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　突厥寇蘭州　冬十月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　十一月戊戌突厥寇彭州

九年春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　三月辛亥突厥寇靈州　癸丑南海公

歐陽胤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　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　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癸未突厥寇西會州　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　突厥寇蘭州　六月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　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　癸亥詔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初稽胡酋長劉仚成帥衆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

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

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
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
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
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
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
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
未和之時諸軍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
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
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
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
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

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
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
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
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
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固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
設備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
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諸
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
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

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
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
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
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
太宗貞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
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恒安其衆皆中國
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
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遣鴈門人元普賜之
金券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恒安
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恒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彊且
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

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
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君璋為隰州都督
芮國公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
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
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
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
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
歛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
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
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
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

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　初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税無度敕勒相帥叛之附于頡利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叛之頡利不能制事見唐平遠勒　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璹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二年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

之不遠也頡利發兵攻突利夏四月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爲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柰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興兵致討輒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虚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爲夏州　秋九月己未突厥寇邊朝臣或

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
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
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
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
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
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公
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
良暱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
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糧
乏絕四也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

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
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
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
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九月
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
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　冬十一月辛
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
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　庚申以行并州都
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
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
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

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
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
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
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
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
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
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
部來降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
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
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

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
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
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
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
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
往之事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
道大破之　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
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餘衆尚數萬遣
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
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
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

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

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候大將軍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携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犇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

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太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

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

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況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

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

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奔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

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將軍尋以爲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柰爲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爲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爲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密爲北安州都督　秋八月戊午

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犇高昌聞突利為唐所禮遂來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内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既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伊西州

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没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

六年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憊上見而憐之以虢州地多麇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為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冬十月癸未復以為右衛大將軍

七年冬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十年春正月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為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為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勤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不能為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設慙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荅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為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為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咥利失可汗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

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尚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内

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四月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

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書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為灰壤陛下存

其骸骨復立可汗願萬世子孫恒事陛下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榦也四夷枝葉也割根榦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十四年春二月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為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之　冬十月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薛延陀合兵二十萬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發兵與李思摩共為掎角唐兵縱擊薛延陀追至漠北 事見唐平鐵勒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北度河有衆十萬

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十一月戊午悉棄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為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

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且彼與薛延陁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陁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爲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爲大可汗時薛延陁方彊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陁車鼻貴種有勇略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陁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

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閒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陁及薛延陁敗車鼻執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爲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

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肥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隷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州隷定襄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夏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　秋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爲衛將軍於是突厥盡爲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

唐平鐵勒

唐太宗貞觀元年　初突厥旣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陁回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

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陁於諸部爲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汗山北又以薛延陁乙失鉢爲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陁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其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陁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

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
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
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爲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
陁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
二年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陁共
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
遣游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册書拜夷男爲眞珠
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
大漠之鬱督軍山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
磧北至俱倫水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霫諸
部落皆屬焉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陁遣其弟特勒入貢
十二年 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陁眞
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揵山北獨邏水南
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上
以其强盛恐後難制秋九月癸亥拜其二子皆爲
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十三年秋七月詔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
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
還其舊部突厥憚薛延陁不肯出塞上遣大農卿
郭嗣本賜薛延陁璽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
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

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
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
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
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
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陁受
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
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鎭撫部落其踰分故
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陁奉詔於是遣
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
十五年薛延陁眞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
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

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
靺鞨霫等兵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
嶺以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
保朔州遣使告急十一月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
儉帥所部精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
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
百屯朔方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
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
貴將兵一萬七千爲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
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
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陁負其强盛踰漠而南行數

千里馬已疲瘦九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薙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掎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十二月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陀於諾真水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

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濼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薛延陀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首二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

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彊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十六年秋九月癸亥薛延陀眞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昏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

冬十月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

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陀置眞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眞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陀猶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

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陁來具言其狀上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詣薛延陁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七年閏六月薛延陁眞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陁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

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眞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眞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陁先無庫廄眞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昏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

良上疏以爲薛延陁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餘寇奔波須有酋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婚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

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陁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併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

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愼哉

十八年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薛延陀眞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眞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

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爲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爲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

十九年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亟來眞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眞珠啗以厚利眞珠懾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眞珠卒上爲之發哀初眞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陀詔許之皆以禮冊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眞珠卒來會喪既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 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陀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候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僞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陀大敗追奔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十二月己未敕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

鎭朔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鎭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鎭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陀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彌可汗輕騎遁走部曲騷然矣 薛延陀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暱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

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夏六
月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
爾爲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
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
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
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陀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
羅護靺鞨遇薛延陀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
鞨擊破之薛延陀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
亂多彌引數千騎犇阿史德時健部落回紇攻而
殺之幷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俟斤互相攻擊
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陀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

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歸其
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
北使兵部尚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
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
朝議恐其爲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
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
手詔以薛延陀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
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
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
其酋長梯眞達官帥衆來降薛延陀咄摩支南犇
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

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
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
師拜右武衛大將軍　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
江夏王道宗兵旣度磧遇薛延陀阿波達官衆數
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犇二百里道
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
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浮陽迴紇拔野古同羅
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
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
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部落烏散不知所之奴
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

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迴紇等使者
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
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
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
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
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同
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
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
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爲可汗子子孫
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爲詩序其事
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

從之　冬十二月戊寅迴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詔以迴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蹛林州白霫爲寘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敕勒

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既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迴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夏四月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爲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　六月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爲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爲薛延陁所掠者亦令贖還

二十二年秋八月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陁餘寇　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烝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壻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爲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迴紇部落

離散遣兵部尚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　冬十月甲戌以迴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爲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高宗龍朔元年冬十月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衆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爲副鴻臚卿蕭嗣業爲仙蕚道行軍總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爲副將兵討之審禮德威之子也

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

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阬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虜相帥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爲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

仁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設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　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爲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

總章二年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

唐平西突厥

隋煬帝大業元年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

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爲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爲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三年冬十月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燉煌

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
之
四年春正月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
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
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
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數十
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啓民舉其部
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
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
耳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旣許之師出有日
矣顧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

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
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
爲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
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
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
乎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
隨君肅貢汗血馬
七年　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
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
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
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彊大耳臣請

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
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
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
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
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
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
兵誅處羅然後爲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
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
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
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
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

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
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
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
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
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
終有怏怏之色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
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
勒大柰別將餘衆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
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賞賜甚厚
唐高祖武德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西突厥曷娑那

可汗自守文化及所來降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二年秋七月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旣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

九月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旣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八年夏四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眞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昏

二年冬十二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失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咥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

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況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

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
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
實利也上從之　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既先可汗
之子爲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肆
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敗逃於金山爲泥
孰設所殺諸部兵推肆葉護爲大可汗
六年秋七月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陁
爲薛延陁所敗肆葉護性猜很信讒有乙利可汗
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
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
泥孰犇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

護輕騎犇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
是爲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
因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
八年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
鉢羅咥利失可汗
九年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
西突厥之別部也
十二年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
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
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居碎葉以東右廂
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

姓咥利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咥利失兵
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
設爲大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
咥利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
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咥利失大戰殺傷甚
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
屬咥利失
十三年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
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咥利失窮蹙逃犇鏺汗而死
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爲乙毗
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

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
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陸建庭於鏃曷山西謂
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駮馬結骨火燖觸水昆
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爲境
十四年侯君集之討高昌也西突厥可汗遣其葉
護屯可汗浮圖城爲高昌王文泰聲援及君集至
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十五年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入貢秋
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
立爲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
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

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為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彊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

十六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彊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

部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柰

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此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不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孰啜輒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斬泥孰啜以徇衆皆憤怨泥孰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

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諸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奔吐火羅

二十年夏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為聘禮

二十二年　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

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
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乙毗咄陸
奔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
夏四月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內屬詔處之
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
茲請爲嚮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爲崑丘道行
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　冬十二月戊寅以崑
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泥伏
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
護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
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
州庭州刺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
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
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咥運乃說其父
擁衆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衆建牙于雙
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咄陸五啜弩失畢五
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咄陸可汗連兵
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咥運爲莫賀咄
葉護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
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

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
及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
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
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爲副發
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迴紇五萬騎以討之
冬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撫使單道
惠與突厥賀魯相結
三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
朱邪孤注於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總管高德
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
四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

號眞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
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閏四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六年夏六月癸未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蔥
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西
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冬
十一月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冊拜頡苾達度
設爲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
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爲沙鉢羅所併餘衆寡弱
不爲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冊拜而歸
顯慶元年秋八月辛丑蔥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

擊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　冬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兹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漸耳何急而為此自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為之

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陣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斃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為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羣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為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為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二年春閏正月庚戌以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迴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眞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衆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眞為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衆　冬十二月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為賀魯所破虜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

知賀魯為賊而大唐為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孰喜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迴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矟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軍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眞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眞降定方乃命蕭嗣業迴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

斯川道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衆繼之
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
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
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
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
步真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
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
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其子咥運
壻閻啜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
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
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

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沙鉢羅
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
市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
執之送于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
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護府以
阿史那彌射爲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興昔亡可
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爲左衛大將軍濛
池都護繼往絶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
盧承慶持節冊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
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三年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

爲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
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
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冬十一月
甲午獻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種落爲六都督府
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
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四年春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真珠護
葉戰于雙河斬真珠葉護
龍朔二年冬十二月㕡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
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絶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
昔亡之境繼往絶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曰

彌射謀反請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
彌射若反我輩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矯稱敕
令大總管齎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
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
部亡走海政與繼往絶追討平之軍還至疎勒南
弓月部復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
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
皆以興昔亡爲寃各有離心繼往絶尋卒十姓無
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餘衆附於吐蕃
咸亨二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爲
左驍衛大將軍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陸之衆

四年冬十二月丙午弓月疎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麫共攻疎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調露元年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爲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

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爲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永淳元年春三月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　三月以裴行儉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夏四月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麫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麫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閻懷旦等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　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

二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

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天授元年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左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聖曆二年秋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久視元年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爲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

長安三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四年春正月冊拜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子也

中宗神龍二年閏正月甲戌以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爲懷德郡王　冬十二月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

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卧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爲嗢鹿州都督懷德王

景龍二年冬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弩等帥衆犯塞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衆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衞忠節行

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時爲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四鎭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

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鎭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鄉導恐四鎭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鎭兵疲弊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鎭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

夷狄之患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俀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俀

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强寇爲援虔瓘等遂爲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俀子爲患今且有娑葛急則與之幷力内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内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奬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入寇

元振在疎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咼而殺之　癸未牛師奬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奬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

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

三年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睿宗景雲二年冬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

玄宗開元二年　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

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
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三年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
鳩集餘衆爲之酋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
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
歲以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四年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
五年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博
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
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秋七月安
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

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
史那獻擊之
六年夏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
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七年冬十月壬子冊拜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
十年冬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
爲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十四年杜暹爲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
官以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
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
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
入朝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
儲積皆爲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既而蘇祿聞暹入
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八年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
使者預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
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爲我設也
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
騎施在西
二十三年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
換城
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

破之　秋八月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
干求請降許之
二十六年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
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爲用既尚唐
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
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
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
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其部
落又分爲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勒
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
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

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
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
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
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
騎施可汗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
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與
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
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
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九月
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

皆帥衆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內
二十八年春三月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
仙罪以爲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
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
氏爲交河公主　冬十一月突騎施莫賀達干
聞阿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
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
爲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
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天寶元年夏四月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
於突騎施至俱蘭城爲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
纛官都摩度來降六月乙未冊都摩度爲三姓葉
護
三載夏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詧討突騎施莫
賀達干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
伽六月甲辰冊拜骨咄祿毗伽爲十姓可汗
八載秋七月冊突騎施移撥爲十姓可汗
十二載秋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
羅蜜施爲突騎施可汗

太宗討龜茲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龜茲王伐疊卒
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

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
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
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
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
頗能料敵今崑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
事者羯獵顛那利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
次也　秋七月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
從討龜茲　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
茲北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
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

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爲焉耆王使修職貢龜
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
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爲前鋒左衛
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
其相那利羯獵顛帥衆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
兵偽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
茲懼將却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　龜
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爾進軍逼
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
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尚輦奉御薛萬備帥
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

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
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
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
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
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
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于西門
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
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
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
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
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

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
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詣城開示禍福皆
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
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
葉護爲主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
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
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爲左武衛
中郎將
高宗永徽元年　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
畢立其弟爲王唐兵既還其酋長爭立更相攻擊

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
其衆
顯慶元年秋八月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三年　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
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
互來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
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茲
大將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
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
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胄與羯獵顛戰
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爲龜

兹都督府春正月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為龜
兹王兼都督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
龜兹以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太宗平高昌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貢六年
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太宗貞觀四年冬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
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
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
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
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

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
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
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
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丙子還宮親獻禽
於大安宮
六年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
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
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
襲焉耆大掠而去
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伊吾先

臣西突厥既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
書切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
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
厥者或奔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
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
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
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
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
于蒿猫遊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
邪又遣使謂薛延陀云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
何為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間鄰國為惡不誅善
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

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為軍導以擊高昌上
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
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　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
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
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
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
之
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
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
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

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則糧運
不給三萬巳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
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
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
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諷者言文泰刻日將
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
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
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
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
辛獠兒爲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
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

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巳物故智盛襲位未幾惟
尚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
猶不出君集命塡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
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
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
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文泰聲
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智盛窮蹙秋八月癸酉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
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
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爲州縣
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朝其後稍驕

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
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
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鎭守數
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
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
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
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
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
鎭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
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
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

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
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王破焉耆王詣軍門
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爲高昌所奪君集奏
幷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　冬十二月丁酉
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行飮至禮大酺三日尋以
智盛爲左武衞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
付太常增九部樂爲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
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
所劾詔下君集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
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
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

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愼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

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霑其膿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敝弊而已上嘉其廉愼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太宗平吐谷渾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爲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請順上遣之

太宗貞觀八年　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昏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復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

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及契苾党項之衆以擊之

冬十月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渾驅牧馬而遁

十一月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尚書侯君集爲積石道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爲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爲且

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爲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
生爲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
渾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
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　亥
閏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
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
無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鄉者段志玄
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
之用故也今一敗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
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

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
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
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山斬其名王大獲雜
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
諸赤水原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
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眞谷其地無水人齕
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獲
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　赤
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爲吐谷渾所圍
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鬬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
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

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
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
居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
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奔于闐契苾何力欲追
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
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
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
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
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
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
海還與李靖軍合大寧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

子也爲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它子爲太子
及歸意常怏怏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
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
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
爲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
慕容順爲西平郡王趉故呂烏甘豆可汗上慮順
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
　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爲其
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
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尚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
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爲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十三年冬十二月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兵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刼其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奔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逆之故君買爲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九

正觀君臣論治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　九月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冬十月甲申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

暴踐者請戶給縑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鎭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旣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

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幷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爲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旣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

以委之至於黠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嚮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矣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鄕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輔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

對曰赦者出於一時之喜怒灋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灋朕復何憂冑前後犯顏執灋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纇太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眞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灋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閏三月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

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曏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夏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六月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　秋九月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爲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上問其行能對曰煬

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爲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爲是何爲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爲立其朝既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

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旣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

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　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灋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二年春正月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爲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灋前世之賢相也　夏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

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

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而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

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

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綃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秋七月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九月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

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冬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

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
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
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
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
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
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
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
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
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
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
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

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
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
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夏四月
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甲午上始御
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
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
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
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
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
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
敗事　冬十二月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

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
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
養正以明夷莅衆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
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
言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
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
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旣
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
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
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

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
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
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四年春二月甲寅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爲中書令
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户部尚書戴胄爲户部尚
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
參議朝政　三月甲申蔡成公杜如晦薨
夏六月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
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
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
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

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
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
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
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火摩
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
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
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
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
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
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
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

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
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
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
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
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秋七月乙
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
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
事衛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
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
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
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

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
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
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
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
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
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冬
十二月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
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
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
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

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
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
為然衆亦服其確論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
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
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
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
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
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
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
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

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衞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五年秋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運祚脩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丙辰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冬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

内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
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
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
者一覆奏而已　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
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
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
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
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
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
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

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
愼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
内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上
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
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榜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
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内五
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
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
亡公等宜戒之
六年春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
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

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
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
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巓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
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
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
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
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
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
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户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
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
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

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入
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
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
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三月
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
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
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
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
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
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
眞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

每言必先假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秋七月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乂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强盛以

自滿也　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戊辰秘書少監虞世南上

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覩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愼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

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

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冬十二月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九年春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

十年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　冬十二月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躓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嚮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愼而行之　治書

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十一年春正月上作飛山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爲煬帝恃其富强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

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二月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

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三月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

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

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秋七月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

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脩繕纔令可居自外眾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

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

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嚮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夫昧旦丕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

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

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
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
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
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然則武
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
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
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
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
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
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冬十月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

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
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
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
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
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十二年春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
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
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
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
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
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

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
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
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
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
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
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
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
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
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
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
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

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冑之諫
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
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
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秋九月甲寅上問
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
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
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
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
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
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
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愼之玄齡等拜曰陛下

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十三年春二月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以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

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戚憂虞如置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荊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彊公等以茅土邪庚

子詔停世封刺史　夏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廄馬二匹　冬十一月戊辰尚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四年冬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

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　右庶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

流外又問何曾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賛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十五年秋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

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

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皆無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諫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

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　秋七月戊午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　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

詔稱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豈爲一人何事過謝　冬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坂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歷南寧戎廣州都督仁弘有才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爲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爲之

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就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

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愎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爲治哉十七年春正月鄭文貞公魏徵薨上思徵之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

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爲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以爲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或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

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
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
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
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
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
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
代不觀蓋謂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
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
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
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
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十八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
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
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
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
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
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
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
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
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
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
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
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
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
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
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
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
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
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玆道形神心氣
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秋八月壬子
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
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
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

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
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
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
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
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
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
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
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
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
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
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

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二十年秋九月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旣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

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旣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

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所乖棟梁之禮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冬十二月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

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各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

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
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
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
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
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秋八月己丑齊
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
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
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
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
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
點日何損於明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
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
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
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
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
中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
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
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
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
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
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

竭力為善則國家乂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
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
不慎哉　秋七月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
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
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
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
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
餘責乃上表諫（語見唐平遼東）玄齡子遺愛尚上女高陽
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上
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柳芳曰玄
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

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
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
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
臣宜哉

唐平遼東

唐高祖武德四年秋七月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
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
五年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
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
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七年春二月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曆遣

使冊建武爲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夫餘璋
爲帶方郡王新羅王金眞平爲樂浪郡王
九年　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上
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三國皆上表謝罪
太宗貞觀五年　新羅王眞平卒無嗣國人立其
女善德爲王
十五年秋七月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
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
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
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
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

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
沒大德紿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
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
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
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
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
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十六年冬十一月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
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王武蓋蘇文凶暴多不法
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
校閱者并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

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弒其王斷爲
數段棄溝中立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
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
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
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
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阬
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　亳州刺史裴思莊奏
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弒
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
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十七年夏六月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

懷遠鎭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
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上
曰蓋蘇文弒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
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
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
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
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
辰詔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
使持節冊命　秋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
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
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奘齎璽書

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
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十八年春正月相里玄奬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
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奬諭使
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釁侵我
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奬曰既
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
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
從二月乙巳朔玄奬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弑
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
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

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
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
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間者薛
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
爲患曏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
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
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
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
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
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稺自餘藩屏陛
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

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
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
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
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
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　上將征高麗秋七月
辛卯勑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
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
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
其勢以太常卿韋挺爲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
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
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

子也　九月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
褚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
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
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弑
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
大焉悉以屬大理　冬十月甲寅車駕行幸洛
陽　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璹
已致仕上以其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
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
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
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爲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

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問洺州刺史程名
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即日拜右驍衛將
軍甲午以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
帥江淮嶺硤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
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
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
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
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
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
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
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情何

可忍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爲勞
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
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
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
治乘亂四曰以逸敵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
布告元元勿爲疑懼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
太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
表請罷高麗之師 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
契丹分道擊高麗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
蕭瑀爲洛陽宮留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

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
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
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
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爲左一馬軍總
管使從行 癸亥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
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丁
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
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
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
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惟噉肉飯

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
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
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
勳賞惟願効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
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
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
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
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
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
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
佩弓矢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

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
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
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
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
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
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
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
數千級　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
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
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
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

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
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
等共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
侍郎　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
丁巳車駕至北平癸亥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
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
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
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
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李世
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
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

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
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眾寡懸
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
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
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李世勣以為
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策
馬趨敵所向皆靡眾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
君乂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
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
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
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王道宗

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乂上自將數百騎至
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
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
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
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
末爇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
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
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為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
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
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
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

槊中其腰尚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暝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爲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它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爲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巖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爲長史造靈轝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爲巖州以孫代音爲刺史契苾何力瘡重上自爲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爲其主冒白

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効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蓋牟城爲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内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

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
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陳凡出
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
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爲諸公
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
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
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
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
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紿延壽曰我以爾
國彊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
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
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
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
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
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
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
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
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
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
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
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
上望見仁貴召見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

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
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
惠眞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
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
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
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耨薩已下酋長三千五百
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
舉手以顙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
百人悉阬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他
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
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
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
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
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爲鴻臚
卿高惠眞爲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
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
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管張金
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　八月甲辰候騎
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
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
之食謂曰爾爲諜宜速反命爲我寄語莫離支欲
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

竹離佽跋上賜衛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
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爲塹壘雖逼其城
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
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
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
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
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
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
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
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
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

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
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阬
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眞
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
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
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望旗沮潰
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
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
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
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
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

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
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
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
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
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
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
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
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
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
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中隨
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築山晝

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
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
頹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
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
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
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
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
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
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
城下而旋城中皆屛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
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

宗將步騎四萬爲殿乙酉至遼東丙戌渡遼水遼
澤泥潦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
水深處以車爲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冬十
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錯水
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凡
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
谷銀山後黄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
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
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
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
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

賜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
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
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
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
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
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
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
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
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
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

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歡呼之
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
於城東拜舞號呼宛轉於地塵埃彌望　丙戌車
駕至定州　壬辰車駕發定州　戊申至并州
二十年春三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
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
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
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怱怱吾不
憶也　閏月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
夏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
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即蘇文也　上自高麗還

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
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
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　丙戌車
駕至京師
二十一年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
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
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
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
數年之閒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
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衞大將軍牛進達
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候將軍李海岸副之

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李世勣軍既度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　秋七月牛進達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　八月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　冬十二月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為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冊命　丙午詔以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　三月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

人勞乃易亂之源也上善其言　夏四月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　六月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劒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劒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　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劒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楊趣萊州　司空梁文昭公房元齡疾篤謂

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

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元嶷子遺愛
尚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爲如此尚能
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八月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
雙舫千一百艘　九月己丑新羅奏爲百濟所
攻破其十三城　冬十二月癸未新羅相金春
秋及其子文王入見春秋眞德之弟也上以春秋
爲特進文王爲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
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夏五月己巳上崩壬申遺詔太子即位
罷遼東之役

高宗永徽二年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
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
使入貢
五年夏閏四月壬辰新羅女王金眞德卒詔立其
弟春秋爲新羅王
六年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
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
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
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
度貫端水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

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顯慶三年夏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
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鎭拔
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
方婁帥衆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
首二千五百級
四年冬十一月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
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
五年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
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
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十萬

以伐百濟以春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
衆與之合勢　秋八月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
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
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
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
人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
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帥衆固守
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
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
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
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

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　冬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　十二月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浿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爲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船以白衣從軍自効

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鏤方行營戊午以鴻

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帥迴紇等諸部兵詣平壤　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　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

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鬬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表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福信尋殺道琛專總國兵　夏四月庚辰以任雅相爲浿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

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　秋七月甲戌蘇定方破高麗於浿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　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爲樂浪郡王新羅王　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至值水大合何力引衆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二年春二月甲戌浿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于軍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

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

秋七月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眞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既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

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即為擒虜縱入新羅亦為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眞峴城

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三年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孫也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

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眞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軍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

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為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縶其王及太子縱兵刼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

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曏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留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麟德元年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覩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

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度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即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是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為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尚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為如此單露咸

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既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已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度海以代舊鎮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

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準敕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

二年秋七月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　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乾封元年夏五月高麗王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産留知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爲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爲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爲右武衛將軍使爲鄉導又以左金吾

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行軍總管同討高麗　秋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衆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爲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以擊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爲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

二年秋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

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為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為必斬之行軍管

記通事舍人河南元萬頃為釋其義勣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即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糒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總章元年春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

服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鬬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

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

秋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既克大行城諸軍出它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為

內應後五日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　冬十月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以泉男産為司宰少卿僧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為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州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帥有功者為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為亞獻己巳謁太廟

二年高麗之民多離叛者勑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咸亨元年夏四月高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為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為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

二年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三年冬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于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四年夏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盧河之西俘獲數千人餘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衆夷所憚

上元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為新羅王使歸國

二年春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儀鳳元年春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徐兗等州者皆置

於建安

二年 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開耀元年冬十月丁亥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吐蕃請和

唐太宗貞觀八年冬十一月甲申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婚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世浸彊蠶食它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棄宗弄讚有勇略四鄰畏之上遣使者馮德遐往慰撫之

十二年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於贊普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北民畜多爲吐蕃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羌帥衆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羌酋閻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州叛歸之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軍大總管甲辰以右領軍大將

軍執失思力爲白蘭道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闊水道左領軍將軍劉蘭爲洮河道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爲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十四年冬閏十月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婚上許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

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
以厚恩竟不從其志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
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盡
子壻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
宮室而處之自服紈綺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
塗面公主惡之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其猜暴之
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二十三年上以吐蕃贊普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
海郡王贊普致書于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
臣下有不忠者當勒兵赴國討除之

高宗永徽元年夏五月壬戌吐蕃贊普弄讚卒其

嫡子早死立其孫爲贊普贊普幼弱政事皆決於
國相祿東贊祿東贊性明達嚴重行兵有法吐蕃
所以彊大威服氐羌皆其謀也

顯慶三年冬十月庚申吐蕃贊普來請婚

五年八月吐蕃祿東贊遣其子起政將兵擊吐谷
渾以吐谷渾內附故也

龍朔三年夏五月吐蕃與吐谷渾互相攻各遣使
上表論曲直更來求援上皆不許吐谷渾之臣素
和貴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渾虛實吐蕃發兵
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曷鉢與弘化公主
帥數千帳棄國走依涼州請徙居內地上以涼州

都督鄭仁泰爲靑海道行軍大總管帥右武衛將
軍獨孤卿雲辛文陵等分屯涼鄯二州以備吐蕃
六月戊申又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安集大
使節度諸軍爲吐谷渾之援吐蕃祿東贊屯靑海
遣使者論仲琮入見表陳吐谷渾之罪且請和親
上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降璽書責
讓之

麟德二年春二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
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許

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與于闐
襲龜茲撥換城陷之罷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

辛亥以右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
管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眞左衛將軍郭待
封副之以討吐蕃且援送吐谷渾還故地　秋
八月郭待封先與薛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
下仁貴所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
仁貴曰烏海險遠軍行甚難輜重自隨難以趨利
宜留二萬人爲兩柵於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
吾屬帥輕銳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
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大破之斬獲甚衆進
屯烏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
未至烏海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大敗還走趨

彝轄董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與欽陵約和而還敕大司憲樂彥瑋即軍中按其敗狀械送京師三人皆免死除名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略祿東贊卒欽陵代之秉政三弟將兵居外鄰國畏之　閏九月甲寅以左相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冠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黃仁素使于吐蕃

上元二年春正月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請與吐谷渾復修鄰好上不許

儀鳳元年春閏三月吐蕃冠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監門衛中郎將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之己卯詔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嶽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二王皆不行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疊州

二年夏五月吐蕃寇扶州之臨河鎮擒鎮將杜孝昇令齎書說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昇固執不從吐蕃軍還捨孝昇而去孝昇復帥餘衆拒守詔以孝昇為遊擊將軍　冬十二月乙卯詔大發兵討吐蕃

三年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　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為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阻泥溝以自固虜屯兵高岡以壓之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衆潰亂其將跋地設引兵遁去敬玄乃收餘衆還鄯州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上嘉黑齒常之之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原武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

論贊婆迎之赤嶺師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爲之數年不犯邊師德遷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効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嚮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調露元年春二月壬戌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時器弩悉弄與其舅麴薩若詣羊同發兵有弟生六年在論欽陵軍中國人畏欽陵之彊欲立之欽陵不可與薩若共立器弩悉弄上聞贊普卒嗣主未定命裴行儉乘間圖之行儉曰欽陵爲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　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論塞調傍來告喪并請和親上遣郎將宋令文詣吐蕃會贊普之葬

永隆元年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羌爲鄉導攻

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洱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接涼松茂嶲等州南隣天竺西陷龜玆疎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冬十月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開耀元年夏五月己丑河源道經略大使黒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婆於良非川破之收其糧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永淳元年秋七月吐蕃將論欽陵冦柘松翼等州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　冬十月吐蕃入冦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蕃

三年冬十一月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永昌元年夏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衆乃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繡州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為西州都督

天授二年夏五月以岑長倩為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長壽元年春二月己亥吐蕃党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　夏五月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請內附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昝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葉川州而還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為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玆于闐疎勒碎葉四鎮敕以孝傑為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於龜玆發兵戍之

延載元年春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敦

論贊刃突厥可汗俀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各三萬
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
天冊萬歲元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以王孝
傑爲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
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甲寅以婁師德爲肅邊道
行軍副總管擊吐蕃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
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
敗孝傑坐免爲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
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
復介意　秋九月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
右武衛胄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

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
地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
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
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
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
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
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鎮之利
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
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
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
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

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
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
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
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
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
事之利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
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徭
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
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
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
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

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聖曆二年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
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
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
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
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
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
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
部千餘人來降太后命右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
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以贊婆爲特
進歸德王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

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冬十月丁亥
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為右衛大將
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
久視元年秋閏七月丁酉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
州圍昌松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谷
麴莽布支兵甲鮮華休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
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諸貴臣子弟皆從之望
之雖如精鋭實易與耳請為諸君破之乃被甲先
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斬首二千五百級獲二
裨將而還　庚戌以魏元忠為隴右諸軍大使擊
吐蕃

長安二年秋九月己卯吐蕃遣其臣論彌薩來求
和　癸未宴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
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
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太后擢休璟
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休璟練習邊事自碣
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
冬十月戊申吐蕃贊普將萬餘人寇茂州都督陳
大慈與之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三年夏四月吐蕃遣使獻馬千匹金二千兩以求
昏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贊普器弩悉弄自將擊
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其子棄隸蹜

贊為贊普生七年矣
中宗景龍元年春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
熱入貢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養雍王守禮女
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
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贊咄
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
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
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
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贊普為之別築城以
居之

玄宗開元元年冬十二月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
求和
二年夏五月己酉吐蕃相坌達延遺宰相書請先
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
方大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復坌
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
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　六月丙寅吐蕃
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　秋八月乙亥吐
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
于渭源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為

隴右防禦使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爲副使
與太僕少卿王晙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
隴就訥敎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
蕃其地肥饒吐蕃資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
殺　冬十月吐蕃復寇渭原丙辰上下詔欲親
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　甲子薛訥與吐蕃
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晙
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坌達延將吐蕃十
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
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
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

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晙復
夜出兵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同追奔至洮
水復戰於長城堡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
軍使王海賓戰死乙丑敕罷親征戊辰姚崇盧懷
愼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爲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
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
上造橋今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
之子忠嗣爲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之宮中
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
宗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
歲犯邊

四年春二月吐蕃圍松州　癸酉松州都督孫仁
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秋七月吐蕃復
請和上許之
五年秋七月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
於九曲
六年冬十一月戊辰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
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於其上
七年夏六月戊辰吐蕃復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
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十年秋八月癸未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
求救于北庭節度使張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勃律

亡則西域皆爲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
將蕃漢步騎四千人救之晝夜倍道與謹忙合擊
吐蕃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於
青海之西初吐蕃自恃其强致書用敵國禮辭指
悖慢上意常怒之張說言於上曰吐蕃無禮誠宜
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雖師屢
捷所得不償所亡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
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
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幸若二國和親何以爲
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去

冬吐蕃大將悉諾邏寇大斗谷進攻甘州焚掠而
去君㚟度其兵疲勒兵躡其後會大雪虜凍死者
甚衆自積石軍西歸君㚟先遣人間道入虜境燒
道旁草悉諾邏至大非川欲休士馬而野草皆盡
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追之及於青
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諾邏已去破其後軍獲其輜
重羊馬萬計而還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
其父壽爲少府監致仕上由是益事邊功　秋
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
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
之父進攻玉門軍縱所虜僧使歸涼州謂君㚟曰

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㚟登城西望而
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
帥衆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兵會攻之旬餘日
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
旣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
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
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
乃去師順岐州人也　閏月庚子吐蕃贊普與
突騎施蘇祿圍安西城安西副大都護趙頤貞擊
破之　王君㚟帥精騎邀吐蕃使者於肅州還至
甘州南鞏筆驛回紇司馬護輸伏兵突起殺君㚟

辛巳以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
等副大使禕恪之孫也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爲河
西節度等副大使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引
刑部員外郎裴寬爲判官與君㚟判官牛僊客俱
掌軍政人心浸安寬漼之從弟也僊客本鶉觚小
吏以才幹軍功累遷至河西節度判官爲君㚟腹
心嵩又奏以建康軍使河北張守珪爲瓜州刺史
帥餘衆築故城板榦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
色莫有鬬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瘡痍之餘不可
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
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

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
功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悉諾邏威名
甚盛蕭嵩縱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
而誅之吐蕃由是少衰　冬十二月戊寅制以
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人
河西道及諸軍團兵四萬人又徵關中兵萬人集
臨洮朔方兵二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寇而
罷伺虜入寇互出兵腹背擊之
十六年秋七月吐蕃大將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張
守珪擊走之乙巳河西節度使蕭嵩隴右節度使
張忠亮大破吐蕃於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

門城擒獲甚衆焚其駱駝橋而還　八月辛卯
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時吐蕃
復入寇蕭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
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人虜散走投山哭聲四
合
十七年春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思
順擊吐蕃大同軍大破之　甲寅朔方節度使
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
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
取諸將咸以爲石堡據險而道遠攻之不克將無
以自還且宜按兵觀釁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

之仍分兵據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
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命石堡城曰振武
軍
十八年夏五月吐蕃遣使致書於境上求和
秋九月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
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
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
稚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
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
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
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

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
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從命惟明與
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
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
隨惟明入貢表稱甥世尚公主義同一家中間張
玄表等先與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
安敢失禮正爲邊將交構致獲罪於舅屢遣使者
入朝皆爲邊將所遏今蒙遠降使臣來視公主甥
不勝喜荷儻使復修舊好死無所恨自是吐蕃復
款附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遣鴻臚卿崔琳使于吐蕃琳

神慶之子也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
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
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
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
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嚚久叛新服
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
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
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休烈志寧之玄孫也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論尚它硉入見
二十一年春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請立碑於赤嶺
以分唐與吐蕃之境許之

突厥叛唐

唐高宗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長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而使殷王遙領之

調露元年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衆數十萬遣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花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等將兵討之嗣業等先戰屢捷因不設備會大雪突厥夜襲其營嗣業狼狽拔營走衆遂大亂為虜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得入單于都護府嗣業減死流桂州大智景嘉並免官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問之壬子遣左金吾衛將軍曹懷舜

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龍門以備突厥突厥扇誘奚契丹侵掠營州都督周道務遣戶曹始平唐休璟將兵擊破之　十一月癸未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總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務挺名振之子也

永隆元年春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孰匐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奉職既就擒餘黨走保狼山詔戶部尚書崔知悌
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秋七月突厥餘衆圍雲州代州都督竇懷悊右領
軍中郎將程務挺將兵擊破之
開耀元年春正月突厥寇原慶等州乙亥遣右衛
將軍李知十等將兵屯涇慶二州以備突厥　裴
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與
阿史德溫傅連兵為寇癸巳以行儉為定襄道大
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為
副將兵討之　三月曹懷舜與裨將竇義昭將
前軍擊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在

黑沙北左右纔二十騎以下可徑往取也懷舜等
信之留老弱於瓠盧泊帥輕銳倍道進至黑沙無
所見人馬疲頓乃引兵還會薛延陀部落欲西詣
伏念遇懷舜軍因請降懷舜等引兵徐還至長城
北遇溫傅小戰各引去至橫水遇伏念懷舜義昭
與李文暕及裨將劉敬同四軍合為方陳且戰且
行經一日伏念乘便風擊之軍中擾亂懷舜等棄
軍走軍遂大敗死者不可勝數懷舜等收散卒斂
金帛以賂伏念與之約和殺牛為盟伏念北去懷
舜等乃得還夏五月丙戌懷舜免死流嶺南
秋閏七月裴行儉軍於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

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傅浸相猜貳伏念留
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
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
念與曹懷舜等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
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保細沙行儉又使
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
念請執溫傅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
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
整其衆遂執溫傅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煙
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
傅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

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
溫傅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
傅歸京師　冬十月壬戌裴行儉等獻定襄之
俘乙丑改元丙寅斬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傅等
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裴
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虔勗程務挺
所逼又迴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
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
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永淳元年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
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

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弘道元年春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却之乙亥復寇嬀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　夏五月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士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玄基擊走之　冬十一月戊戌以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秋七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朔州　九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

垂拱元年春二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　夏四月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為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

二年秋九月突厥入寇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三年春二月丙辰突厥骨篤祿等寇昌平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諸軍討之　秋七月突厥骨篤祿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以右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為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多祚世為靺鞨酋長以軍功得入宿衛黑齒常之每得賞賜皆分將士有善馬為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　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與突厥骨篤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寶璧見黑齒

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詔與常之計議遥爲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兵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骨篤祿曰不卒祿

永昌元年夏五月己巳以僧懷義爲新平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還　秋九月壬子以僧懷義爲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以討突厥骨篤祿

延載元年春正月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爲可汗臘月甲戌默啜寇靈州　二

月庚午以僧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　三月甲申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爲長史蘇味道爲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丙午以王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冊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萬歲通天元年秋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執都督

許欽明欽明紹之曾孫也時出按部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爲所虜突厥默啜請爲太后子并爲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衆爲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進拜默啜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神功元年春正月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粱米及墨意欲城中

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三月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爲可汗知微中道遇默啜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爲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今方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爲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爲陳禍福阿波達干元珍曰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

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
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
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
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
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贊皇李嶠曰戎狄貪而無信
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再
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
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
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田歸道始得還與
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不
可恃和親宜為之備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冬閏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為鸞臺侍郎
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
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
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
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
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
之域中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
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
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
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
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

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
能為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
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
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
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
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
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
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
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
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
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

立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
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
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
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
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
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則
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
二虜不擊而服矣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聖曆元年夏六月甲午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
納默啜女為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
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

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　秋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爲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降之虜勢大振進寇嬀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

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眞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疎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爲昏五也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瘁突騎譟聚以爲間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爲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見遷祠部員外郎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修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以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下邽張仁愿爲天兵東道總管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爲後援癸丑默啜寇飛狐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九月改突厥默啜爲斬啜默啜使閻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爲虜蹋歌獨無慙乎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

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師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諡曰節叡頴之孫也　甲戌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右臺中丞崔獻爲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爲監軍使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　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

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但引兵躡之不敢逼狄仁傑將兵一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癸卯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以爲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僞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爲惡地至有汙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爲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蹔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

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閻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咼其肉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褒公段瓚志玄之子也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怯不敢發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敕河內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爲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蝟氣殜殜未死乃決其腹割心投於地猶趌趌然躍不止擢田歸道爲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二年臘月河南北置武騎團以備突厥　春二月壬辰以魏元忠檢校幷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爲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

久視元年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爲蕭關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

長安元年夏五月以魏元忠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邊命安北

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元帥統諸軍擊之未行而虜退
二年春正月突厥寇鹽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嶺寇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攝右臺大夫充山東防禦軍大使滄瀛幽易恒定等州諸軍皆受季昶節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張仁愿專知幽平嬀檀防禦仍與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九月壬申突厥寇忻州
三年夏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冬十一月己丑突厥遣使謝許昏丙申宴於宿羽臺太子預焉

四年突厥默啜既和親秋八月戊寅始遣淮陽王武延秀還
中宗神龍元年夏六月壬子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說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二年冬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鳴沙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丁巳突厥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免忠義官
景龍元年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邊命內外官各進平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以爲卻縠悅禮樂敦詩書爲晉元帥杜預射不穿札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又鳴沙之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夏五月戊戌以右屯衛大將軍張仁愿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衛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擊突厥比至虜已退追擊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

弓仁為朔方軍前鋒遊弈使戍諾真水為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睿宗景雲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許之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説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

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襆頭衣紫衫南面再拜稱臣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部侍郎

玄宗先天元年春正月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

開元元年秋八月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

二年春二月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敗之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閏月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為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自稱乾和永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　冬十月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命都護郭虔瓘

撫存之　十一月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詣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

三年春正月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婿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

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
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安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
相應援　秋七月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爲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
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四年夏六月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
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恃勝輕
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
斬之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頡質略
以其首歸之與俱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
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

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及默
啜諸子親信略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
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
特勒不受乃以爲左賢王專典兵馬　秋八月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內附突
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
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時牙官暾欲谷以爲謀主暾
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
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晙上
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
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

受軍州約束與兵剽掠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
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爲間諜日月滋
久姦詐逾深竊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爲
內應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
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
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
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爲
諛辭皆非事實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妥帖皆
欲自衒其功非能盡忠徇國願察斯利口勿忘遠
慮議者必曰國家昔時已嘗置降戶於河曲皆獲
安寧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曏者頡

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虜尚
存此屬或畏其威或懷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
校之彼時固不侔矣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
屯士馬大爲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
今日下也願審茲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
得者皆爲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變疏奏未報
降戶跌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
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晙引并州兵西濟
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
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戶兵仗令度河而南降
戶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降戶訴無弓矢

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戶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於青剛嶺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破其衆於黑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爲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

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六年春正月辛丑突厥毗伽可汗來請和許之

八年夏六月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及跌跌部落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密奏請誅之誘勺磨等宴於受降城伏兵悉殺之河曲降戶殆盡拔曳固同羅諸部在大同橫野軍之側者聞之皆恟懼秋并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

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羅由是遂安　冬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必若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晙兵不

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毗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暾欲谷引兵還出赤亭掠涼州羊馬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將兵邀擊之暾欲谷謂其衆曰吾乘勝而來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刪丹與暾欲谷遇唐兵大敗公利澄脫身走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九年春二月丙戌突厥毗伽復使來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國家與突厥和親華夷安逸甲兵休息國家買突厥羊馬突厥受國家繒帛彼此豐給自數十年來不復如舊正由默啜無信口和心叛數出盜兵寇抄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吉凶之驗皆可汗所見今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使人更來求好國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來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十二年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頡利發來求昏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頡利發還其國以

其使者輕禮數不備未許昏

十三年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夏四月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儉之子也上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暾谷欲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

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厥前後求昏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其僞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　冬十二月突厥頡利發辭歸上厚賜而遣之竟不許昏

十四年夏四月辛丑於定恒莫易滄五州置軍以備突厥

十五年秋九月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録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爲互

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爲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

十九年春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勒卒賜書弔之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突厥毗伽可汗爲其大臣梅録啜所毒未死討誅梅録啜及其族黨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尋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來告喪

二十九年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來告登利可汗之喪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患兩殺之專與其母謀誘右殺斬之自將其衆左殺判闕特勒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爲可汗俄爲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

骨咄葉護自立爲可汗上以突厥内亂癸酉命左
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
落
天寶元年秋八月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
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密酋長爲頡跌伊施
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
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
爲西殺上遣使諭烏蘇令内附烏蘇不從朔方節
度使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烏蘇懼請降而遷
延不至忠嗣知其詐乃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
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忠嗣因出兵擊之取其右廂

以歸丁亥突厥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臘哆默
啜之孫勃德支伊然小妻毗加登利之女帥部衆
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
樓宴突厥降者賞賜甚厚
三載秋八月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
師國人立其弟鶻隴匐白眉特勒是爲白眉可汗
於是突厥大亂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
至薩河内山破其左廂阿波達干等十一部右廂
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
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
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

據突厥故地立牙帳於烏德犍山舊統藥邏葛等
九姓其後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
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
四載春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白眉可汗殺
之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帥衆來降於是北邊
晏然烽燧無警矣

唐平奚契丹

唐太宗貞觀二年夏四月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
落來降
四年突厥既亡營州都督薛萬淑遣契丹酋長貪
没折說諭東北諸夷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内附

萬淑萬均之兄也
二十二年夏四月己未契丹辱紇主曲據帥衆内
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據爲刺史隸營州都督府
冬十一月庚子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
部内屬以契丹部爲松漠府以窟哥爲都督又以
其別帥達稽等部爲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紇主
爲刺史以奚部爲饒樂府以可度者爲都督又以
其別帥阿會等部爲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紇
主爲刺史辛丑置東夷校尉官於營州
高宗顯慶五年夏四月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
樞賓左武候將軍延陀梯眞居延州都督李合珠

並爲冷陘道行軍總管各將所部兵以討叛奚仍
命尚書右丞崔餘慶充使總護三部兵奚霫遣使
降更以樞賓等爲沙磚道行軍總管以討契丹擒
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東都
則天皇后萬歲通天元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
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
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
於營州城側文翽剛愎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
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鷹揚衛將軍曹
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遇左威衛大將軍李
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

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
使姚璹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
榮爲孫萬斬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
榮爲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
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却之八月丁酉曹
仁師張玄遇麻仁節與契丹戰于硤石谷唐兵大
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
兵將至使守牢霫紿之曰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
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
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
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

先入至黃麞谷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
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輕進契丹設
伏橫擊之飛索以緝玄遇仁節獲之將卒死者塡
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爲牒令玄遇等署
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至
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敘勳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
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
之全軍皆沒九月制天下繫囚及士庶家奴驍勇
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
武騎團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爲右武威
衛大將軍充淸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

遺陳子昂爲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
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
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
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當今天下忠臣
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醜假命待誅何勞免
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凉
州都督許欽明之兄欽寂爲龍山軍討擊使與契
丹戰于崇州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
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謂曰
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
殺之 突厥默啜請爲太子子爲國討契丹冊授默

啜左衛將軍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爲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百姓大悅時契丹入寇軍書塡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神功元年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爲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　夏四月癸未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爲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

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　六月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甲午孫萬榮爲奴所殺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寃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

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爲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使乙寃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恟懼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軍大潰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息於林下歎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其

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内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爲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爲反生刳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河北人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秋七月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庭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詿誤之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久視元年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羂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黃麞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羂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絶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秋七月獻俘於含樞殿

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大將軍燕國公賜姓武氏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睿宗景雲元年冬十月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爲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十二月壬辰奚霫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玄宗先天元年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爲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爲幽州大都督徙訥爲并州長史　夏六月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陘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爲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爲國家復營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軍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爲方陳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

和親今大軍何爲而來佺曰吾奉救來招慰耳楷
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
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幷紫袍金帶魚
袋以贈之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
無復部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佺以楷爲虜所擒
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脫歸　冬十
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
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開元二年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
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後
寄治於幽州東漁陽城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

正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爲默啜所侵擾故且
附之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幷州長史和
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奏請擊契丹
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陘之役欲討契丹羣臣姚崇
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黄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羣臣乃不敢言　秋七月薛訥與左監門衛將
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出檀州
擊契丹賓客以爲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
冠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
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
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

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
薛婆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
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敕
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四年秋八月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
來降制以失活爲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將軍兼
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爲刺史又以將軍
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爲饒樂郡王行右金吾大
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　突厥
默啜既死奚契丹按曳固等諸部皆內附
五年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

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
軍使管內州縣鎮戍皆如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
度爲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
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
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冬十一月丙申契丹王
李失活入朝　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
氏爲永樂公主妻之
六年夏五月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
代之
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契丹王李娑固與公主入朝
八年契丹牙官可突干驍勇得衆心李娑固猜畏

欲去之是歲可突干舉兵擊娑固娑固敗奔營州營州都督許欽澹遣安東都護薛泰帥驍勇五百與奚王李大酺奉娑固以討之戰敗娑固李大酺皆爲可突干所殺生擒薛泰營州震恐許欽澹移軍入渝關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爲主遣使請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鬱干爲松漠都督以李大酺之弟魯蘇爲饒樂都督

十年夏閏五月壬申張說如朔方巡邊已丑以餘姚縣主女慕容氏爲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鬱干

十二年契丹王李鬱干卒弟吐干襲位

十三年先是契丹王李吐干與可突干復相猜忌

攜公主來奔不敢復還更封遼陽王留宿衛可突干立李盡忠之弟邵固爲主車駕東巡邵固詣行在因從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將軍靜折軍經略大使

十四年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爲廣化王奚饒樂王李魯蘇爲奉誠王以上從甥陳氏爲東華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韋氏爲東光公主妻魯蘇

十八年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左丞相張說謂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己酉可突干弒邵固帥其國人并脅奚衆叛降突厥奚王李魯蘇及其妻韋氏邵固妻陳氏皆來奔制幽州長史趙含章討之又命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侃等於關內河東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張說退謂學士孫逖韋述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可突干寇平盧先鋒使張掖烏承玼破之於捺祿山

二十年春正月乙卯以朔方節度副大使信安王

禕爲河東河北行軍副大總管將兵擊奚契丹壬申以戶部侍郎裴耀卿爲副總管　三月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於白山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己巳禕等大破奚契丹俘斬甚衆可突干帥麾下遠遁餘黨潛竄山谷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引兵還賜李詩爵歸義王充歸義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內

二十一年春閏三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
與契丹戰于都山敗死時節度使薛楚玉遣英傑
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可突
干引突厥之衆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
不利英傑戰死餘衆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
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虜所殺楚玉訥之弟也
二十二年夏六月壬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
契丹遣使獻捷　冬十二月乙巳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時可突干連
年爲邊患趙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討守珪到官屢
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

就撫之悔至其牙帳察契丹上下初無降意但稍
徙營帳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以叛悔知
之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分典兵馬爭權不叶悔
說過折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盡
誅其黨帥餘衆來降守珪出師紫蒙川大閱以鎮
撫之梟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
二十三年春正月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來獻
捷制以過折爲北平王檢校松漠州都督　是歲
契丹王過折爲其臣涅禮所殺并其諸子一子剌
乾奔安東得免涅禮上言過折用刑殘虐衆情不
安故殺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禮爲松漠都督且賜

書責之曰卿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
亦知之然過折是卿之王有惡輒殺之爲此王者
不亦難乎但恐卿今爲王後人亦爾常不自保誰
願作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突厥尋引
兵東侵奚契丹涅禮與奚王李歸國共擊破之
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
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
二十五年春二月乙酉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
丹於捺祿山
二十八年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天寶四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

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五載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爲昭信王契丹酋
楷洛爲恭仁王
九載冬十月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飲以莨
菪酒醉而阬之動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
後數四
十載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
千爲鄉導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眞水遇雨祿山
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
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大將何思德言於祿山曰
吾兵雖多遠來疲弊實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

臨之不過三日虜必降祿山怒欲斬之思德請前驅效死思德貌類祿山虜爭擊殺之以爲已得祿山勇氣增倍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射祿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獨與麾下二千騎走會夜追騎解得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河東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盧守將史定方將精兵二千救祿山契丹引去祿山乃得免至平盧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起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嚮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契丹圍師州祿山使思明擊却之

十一載春三月安祿山發蕃漢步騎二十萬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略不爲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帥同羅數萬騎與俱擊契丹獻忠恐爲祿山所害白留後張暐請奏留不行暐不許獻忠乃帥所部大掠倉庫叛歸漠北祿山遂頓兵不進

十三載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十四載夏四月安祿山奏破奚契丹